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俏寡婦

東方客著



立志出版社出版

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俏寡婦

東方客著



立志出版社出版

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俏寡婦

東方

特價十五元

書名：俏寡婦
著作者：東方客
發行人：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十一巷九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
郵儲：三三一三
印刷者：友利印刷廠
登記證：版臺業字四六十號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一月出版

定價：新台幣叁拾元

社會奇情小說

俏寡婦

第一集

東方客著

立志出版社印行

目錄

俏寡婦

第一集

東方客著

第一章　初次結怨

同登，這個陌生的地方，越南與中國廣西交界的邊區。

在平時，這是一個很少有人到的地方，僻鄉荒野，簡直是罕有人跡。

可是，在抗戰的初期，同登這個位置就顯得非常的重要了，由一個僻野窮鄉，一變而成爲交通要道，由一個僅有三五間茅屋的荒村，居然成爲一個熱鬧繁榮的市鎭了。

同登與廣西鎭南關地區卸接，在交界的地方，一根鐵鍊，由兩名安南衛士守着，跨過鐵鍊，卽是中國地界，但是在當時，要通過這條鐵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持有護照，在越南官署簽證，然後，給守衛的士兵驗明，始能出境。

拿着這張簽證的護照，再到鎭南關簽辦入境手續，如果你再要走回同登，仍然要重行簽證一次，那麼，你這一天的時間，就被出境入境簽辦護照的時間所消耗了。

當時，這條交通孔道，運輸頻繁，政府的物資，商人的貨物，堆集如山，走私的黃

牛，多如牛毛，他們俱是由海防，河內轉運同登，再偷偷地運到中國地界，而長驅直入廣西，轉往重慶。

這般黃牛進出關卡，并不需用出示護照，他們祇拿出一塊白色方形上面寫着一個「馬」字的木牌，向兩名安南士兵一亮，人貨暢行無阻，過關而去。

「媽的，眞不含糊，這塊牌子比他媽法國人還要靈呢！」黃牛周阿丙說。

「你不打聽打聽，人家馬寡婦在這邊是個什麼行情，沒有這兩手，她敢收我們的錢嗎？」黃牛包虎說。

「嗨！小包，那馬寡婦長得可眞帥，兩隻水汪汪的眼睛，把人都迷死了。」周阿丙提到馬寡婦就來神。

「你不要在做靑頭大夢吧！憑你周阿丙這副招牌，要轉她的念頭，癩蝦蟆看天，差得遠呢！」

「我就不信，你不看看她那付騷勁，剛才不是對我在飛眼嗎——」

「少說廢話」。包虎截斷他的話，「我們幹正經的，把貨運到重慶，還怕找不到女人。」

周阿丙對於馬寡婦委實有點着迷，打了一個哈哈，說：

「我這趟準備把貨盤到貴陽就出手，打一個轉，嗯……」

「你打算怎樣？」

「回來找馬寡婦打交道……」

天好藍，藍到又深又遠，一朵白雲悠悠飄浮着，馬寡婦倚靠在對窗口的小樓上，一口口噴着如同白雲的烟圈，她吐煙圈的技術很高明，小圈圈接大圈圈，在空氣裡緩緩的移動，逐漸地形狀改變了，不圓了，淡了，也消失了，然後，她再次的又繼續的吐了出來。

根據她過去的經驗，在她的生活裡，很多男人像煙圈一樣，和她接近過，但是，過後便消散到無影無踪。

馬寡婦的來歷不明，她似乎在安南已呆了個很長的時期，看樣子，她不過二十五六歲，兩道秀眉，一雙迷人的眼睛，被她看過的人，好像魂都要被她勾去似的，其實，她閱人已多，絲毫沒有把你擺在心上，假如你自做多情，以為她在看中了你，那就有苦頭够你吃的了。

她從河內移住在同登，開了一家酒店，有人說她在同登包庇走私，是個黑道中的女魁，總之，她是個神秘人物，而她也發了大財。

她的神通廣大，在同登一般人辦不到的事，她都能辦到，就憑她一塊小木牌子，居然能代替護照，甚至，比護照的效力還大，不問可知，她的手法已經是通天的了。

她年青守寡，自然是她一生最惱恨的事，「寡婦」這個名詞，使她聽到可厭，知道她的人，都稱她爲老板娘，也有一些同她對立的人，在背地裡叫她「馬寡婦」的，并且用各種手段來打擊她，因此，她不得不鞏固她的勢力，以對付她的敵人。

這天，細雨濛濛，一輛卡車駛到酒店門口，一個粗眉大眼的司機，從車廂裡跳了下來，額頭青筋暴露，一件白襯衣肩上已被撕得破碎，領口，胸前都染上了血蹟。

「喬年，怎麼啦，貨沒有拿到？」馬寡婦問。

喬年滿臉頹喪的神色，兩手一攤說：

「砸啦！兩箱子貨，被人劫去啦！」

馬寡婦聽得一驚，兩道眼神向車身上一掃，冷冷地問道：

「喬年，你說，在什麼地方出事的，是那一夥人？」

喬年無精打彩地脫下撕破了的上衣，在擦着胸上的血漬，噓了一口氣說：

「我知道老板娘等着這批貨，所以我離開河內，開足馬力，希望在午前趕到，那知車到「涼山」，就被埋伏在那邊的歹徒一擁而上，把兩大箱貨給搶走了。」

「眞她媽的蠢貨，你沒有把我的名頭叫出來嗎？」

「誰說沒有提妳老板娘名頭的，人家不買賬，小的這條命還是檢來的呢！」

「這怎麼辦？「南寧」那邊的客人還在等咱們的貨啦！」馬寡婦急得兩足一跺，「這一定是孫拐子辦的事，嗯！我去找他！」

「老板娘，我看還是省點事吧，孫拐子那個人可不是好惹的呀！」喬年吸了一口烟，「再說」那般人在搶貨的時候，并沒有報出孫拐子的字號，妳能找得上人家嗎？」

「你是說這條道以後就斷了，不走了嗎？」馬寡婦咆哮的說。

「從長計議，老板娘，「涼山」是人家的勢力範圍，要走這條道，就得另打主意。」

「好吧！這件事不用你管，酒店後面還有兩箱底貨，把它取出來，今天連夜趕運到「南寧」，見了田老二把他調回來，說我有事同他商量。」

馬寡婦監視着喬年，把兩箱底貨抬到車上，開出同登，轉身走上小樓，自言自語地說：

「孫拐子，你把老娘可欺負够了，這筆賬不在你身上找回來，我就不姓馬啦！」

她習慣地倚坐在樓窗口，嘴裡噴着烟霧，在籌思對策。

這天夜晚，大雨傾盆，鎮南關通往「龍州」的官道上，一輛六輪卡車，由「隘口」狹道上向西行進，車上裝滿了貨物，用油布蓋着，車箱上面并排坐着三條大漢，在雨中疾駛，如飛而去。

閃電雷鳴，似乎對於這輛車子并沒有受到絲毫阻礙，可是，一過「隘口」，轉入山峯懸崖，任你開車的技術如何高超，車行的速度就不得不減低了。

這是一條出名的難行險道，右爲高山，左係懸崖，一不小心，連人帶車，翻滾在這懸崖下面的時有所聞，今天這輛六輪卡車，黑夜大雨中，行走在這條險道上，陡的把速度減低了一半，車頭上兩道巨亮的燈光，一直在前面射着，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

「嘿！小張，還可以開慢一點，摔下去可不是鬧玩的。」坐在司機緊旁的柳化子看着削壁懸崖，有點胆戰心驚。

「有什麼法子，拐子的命令，要在今天夜裡趕到地點，你要怕，把眼睛閉着好啦！」司機小張說。

「滾你的蛋，我們的命就不值錢。」柳化子一看手錶，說：「再開慢十M，包你天明趕到『龍州』。」

「拐子是有耳報神的，到遲了，是你担代，是我担代？」小張仍舊在雨地中急進。

「怕什麼，這票貨反正是白撈來的，誤了一點時辰，拐子能把我們怎樣？」柳化子仍在嘮叨。

「少囉嗦，在「憑祥」以南，我必須保持這個速度。」小張帶着緊張的神情說。

「爲什麼？」

「你不知道？」

柳化子一輪眼，說：

「這樣大雨，難道馬寡婦眞能派人在這條線上等着我們？」

「小心第一，化子，出了漏子，就來不及啦！」

「你眞他媽的是老鼠膽子，好！我聽你的。」柳化子無可如何，把兩眼合上。

一個急轉彎，車子在繞着山腰前進！

突然間，祇聽「砰」！的一響，跟着就是車胎的爆炸之聲，一輛六輪大卡車，停在山腰雨地中了。

「糟！」小張連踩了兩下油門，把頭伸出車外，「嗖」！的一聲，一粒子彈由他的頭頂掠空而過。

時間緊張，刻不容緩，小張掉頭問坐在車箱的柳化子，曹大，道：

「敵人是來了，是硬拚？還是投降。」

曹大掣出腰間的佩槍，說：

「我們有三隻傢伙，當然是硬拚！」

「對！打一場硬戰，回去也有個交代。」小張說。

柳化子老成持重，搖了搖頭，說：

「你知道對方來了多少人，硬拚？叫我把命丟在這裡，我可不幹。」

「光榮一戰，死有何懼？」曹大不等他們答話，伸出頭，漫無目的連打了幾槍。

「這有什麼用，把子彈放完了，還不是等死！」柳化子也把槍拿在手中。

「不是馬寡婦那邊派來的人，總有個商量。」小張準備下車。

「滋」！「滋」！的響聲，子彈如同流星一般在天空中飛舞，緊跟着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大聲喊道：

「快把武器丟出來，我們是要貨不要命的！」

「糟！果眞是馬寡婦來了，怎麼辦？」小張急得把頭縮了回去。

「嗯！」馬寡婦親自出征，起馬來了一打人，我們還是投降了吧！」柳化子要命，提議投降。

「貨被她搶走了，回去還不是死路一條！」曹大也躊躇。

「命總是值錢點，不回去，成不成？」柳化子已做了最後的決定。

「車子呢？」小張忙中無計在問。

「車子不能動，馬寡婦也不能帶走的，等到天亮再說。」柳化子說。

議論未定，槍聲大作，這回子彈是密集在車上，車燈被擊破了，玻璃也被打得粉碎，祇聽一個粗壯的嗓子在發話：

「朋友，快滾出來吧！遲了老子們的子彈是不長眼睛的！」

「砰」！「砰」！又是兩槍，把卡車的前胎也打癟了氣。

「叮噹！」三隻快槍由車頭上丟了出去，三個人高舉着手，由車箱裡跳了出來。

「華星，搜他們的身，有沒有夾帶！」馬寡婦在發出命令。

華星竄過去，在小張、柳化子、曹大身上搜索一陣，高聲喊道：

「沒有夾帶。」

小張、柳化子、曹大三個人，好像三個澆了油的老鼠，被幾名大漢推着走到馬寡婦面前。

大雨如注，馬寡婦緊裹着一身雨衣，頭上的雨帽掩蓋着雙眉，冷冷地哼了一聲，說：

「你們是孫拐子那邊派來的？」

小張向柳化子、曹大瞟了一眼，點頭道：

「是！」

「車子裡的貨，是由「河內」裝來的？」

「是！」

「胡說，照實在的講，我不難爲你們！」

柳化子在旁插口道：

「貨是由『諒山』裝車的！」

「嗯！這車子上的貨主是誰的，你們知道嗎？」

柳化子索性坦率的答道：

「是馬寡婦的貨，孫拐子切下來改裝的！」

馬寡婦柳眉一登，冷冷一笑，道：

「你們既然知道貨是我的，爲何要擱路打劫？」

「這，這都是拐子的命令，我們奉命行事！」柳化子把責任統統推在孫拐子身上。

馬寡婦擦了一下眉顛上的雨水，說：

「貨是我的，我該把它帶回去囉！」

柳化子、曹大、小張互相看了一眼，沒有答腔。

「華星，你吩咐他們，把貨抬到我們車上去。」

一聲令下，霎眼之間，一輛六輪卡車的貨，都搬空了。

「好啦！我們該回去囉！」馬寡婦轉身往車前行去。

「老板娘，這三個傢伙是留在這裡？」華星向她請示。

馬寡婦又再回頭，想了一下，說：

「華星，你看着辦吧！」

「不！還得聽老板娘的吩咐。」

馬寡婦形同無事一般，一擺手，指着懸崖，說：

「叫他們到下面去，不結了嗎！」

這一下，可把三人聽傻了，曹大一聲大叫，還來不及動作，三隻槍已逼着他們倒退，柳化子、曹大、小張三人，在大雨中，幾聲慘叫，往懸崖跌下去了。

「哼！我要孫拐子嚐嚐我的厲害，叫他來找我好啦。」馬寡婦陰冷的一笑，縱身上車，飛馳而去。

「三條人命，血債血償，媽的，我不找馬寡婦算賬才有鬼呢！」孫拐子背着手，在屋裡團團亂轉。

「誰叫你在老虎頭上拔毛的？昨天那兩箱子貨，根本不該先動手把它搶過來，既經搶了，更不該連夜運出去，嗨！我說拐子，你這一着，是走得錯上又錯，同登這條線

是人家馬寡婦的勢力，打鎮南關算起，那一處卡子上沒有她的人，這豈不是弄巧成拙了嗎？」孫拐子的老把弟金羅漢在埋怨着說。

孫拐子向金羅漢一瞪眼，道：

「過去的事不談，馬寡婦在河內不是也吃過我的貨色嗎？現在擺着三條人命，我不出頭，以後誰還肯替我們賣命？」

「你打算去找她？」

「以牙還牙，一命抵一命，我祇要她還出三個人頭來。不找她，也得找她！」

金羅漢瞄了他一眼說：

「你自己去？」

這一來，可把孫拐子問住了，馬寡婦是個詭謀多端，步步紮營的人，她在同登密佈黨羽，手下的爪牙多得不計其數，就憑孫拐子這副面孔，祇要他在同登一亮相，豈不是飛蛾投火，白白的去送死嗎？

「嗯！我得研究研究，要怎樣一個去法！」孫拐子顯然地已在猶疑。

「說老實說，同登你是不能去的！」金羅漢搔着頭皮，說：「不僅你不能去，我們

這夥人都不能露面，可是，此仇不報，對手下弟兄無法交代！」他說到這裡頓了一頓，

「馬寡婦機警過人，此後她的貨不會單獨運來，我猜她一定是變通辦法的！」

「你的估計不錯，我也斷定她不會那樣傻，因此，我們的仇一時也就報不成了。」

孫拐子緊蹙雙眉在說。

金羅漢看見孫拐子在繞室彷徨，吸了一口煙，緩緩地說道：

「拐子，你聰明一世，怎地到此刻會糊塗起來了，眼前有一個人，對付馬寡婦，倒是個理想人物，你怎麼不去找他？」

孫拐子皺着眉頭，沉思了片刻，說：

「你說的是誰？我一時想不出來！」

金羅漢微微一笑，說：

「胡人勇，胡老弟，你怎麼把他忘記啦？」

「啊！胡老弟，他現在什麼地方？」

「他在海防！」

孫拐子遲疑一下，搖頭說：

「這個人非常正直，恐怕不會願意插手我同馬寡婦的事吧？」

「唔！見了面，是要化費一番唇舌的。」

「誰去找他？」

「自然是要你親自去請駕囉！」

「假如碰了回來呢？」

「你不會用苦肉計麼？我們的人被馬寡婦在黑夜大雨中，摔在懸崖下面是眞的，胡人勇胡老弟是個仗義勇爲的人，何况，他同馬寡婦有過一段微妙的來往，祗要他肯出面，問題就算是解决一大半了。」

「你說的話我不明白，卽如胡老弟肯出面，他能把馬寡婦的人頭提來給我嗎？」

「你這人怎麼搞的！」金羅漢透了一口氣，說：「現在我們的貨通不過同登，豈不是死路一條，祗要胡老弟把馬寡婦穩住了，乘其不備，殺她幾個人，不是太容易了嗎？」

孫拐子「哦」了一聲，說：

「你剛才說胡老弟與馬寡婦有一段微妙的關係，內情如何？假如他們過去是有一腿

的，我們的事就難辦了。」

金羅漢愕然看着孫拐子，說：

「胡人勇與馬寡婦的事，難道你不知道？」

「我知道還裝個什麼蒜！」

「唉！」金羅漢嘆了一聲：「拐子，你眞是孤陋寡聞，胡老弟同你我的關係，他的事你竟是如此的隔膜，難怪你要對他捉摸不定了。」

「你現在同我說，不是一樣？」

「說實在的，我們那位胡老弟人長得是够英俊的，前兩年馬寡婦還同她的丈夫在河內的時候，就和胡人勇認識了，那時節，馬寡婦比現在年紀靑，狐媚多姿，風騷淫蕩，早已把她的丈夫視若無睹，一心在胡老弟身上下功夫……」

「哦！」孫拐子打斷他的話，接口道：

「那還用說，一個乾柴，一個烈火，不是燃着了嗎？」

金羅漢微微一笑，說：

「適得其反，我們胡老弟那個人却深明大義，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他同

她丈夫是朋友，所以對於馬寡婦的引誘，無動於衷，斷然就把她決絕了。」

孫拐子一豎大拇指，說：

「是條好漢，够義氣，嗯……」

「那知馬寡婦是個兇狠毒辣的女人，她一看胡人勇不爲所動，竟然惱羞成怒，暗中在她丈夫面前搬動是非，在枕頭上面告了胡人勇一狀，從此他們就不來往了……」

「對！胡老弟確是個正派的人，應該不再同那種臭女人來往！」

金羅漢沉吟了一下，說：

「問題就出在這上面，就在胡老弟與他們互不往還的當口，她丈夫忽然被人暗殺了，而且死得很慘，所以就有人謠傳，他丈夫是被胡老弟謀害死的……」

孫拐子困惑地看了金羅漢一眼，說：

「是不是胡老弟玩的把戲？」

金羅漢搖了一下頭，道：

「我看胡人勇不是那樣卑鄙的人，他既不是謀財，又無貪戀美色的企圖，他爲什麼要下此毒手啊？」

「哦！你是這樣的看法？」

「我認爲胡老弟不會那樣愚蠢。」

「人心難測，胡人勇是脫不了干係的！」

金羅漢愕然說道：

「連你都不相信？」

孫拐子燃着一隻煙，兩肩一聳，說：

「何以見得？」

「男女的事，深不可測，有時會發展到微妙得令人不可思議。」

「據你說，胡人勇與馬寡婦的丈夫是朋友，所以他不能親近她，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她的丈夫如果是死了，這種倫理關係已經消滅，胡人勇不是就可以爲所欲爲，而毫無顧忌了嗎？」

「哦！原來其中還有這麼大的奧妙！」

第二章　情人仇人

金羅漢恍然大悟，把頭連點了幾，接着說道：

「怪不得這件案子在當時就起了變化呀！」

孫拐子聽了一愣，問道：

「起了什麼變化？」

「馬寡婦的丈夫在河內是個叱咤風雲的人物，案子一發生，警方與馬家的朋友，注意力均集中在胡人勇的身上，認爲他嫌疑最大，甚至，她丈夫的徒子徒孫，已放出空氣，要直接找胡人勇算清這筆血賬，一時鬧得滿城風雨，而胡老弟的一條命也在岌岌可危了。」

孫拐子蹙了一蹙眉，說：

「這也難怪人家，可是，他爲什麼不出來表白一下呢？」

「衆口一詞，難以分辯。」

「殺人是要證據的！」

「暗中謀殺，有什麼證據！」

「後來又是怎樣化解的呢？」

金羅漢牽了一牽嘴角，說：

「你猜猜看？」

「是抓到了眞兇？」

「拐子，你怎麼老是往牛角尖裡去鑽，像河內那種地方，謀殺個把人，要想抓到眞兇，那不是有如在大海裡撈針一樣困難麼！」

這一回，孫拐子眞的被困擾住了，想了半天，試探的說：

「難道會是馬寡婦出來幫他的忙？」

金羅漢一拍大腿，說：

「這回可被你猜對了，一點不含糊，是那個臭娘們出來解決的！」

「這就奇怪了，殺夫之仇不報，反而替仇人說話，我却不信……」

「要你信什麼！馬寡婦這個人生性難測，死的已經死掉了，活的，她還是喜歡我們那位胡老弟的，儘管胡人勇對她沒有味口，你要知道，越是得不到的東西，她越要去抓

，於是，她挺身而出，證明她丈夫被人謀害是另有仇人，而與胡人勇無關，滿天雲霧，被她一言消失，這件案子，她不追究，還有誰來追究呢！」

「警方也聽她的？」

「法國人的義意，他才不管你這些呢，再大的案子，祇要有錢，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

孫拐子聽出興趣來了，左眉一揚，問道：

「這下，不用說，我們胡老弟是要感激圖報了？」

金羅漢吐了一口氣，說：

「剃頭担子，一頭熱，馬寡婦的如意算盤，澈頭澈尾的打錯了，就在她一言解紛之後，胡人勇連一句話也沒有向她交代，就悄悄的離開河內了。」

「眞他媽的寡情……」孫拐子聽得好不自在。

金羅漢掃了他一眼，問：

「你是在代誰說話？」

「我是在就事論事。」

金羅漢哈哈大笑，說：

「我怕你在轉馬寡婦的念頭，把對她的仇隙一筆勾消啦！」

孫拐子一臉正經的說：

「那是兩馬事，我實在對馬寡婦這番癡情，表示惋惜！」

其實，他們所談的也是似是而非，馬寡婦這個人豈是易與之輩，她對胡人勇的事，并不如他們所說的這樣簡單，不錯，她丈夫是被人謀殺死的，可能是死在胡人勇的手裡，胡人勇既是同她絕情，為什麼她不一口咬定這件案子是胡人勇幹的呢？

這就是馬寡婦莫測高深，難以捉摸的地方，進一步說，她對胡人勇尚有舊情，她要玩弄他，必要時，她要親自下手，使胡人勇服服貼貼的死在她自己的手裡。

雖然，胡人勇并沒有如她的理想，投入她的懷抱，可是，她的心沒有死，她認為早遲這個人是會送到她手中來的！

「長線放鷂子。」胡人勇在什麼地方，她都有眼線在監視着，祇要時機一至，她的線就會往下收，總之，她隨時都在注意風向，而沒有把胡人勇放鬆一步的。

因此，胡人勇是她的仇人，也是她理想中的情人，他們之間的關係糢糊不清，正與

邪，一時也無法分辯出來。

不過，胡人勇在此刻并沒有落入她的圈套，他在海防有他的力量，馬寡婦要想隨心所欲，的確不是她想像中那樣簡單的事呢！

這時候，安南的環境委實複雜離奇，法國人在安南是天之驕子，安南正是在法國統治之下，所以在安南法國人是至高無上，予取予求，安南人沒有反抗的餘地。

然而，他們也有潛在的力量，有地下組織，黑社會中也是五花八門，分黨立派，謀求發展。

自從中國抗戰以來，安南這塊地方成為運輸樞紐，異常繁榮，中國的物資，先是由滇越鐵路運輸，後來海防的物資堆集如山，政府又開闢一條路線，即是將海防物資以公路運輸，經由河內，諒山、同登，出鎮南關由廣西轉往重慶，於是，這條線上的中國人就愈來愈多，日本間諜也滲雜其間，除了政府一部官員之外，大多均與當地黑社會連成一氣，勾心鬥角，無所不為。

馬寡婦的手法更是高人一籌，她有法國人撐她的腰，所以她敢在同登這塊地盤上無法無天，縱然是天塌下來，有法國人代她頂着，而且，同登是個邊遠之區，法國人也落

得讓她去打天下，不聞不問。

可是，馬寡婦做得非常漂亮，賺來的錢，並不一人獨吞，法國人那邊照樣要孝敬，安南人把錢看得比磨盤還大，她一樣拿着鈔票去開銷，時間一久，她的地位自然而然的就鞏固起來了。

馬寡婦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名、利對她固然重要，但是，男人對她來說，也是離不開的，她在河內，「山珍海味」是吃慣了的，中國人不對胃口，只要她肯犧牲色相，法國人看到她，一樣色迷迷地，求之不得。

現在，同登這個死地方，亂七八糟的，每天所看到的，多是一身臭氣的司機，不要說是山珍，即連野味也找不到一個可口的對象，使得她渾身發燥，大有飢不擇食的味道。

於是，她想到河內去舒暢幾天，那邊應有盡有，可以盡量地玩個痛快！

她又想到海防去走一趟，或許可以同胡人勇見一次面，探聽探聽他的行情。

然而，她也有所顧忌，到河內是必需打從諒山經過的，那邊是孫拐子的勢力，三條人命的血債，她不敢輕易去一試。

「那應該怎麼辦？」她頗費思考，咬着一隻烟，凝神在想。

她在躊躕不定，心裡想去河內，又想去海防看胡人勇，但是，又怕經過諒山栽在孫拐子手裡，一陣矛盾，令她不安起來。

「孫拐子是個什麼玩意，他不過憑藉幾個安南小角色，為非作歹，有什麼了不起的！」華星在她身邊說。

「華星，你知道我在想什麼？」

「老板娘不是想到河內去散散心麼？」華星機靈地一笑。

「鬼靈精，我的心思是被你猜着了，這裡又沒有飛機，跳不過諒山那道關，怎樣去法？」

「妳當眞怕孫拐子！」

「還有金羅漢呢！這兩個人的槍法奇準，而且，諒山那地方，像個小花園似的，只有一條街道，假如被他們發現，一場槍戰是免不了的，我不想同他們火拚，華星，你想想，有什麼更好的法子？」

「法子是有，怕妳不肯！」

馬寡婦斜了華星一眼，說：

「你是叫我按兵不動，對不對？」

「孫拐子那個人，他是熬不住的，聽說他已在調兵遣將，搬動人馬，等他來了，我們來一個以逸待勞，所以我勸妳等幾天再動，可能還有變好的消息呢？」

「打架、殺人，有什麼好消息？」馬寡婦不耐煩地說。

華星打了一個頓，說：

「他請來助戰的，是妳所喜歡的人！」

「是誰？」

「胡人勇！」

馬寡婦不自覺地打了一個寒顫，提到胡人勇，臉上就發熱，心裡也更發慌。

「小鬼，你在調我的味口，怎麼會扯到胡人勇的身上去啦？」

「誰在騙妳，胡人勇同金羅漢交情不錯，當然也同孫拐子認識，不過，他們志趣不投，平常是各幹各的，如今，孫拐子出了事，眼見着同登這條線上通不過，再說，他們又知道胡人勇同妳老板娘的關係，所以他們用以毒攻毒的方法，請他出來對付妳，不但

問題可以解決，說不定妳會向他們低頭的！」

「噢！你這個情報是否準確？」

「捕風捉影的事，我敢在妳老板娘面前亂說麼？」

馬寡婦心中亦憂亦喜，胡人勇是她想見的人，她對他異常傾倒，她甯願放棄不追究他謀殺自己丈夫的責任，在當時是不爲一般人所能諒解的，可是，胡人勇並沒有承受她這種情份，毅然絕然的不顧而去。

胡人勇是個光明磊落的人，心腸有如鐵石一般，她丈夫是不是他謀殺的，她不能斷定，總之，她對這件事，另有安排，換言之，她是要得到他，然後，再清算這筆血眼的。

這就是她的個性，可是胡人勇沒有落入她的圈套，現在聽說他反而要送上門來，陡的令她躊躇不安了。

「他來了會怎麼樣？」她默默地在想：「他當眞的會幫着孫拐子與我爲難麼？」

馬寡婦是個自命不凡的女人，她不相信胡人勇會那樣做的，他認爲只要能同胡人勇見面，即如他是個敵人，她也有辦法化敵爲友，而把他摟在自己的懷裡，以遂生平之願

。

經過她考慮之後，她把去河內的念頭打消了，轉頭對華星說：

「你的情報很有價值，嗯！『以逸待勞。』這句話，更有份量，好！我就採納你的意見吧！」

華星見她面露喜色，忽然洩氣地說：

「老板娘，妳再考慮考慮，假如那個姓胡的不來，我是負不了責任的呀！」

「小鬼，你敢在我面前耍花槍，撕破你的嘴皮！」

華星乖巧地向她身旁湊了一湊，指着自己嘴巴的傷痕，說：

「妳看，我的嘴皮還沒有好呢，老板娘，妳可不能再撕啦！」

馬寡婦恨恨地翻了華星一眼，說：

「誰叫你不能派用場的，小鬼，都是你不中用，否則……」

「又得不中用囉，人家不是整夜的在侍候着妳嘛！」

「不許胡說。」馬寡婦纖手一擺，向前走了兩步，滿臉幽怨的神色，抬頭仰望天空，噢了一口氣，說：「女人的事，不是你這小鬼摸得到的，唉！我同胡人勇的彎子

(仇恨)九條牛也拉不直的，可是，誰叫我喜歡他的呢？」

華星搖了一下頭，再也不敢開腔了。

「報告老板娘，前面有一部車子被我們截下了，他說是來會妳的。」一個小角色拉着嗓子在說。

馬寡婦聽得一震，不自覺地「咦！」了一聲，心說：「司馬懿的兵來得好快呀！」

「你問了他姓什麼嗎？」馬寡婦顯得很緊張。

「他說姓胡！」

「車子裡有幾個人？」

「就是姓胡的一個。」

馬寡婦稍稍沉吟了一下，對華星說：

「你去把他接到酒店裡來！」

這是一個傍晚的時候，酒店小樓上，燈火輝煌，一個小角色在樓下嚷着，胡人勇大步向樓上走去。

馬寡婦起身相迎，却給胡人勇用手勢制止住，馬寡婦直覺地見到他仍是那麼英俊，

心裡一陣酥痲，退了兩步，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說：

「啊！人勇，我到底又同你見面了。」

「嗯！妳好？聽說妳在這邊的局面很不錯呢！」

「啊！貴客光臨，我沒有出去迎接你，眞抱歉……」

「我們是老朋友了，何用這樣客氣！」

「請坐！」

胡人勇擧目四顧，似乎已看出這是馬寡婦的臥房，一切在他眼中都有說不出的新奇和神秘，首先接觸他眼簾的是房裡中西合璧的陳設，沙發、條几，壁上懸掛的幾副裸體美人油畫，都是純粹的西方色彩。

再一回頭，看到一張大得出奇的紅木床，却是道道地地的國粹，雪白的中式羅帳，紅緞被，全部古色古香。

最使他奇怪的，那鏤刻精巧的床架上，三面都鑲着光明晶瑩的鏡子，把床上的一切都照得纖細畢露，他不禁心裡在說：

「這些鏡子是幹什麼用的？」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土頭土腦的？」她彷彿猜透他的心意：「這床上的鏡子有什麼稀奇？」

「我覺得非常奇怪！」

「現在不是研究這問題的時候，人勇，你老實告訴我，你這趟來，是準備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胡人勇聽得一怔，兩道發光的眼神向她閃了一閃，暗中忖道：

「這個女人好利害，難道她已知道我的來意？」

他在思索之後，淡然一笑，說：

「妳估計估計看我這回應當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馬寡婦肚子裡雪亮，但她是何等人物，胡人勇不說，她決不會點穿他的，於是，她故意裝出親密的樣子，嬌笑着道：

「你是來看你的情人麼？」

她的語言雙關，說完以後，又是嬌媚的一笑，兩隻迷人的眼睛，開始活動起來。

胡人勇稍稍鎮定了一下，說：

「真抱歉，妳這頭一猜麽……」

「是猜中了？」

「澈頭澈尾的猜錯了。」

馬寡婦兩腿一架，雙手撫在膝蓋上，瞅着他說：

「那你跑到同登來，所爲何事？」

胡人勇朗爽地一笑，說：

「我是受一個朋友的委託，想管一件閑事！」

馬寡婦格格地笑了起來：「你是想叫我吃點虧？」

「公平論事，合理解决，誰也不能吃虧！」

「你的朋友是誰？」

「孫拐子。」

馬寡婦忽然把臉一沉，冷冷地說道：

「這是個死結，永遠無法解得開的！」

「是我不够面子？」

馬寡婦凄迷地一笑，說：

「我不想談這件事。」

胡人勇心平氣和地說：

「同登雖然是個咽喉要道，可是，諒山也是個腹地，妳也不能輕視的，我問妳，妳把人家的咽喉扼死了，妳的貨橫在人家肚子裡出不來，說穿了，就是兩敗俱傷，這次孫拐子的人被妳『盤』掉了三個，照說，血債血償，是應該一命抵一命的，現在人家……
……」

「哎呀，煩死了。」馬寡婦截斷他的話：「我不想聽你這一大套，胡大爺，我們換個題目談談，好吧！」

「妳是準備同孫拐子硬幹到底？」

「在我的腦子裡，就從來沒有妥協的字眼兒，胡大爺，我的毛病到今天你還不知道嗎！」

胡人勇碰了一個十足的軟釘子，朝空舒了一口氣，說：

「寃家宜解不宜結。你我都是在江湖上混的人，以後我是不會再來同登的了。」

「你是要管這件閑事了？」

「孫拐子、金羅漢兩個都是狠人，這次他們到海防去找我，原是要你一面倒的，妳想，我同妳們馬大哥是個什麼交情，我不能那樣做，現在，三條人命丟在一邊，以後你們劃地爲界，互不侵擾，結果，他們總算是被我說服了，所以——」

「所以你才來找我？」

「馬大哥是我的好朋友，我有責任代妳解決困難！」

馬寡婦聽得格格一笑，又把頭連搖了兩搖，幽幽地說道：

「你還記得馬大哥的事，眞是難得，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你的來意不善！」

「我爲妳同孫拐子的事，排難解紛，純粹是一種善意！」

馬寡婦忽地柳眉一豎，拉慢聲音，說：

「我的胡大爺，你也眞會欺負人，你既然知道孫拐子、金羅漢是兩個狠人，你忍心把老鼠朝貓窩裡放，不是我早已派人去吊底子，怕不早上了你們的當！」

胡人勇弄巧成拙，他本來是不善詞令的，此刻，竟然被她把話堵住了口，無從回答。

他木然倚在沙發上，深悔不該有此一行，現在他的意念中，似乎祗有早早離開這是非之地，以免纏擾不清。

馬寡婦見他無話可說，以爲是戳穿了他的底牌，得理不饒人，索性放大了嗓門，說：

「誰叫你們馬大哥被人謀害死的，留下了我這娘兒們孤弱無助，別人欺負到我的頭上，也只好認了，不想，你胡大爺居然乘人之危，助紂爲虐，這叫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

她說着，兩行淚水已掛了下來，一副可憐的形狀，委實難以形容。

「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馬寡婦也把她的煞着施展出來，她希望拿哭來博取胡人勇的同情，她知道女人的淚水往往是可以打動男人的。

她的哭，果然發生了相當的作用，胡人勇見她淚流滿面，弄得毫無主張，他倒不是因爲她這一撒嬌，而變更他的立場，其實，他更因此而憎惡她，他覺得這個女人簡直是

潑辣無比，無理可喻。

他原以爲孫拐子與她這馬事，由他出面調停，可以合情合理的解決，不想適得其反，大出他意料之外。

此刻他進退兩難，如果一走了之，似乎有乖人情，不走，再扯下去，可能，越來越扯不清了。

他知道她爲什麼要哭，他對她的心理揣摸得非常清楚，可是，他在此時不能再去揭她的瘡疤，萬一，她惱羞成怒，來一個「臨陣磨槍」，這間小樓上，立刻就會變成了戰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不想把這顆火星撒在地上，胡人勇倒底沉得住氣，在他思念之間，低聲對馬寡婦說道：

「有話好說，哭，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再者，我此來是毫無惡意，妳可能是誤會了。」

蛾蟲在紅色的燈罩上飛繞着，一屋子霧沉沉的煙氣，馬寡婦忽然停住了哭聲，抬頭看着胡人勇，似乎有滿肚子說不完的怨訴。

過了一歇，她終於啓露貝齒，幽幽地說道：

「說實在的，我同孫拐子的仇隙，不是化解不了的，胡大爺你既然不遠千里而來，是希了解一樁事的，那，那你就瞧着辦吧！」

胡人勇笑笑，看她鬆了扣，也覺得不虛此行，噴了一口煙霧，說：

「妳說的話可是眞話？」

馬寡婦眼珠一轉，抹去臉上的淚痕，說：

「我那次同你開過心的？」

胡人勇一抖身上的煙灰，高興的說：

「關鍵全都繫在妳一人的身上，人家孫拐子那邊是聽我的，祗要妳點個頭，問題就算是解決了。」

馬寡婦又掃了胡人勇一下，說：

「問題就是這樣簡單？」

「我去通知孫拐子，在諒山法國酒店開一瓶香檳酒，拉個場，天大的仇恨，一筆勾銷，妳看怎樣？」

他說着，身子已經站起，馬寡婦忽地一揮手，說：

「慢着，我還有條件……」

「條件？有什麼條件！」胡人勇重新坐下，兩眼一輪，頭上的青筋已暴了出來。

第三章 弄巧反拙

馬寡婦確是難纏的人，她不會輕易放過胡人勇，如果她就這樣輕描淡寫的把孫拐子這樁事答應下來，那你便把她看得太簡單了。

她對孫拐子的過節，滿不放在心上，諒山這道關，通得過，通不過，不是她想像中的癥結所在，她的算盤，是要根本把孫拐子這塊毒瘤割去，以除心腹之患。

她聽胡人勇說，要去找孫拐子開香檳酒，言歸於好，她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於是，她把手揮了揮，說：

「你的意思是逼我到諒山，去頂孫拐子的槍口，老實對你說吧，我不能沒條件的跟你走！」

「妳認為我胡人勇會出賣妳？」

「哼！我得打打算盤，划算划算看，賠本的事，我姓馬的是不會做的！」

胡人勇忍住勁，說：

「好吧！妳把條件提出來，只要擺得出去，我胡某代孫拐子同妳簽字。」

馬寡婦柳眉一挑，說：

「話出如風，胡大爺，你當眞有這個魄力？」

胡人勇不知道她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但是，一個在江湖上走動像他這樣的人，是毫無所懼的，他明知馬寡婦詭謀多端，也得把事情弄明白了，無論對孫拐子，對金羅漢也好有個交代。

他略略思考了一下，很客氣地稱呼馬寡婦，說：

「馬大嫂，妳是個聰明人，不要把難題給我胡某做，咱們來一個好來好去，如果是條件太苛了，縱令是槍口抵在我的胸脯上，我也不會低頭的！」

馬寡婦嬌縱地一笑，說：

「喲！我的胡大爺，拿槍抵住你的胸口嘛，我可沒有那樣大的胆子，談到條件，我倒有意思請你留在我這同登的地面上，做個押頭，等我同孫拐子的事談妥以後，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咱們慢慢敍上一個十天半月的，然後，我再送你回海防去，這個條件不算太苛刻吧？」

胡人勇聽得一怔，心想：「這是什麼條件，不是强人所難嗎？」

轉念至此，不禁哈哈一笑，說：

「你要留下我做押頭？」

馬寡婦回眸笑道：

「我怕孫拐子言不由衷，有你胡大爺留在這裡，壯壯我的胆量，一來我們可以痛快的多玩幾天，再說，我還有事想同你商量呢！」

胡人勇滿腔怒火，在鼻子裡哼了一聲，說：

「這不是兩馬事麼？虧妳還是江湖上闖萬字的人，我就沒聽說過把中間人留下來做押頭的，假如我眞的被妳窩住了，那我姓胡的就不用在安南混了，馬大嫂，妳這個條件，恕我不能接受！」

馬寡婦粉頰一紅，說：

「那你是沒有誠意！」

胡人勇朗聲大笑，說：

「大丈夫行事要光明磊落，我同馬大哥交非尋常，同時，我也希望妳把私情丢在一邊，否則我可要告辭了。」

「很好！孫拐子那邊丟下不談。」馬寡婦滿面凝霜：「你還有臉提馬大哥的事？這筆賬我們也該到算的時候了，胡人勇，你說說，馬大哥到底是怎樣死去的？」

胡人勇凜然一驚，兩道眼神裡冒出火花，憤憤地道：

「馬大哥怎樣死的，妳心裡明白。」

「我明白他是被一個無情無義的弟兄謀害死的！」

「妳在說誰？」

「我也找你算這筆血賬！」

胡人勇一推椅背站起身要走！

「站住，你走出我這間酒店，你也走不出同登一步。」

「妳仗着妳的人多勢衆？」

「嗯！我不想你死在亂槍之下。」

霍地，後窗上忽然火光一閃，「啪」地一聲，燈泡被打得四散分飛，一片漆黑。

馬寡婦身子向後一閃，「砰！砰！」兩響，胡人勇已竄躍下樓。

「夥計，亮傢伙，不准讓那個姓胡的跑了！」

一陣囂嚷，同登街道上已發生械鬥，馬寡婦伸頭在樓窗口一看，只見對方的人紛紛冒了出來，黑夜中，煙霧彌漫，那裡再看到胡人勇的影子。

「這傢伙好利害，打了我們的人，還是給他逃走了。」華星苦着臉說。

馬寡婦雙手持槍，站在街心上，火冒八丈，咆哮的說：

「他們來了多少人？」

「人數不多，槍法倒是蠻準的！」

「死了幾個？」

華星一皺眉頭，說：

「我們的人死了兩個，到現在還沒有發現他們有人躺下呢！」

「沒有用的東西，飯桶！」

「他們出現得太突然了，使我們措手不及……」

馬寡婦扳下臉，憤怒異常，故作姿態地，說：

「我不是叫你們不要把那個姓胡的放跑了嗎，難道你沒有聽見？」

「沒有，我決料不到老板娘會同他翻臉。」

「那你看見他是從那條方向跑掉的？」

「我根本沒有看見姓胡的……」

「好！我要去找他，嗯！我要報仇！」這就是馬寡婦的一貫作風，她對胡人勇仍舊是一往情深，她不希望傷害胡人勇的性命，所以她在胡人勇跑下樓的時候，她的槍沒有對準他發射，要不，胡人勇早已飲彈而亡了。

她知道胡人勇身手矯捷，只要他「下得樓」，就等於放他一條生路，給他一個逃跑的機會。

華星是懂得她性格的，「寧讓我負人，不讓人負我。」天王老子，犯在她的手裡，照樣不留情的。

可是，她對胡人勇却別有一功，在她沒有得到他，說什麼，她也不會要他命的。她們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微妙，今天她是故意放走胡人勇，希望他回心轉意，希望他投入她的懷抱。

這是她的妄想，她不了解胡人勇不喜歡她的理由，甚至，她疑心胡人勇是個有缺陷的人。

寂寞可以毀損一個女人的生命，馬寡婦現在正感受到這種痛苦，在她腦子裡根本不懂得道德是個什麼意義，在她的一生中通常都是以男人來排遣空虛的，所以她常常說：「與男人廝纏在一起，才是塡補空虛心靈的辦法。」她玩弄男人於掌握之中，但是，她這次追求胡人勇却嚐到失敗的滋味了。

其實，她要聽胡人勇的勸告，與孫拐子暫謀妥協，她可以立刻去河內，暢所欲爲而無所顧忌，可是，她沒有這樣做，她要澈底解決孫拐子，反而把一個心愛的胡人勇激跑了，一着之差，令她追悔莫及。

現在，她把這樁事遷怒到孫拐子的頭上，這次胡人勇來，不僅不能稍有轉圜，平白地損折了兩條人命，她習慣地噴着一圈又一圈的煙霧，無言地向天空望着，從她的表情上看來，這個善於玩火的女人，又將有一次驚人的舉動了。

月亮被雲遮蓋着，天黑得像鍋底似的，胡人勇在倉慌中離開同登，却沒有找到自己的車子，一口氣奔到諒山，直覺地發現後面已有追兵。

他的脚步走得甚疾，三小時的路程，轉眼即到，他的快槍始終沒有離手，他意味着他帶去同登的四個弟兄，可能是全軍覆沒了。

眼見已到諒山的街市上，他的脚步絲毫沒有放鬆，仍在飛快的奔行，饒他是個健將，從頭到脚，遍體都是汗水。

「頭兒，已到地頭，不用再跑了。」後面的弟兄已追上來。

他聽到這熟習的聲音，驚魂甫定，停住脚，高聲問道：

「我們的人回來幾個？」

「四個，全回來啦！」後面的人在大叫着。

「我們的車子呢？」

「江西人補鍋，自顧自，四面都是槍彈，差點都躺下啦！」

「去你娘的笨蛋，連車子都控制不住！」

捱駡的朝前飛了幾步，一比手勢，說：

「有這個抵着，我們也够本嘛！」

「沒有說瞎話？」

「兩粒子彈，四個洞，一點不假！」

胡人勇扯下上衣，擦了擦汗水，駡道：

「眞他媽的野貨，不知好歹的臭女人！」

胡人勇的話剛剛落音，那小角色突然一聲驚叫：

「頭兒你聽，那面可是槍聲？」

胡人勇靜下來，又在驚道：

「蠢貨，這是誰的地面？有槍也是我們孫拐子那邊發出來接應的！」

話未說完，野地上的槍聲已經消失，倏地，鐵道兩旁，黑裡湧出一窩人羣，孫拐子、金羅漢已擁了過來。

「怎麼樣？老弟，受驚啦？」金羅漢搶上一步，拉着胡人勇的手。

胡人勇一咬牙，說：

「汗水洗了一個澡，算不了什麼，羅漢，咱們回到屋裡去談！」

孫拐子知道事情辦砸了，採取緊急措施，下令手下的黨羽全面戒備。

胡人勇人困馬乏，由金羅漢陪着到法國酒店，孫拐子殷勤地代他斟了一杯白蘭地酒，打躬作揖，賠着小心，說：

「胡老弟，倒底是怎麼回事，難道那個小寡婦當眞不賞你老弟的面子？先飲了這杯

酒，等我弄定了，再撲囘去！」

胡人勇跑了一夜，口渴心煩，拿起酒杯，一飲而盡，接着，金羅漢送上一套衣衫，讓他換過，想到方才在馬寡婦小樓上縱身下樓的情景，他的兩道濃眉不由自主地立起來了。

「拐子，不瞞你說，這囘算是砸了鍋，『陰溝裡翻船』栽了。」胡人勇拿起酒瓶，又飲了一杯，兩手一攤，說：「那女的太狡猾，毫無誠意，拐子，這筆帳你們自己去算吧！」

孫拐子性情急燥，一輪大眼，拳頭摜在枱子上，說：

「我就不信這門子的邪，胡老弟，你去歇一會，趁着這個熱勁，我去找她。」

金羅漢忙着一擺手，說：

「慢着，事情不是這樣急的，聽聽我們胡老弟的意見，江湖上有句俗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憑空的撲上去，究竟不是個辦法……」

孫拐子急得頭皮爆出青筋，大聲說道：

「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打戰有如賭博，我孫拐子活着這條命丟在

同登，也得同她碰上一碰！」

胡人勇想了一下，說：

「問題總是要解決的，否則，你們的船行不過去，她的船一樣停在河裡擱淺，據我的看法，你們不去，她也是要撲過來的，再者，我這趟到同登，又傷了她兩條人命，所以我斷定她必然是老羞成怒，不僅要找你孫拐子，恐怕我海防那個老巢，她也會去搗上一搗的！」

金羅漢「哦」了一聲，說：

「老弟，你在同登打了她兩個人？」

胡人勇點頭道：

「是我弟兄幹掉的！」

孫拐子一聽找囘兩條命，氣已平了一半，正要開口，只見酒店門口進來一個白皙少年，長眉入鬢，秀氣奪人，打着哈哈說：

「三條好漢，連一個女人都對付不了，還在這裡高談闊論，豈不被人笑話嗎？」

三人同時囘頭，金羅漢站起來，表示歡迎的樣子，胡人勇朗聲笑道：

「小桑，你來了正好，我們三個臭皮匠，怎樣也抵不上一個諸葛亮，這件事可能要請你幫忙。」

桑懷青也是道上走動的人，對於馬寡婦的行情最是熟悉，就是沒有同她見過面，現在聽胡人勇一說，反而正經起來，說道：

「什麼事借重我都成，就是女人我隔着行，不能效勞！」

「唉！你還是這樣天眞！」胡人勇拍着他肩上，說：「你成天在女人窩裡打滾，人家都替你起了外號啦！」

「噢！有這等事，我怎麼沒聽說過？」

「名字非常幽雅，你聽了一定高興。」

「外號還有什麼好聽的，胡大哥，你在開我的玩笑！」

「『花國總理』，怎麼樣，不是蠻好聽的嘛？」胡人勇說着大笑。

「你又在『改』人囉，我桑懷青不過喜歡在女人窩裡混，當眞叫我下水，我也不肯幹呢！」

「客氣，客氣！」胡人勇大笑說：「小桑，就憑你這副長相，女人見了你魂都飛出

竅了！」

桑懷青尷尬地一笑，打趣說道：

「談到女人，還得請胡大哥提携呢！」

說得四人哄然大笑，金羅漢心中有事，忙着向胡人勇道：

「我們的事，小桑眞的能幫忙嗎？」

胡人勇瞟了桑懷青一眼，說：

「假如他願意去一趟，絕不會弄成我這付慘相！」

「你們在說誰？」桑懷青明知故問。

「馬寡婦，怎樣，够漂亮的吧？」胡人勇說。

桑懷青舌頭一伸，說：

「又辣，又狠，我不敢沾她。」

「你沾沾看，味道一定不錯！」

桑懷青長眉一揚，說：

「這樣說來，胡大哥是嚐過她的味道，唔！割靴子的事，我小桑是從來不會幹的！

胡人勇發急，臉色也紅了，忙着解釋說：

「我賭咒發誓，誰要沾過她，誰就是孫子！」

「爲什麼？」桑懷靑仍舊不信。

「老實說，我同她丈夫是朋友，在道義上說不過去！」

「你不會口是心非？」

「我從來沒有發過誓。」

桑懷靑仍然搖着頭，說：

「同女人打交道，我不內行，你們另請高明吧！」

胡人勇摸淸他的皮氣，兩肩一聳，說：

「小桑，我看你是沒有這份福氣，馬寡婦靑年守寡，如飢如渴，這還不說，她的那對眼睛也眞够迷人的，烏裡發亮，風騷入骨，可惜，我同馬大哥的交情太深了，要不，這塊美肴也落不到你口裡去呢！」

桑懷靑果然聽得入了神，心裡不禁盪漾起來，眉頭一皺，問道：

「你們倒底叫我去辦什麼事？」

胡人勇看他渾身都在幌動，笑道：

「叫你去嚐嚐馬寡婦那個味道！」

「什麼目的？」

胡人勇附着他耳邊說了幾句，祗見桑懷靑先是點了幾點頭，隨着又把頭連搖了幾搖，說：

「任務艱巨，我——我怕……」

胡人勇拍着胸脯，說：

「小桑，你怕什麼？衝鋒陷陣，有我們幾個人代你抵着，我姓胡的能把當給你上嗎？」

桑懷靑色心陡起，膽子一壯，說：

「要怎樣一個去法，才合適呢？」

「嗯！這倒是一個頗費安排的事？」胡人勇忽然猶豫起來。「馬寡婦這個人疑心太大，假如給她知道我們的關係，「畫虎不成」，可能會出大毛病的！」

金羅漢在旁插口道．

「馬寡婦的疑心雖大，可是，她有她的奇特個性，如果小桑光明正大的去找她，她不但會疑心，反而失去神秘之感，她是個寡婦偷漢子，要人家豎貞潔牌坊的人，所以小桑這次去同登，要帶點神秘性質，令她高深莫測，要她不知不覺地落入我們的圈套，才是上上之策呢！」

孫拐子是個老粗，聽得好不耐煩，大叫着道：

「要這樣麻煩幹啥，見了馬寡婦一槍兩個洞，不結了嗎？」

胡人勇聽得大笑起來，說：

「如果馬寡婦是如此一個容易對付的角色，我們也不要大費調停了。」

當下，胡人勇又對桑懷青低低地嘀咕了半響，初步計劃已算完成，然後，他又把這件事對孫、金兩人說了，孫拐子很以為然，點頭說道：

「好，簡單俐落，就這樣辦！」

計議已定，胡人勇要趕返海防，向三人告辭，桑懷青拉着他的手，說：

「胡大哥，你幾時再來？」

胡人勇誠摯的說道：

「你放心去吧！我不會躭擱你事的！」

桑懷青遲疑了半響，說：

「假如我此去不能盡如理想呢？」

「我估計的事，不會有錯誤的，祇要你不貪戀女色，不為馬寡婦所惑，大約是不會生出枝節來的！」

桑懷青苦笑一聲，說：

「胡大哥，我這半條命是捏在你的手裡了。」

胡人勇仰面掃了他一眼，說：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幫了這個忙，將來如果有用我胡某之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他這幾句話說得大家都異常感動，胡人勇却瀟洒的向三人環抱一揖，掉頭而去。

第四章　酒後失言

月明如洗，同登街道上一到夜晚，靜寂得有如鬼市，桑懷靑像個幽靈似的，在幾間茅屋左近，東游西蕩，來回的走動，幾乎連他的脚步子聲音也聽不出來。

他是剛剛來到同登，他的行動異常鬼祟，靜悄悄地，生似怕人看到。

抬頭看去，祇見十丈以外，有一座樓房，大門外邊框着一盞特製的電燈，映照出「綠園」兩個大字。

不問可知，這「綠園」定是個酒家，而且，是馬寡婦開的那般酒家。

他的脚步雖然是在移動，却始終停留在幾間茅屋的左邊，而沒有前進。

他不知是怕人發現他的行踪，或是另有企圖。

這時，綠園酒家門前，也有人進進出出，但是，他站在暗處，酒家進出的人，是不會看到他身形的。

約摸有半個小時，他似乎有點不耐，想往前移動，然而，他沒有那樣的勇氣，所以他一直同那酒家保持着原來的距離。

「呔！深夜人稀，你跑到這裡來幹什麼？」一個黑衣短衫的人，在他身後走了過來。

他吓得一縮頭，側身看去，一前一後，是兩條大漢。

他還來不及答話，那走在後面的大漢已縱躍上前，馬燈向他臉上一照，哼了一聲，說：

「你可是諒山那邊來的？」

桑懷靑一陣抖擻，結結地說：

「我！是打河內來的！」

「對！他不像是孫拐子那邊的人，問問他是不是想偷運私貨出境的！」那黑衣短衫的人說。

桑懷靑不等那手持馬燈的人說話，搶先答道：

「不錯，我是有兩車貨停在河內，運不出來，抽了一個空，到這邊來探聽一下情形，兩位是那個機關的，有辦法幫忙嗎？」

那持馬燈的大漢，把燈又朝他臉上亮了一亮，噗嗤一聲大笑，說：

「你有貨撈不着門，爲什麼你不找我們弟兄說話？」

「老大哥眞能幫忙？」桑懷靑喜出望外。

「嗨！楊恙，不要隨便答應他。」那黑衣短衫的大漢說。

「吳頭，生意上門，大不了叫他化錢買牌子囉！」楊恙喜孜孜地說：

吳頭是個精細的人，趁着月色，又仔細地看了桑懷靑一陣，似乎對他沒有懷疑，裂牙一笑，問道：

「你今天還打算囘去？」

桑懷靑點頭道：

「我想乘末班車趕囘河內去。」

吳頭笑道：

「朋友，這裡是同登，一到夜晚，什麼也看不見啦，那來的末班車？」

桑懷靑急道：

「那是趕不囘去了？」

「這還用說，敢情是走不掉啦！」

「吳大哥，等會請你代我找一家旅館？」

「旅館？」吳頭瞪大了眼，隨手一指茅屋，說：「今天就委曲你在茅屋裏呆一晚吧！」

「那邊不是旅館？」桑懷靑指着綠園說。

「那是我們老板娘開的酒店，上下兩間，不管住宿的！」

「啊！你們老板娘是法國人？」

「不要土豹子啦，我們老板娘是倒倒地地的中國人，可是，她在這邊的勢力比法國人還大呢！」

「唔！我也聽說過！」桑懷靑傻頭傻腦地冒出這樣一句。

「不要廢話，把盤子談妥了，帶他到酒店吃幾杯去。」楊恙說。

吳頭找了一塊大靑石，把一條腿架在上面，燃着一隻烟，猛吸了兩口，帶勁的說：

「朋友，你車上裝的是什麼貨？」

「化粧品，法國綢緞、烟、酒，另外有兩箱子汽車零件。」

「有黑貨（烟土）沒有？」

桑懷青不自然地一笑，說：

「我們是規矩商人，不帶那些東西！」

吳頭掐指一算車上的貨物，怕不要值百來萬，仰面打一個哈哈，說：

「就憑你這兩車子貨，要通過同登這條線，恐怕不簡單吧！」

桑懷青思索一陣，說：

「我們貨擺在河內太久了，祇要能隨時出境，化多少，我照辦就是！」

吳頭聽他說得喪氣，又把手指掐了一掐，臉上皺皮堆了起來，似笑不笑的說：

「照規矩，每半車貨手續費是越幣兩萬，另外在我們弟兄頭上，還得化上一點小費，現在，我看你這個人蠻痛快的，乾脆，兩車貨你就拿四萬元出來，小費在內，我姓吳的賣個交情給你，不過……」

桑懷青祇見他嘴皮上翹，上巴亂動，似乎沒有聽清他在說些什麼，猛然見他停住口，忙着問道：

「不過什麼？」

「不過要先付一半，我好在老板娘面前有個交代？」

「一半是多少？」

「你這人怎麼搞的？我說了老半天，你沒有聽見？」

「哦！哦！這一半的數字，我可沒有帶着呀！」

「你是在磨牙？」吳頭下巴兩塊肉快要吊上去了，「那有個做生意的身上不帶錢的，算是奇聞！」

「你問他身邊有多少，盡力而爲，不要難爲他。」楊恙怕弄僵了揷口說。

「嘿！我們楊兄弟的話，聽見沒有？」吳頭法外施仁也在讓步。

桑懷青把口袋抖了一抖，說：

「全部給你，也祇有兩千。」

吳頭一伸手，說：

「拿來！」

桑懷青動也沒動彈，靈機一動，打了一個哈哈，說：

「說了些半天，我還眞有點不信你們是什麼來路，因此，所以，呃呃，我是不太放心……」

吳頭兩肩幌動，指着鼻尖，說：

「在同登這地方，誰不認識這塊招牌•我能訛你兩千塊錢，那不是笑話！」

「不見兎子不放鷹，我上的當太多了。」

「你上過誰的當？」吳頭面現驚訝之色。

「一天兩千，我付過有十來次啦！」

吳頭氣得鼻塌嘴歪，一甩袖子，說：

「這眞他媽的要造反，誰在頭上長了角，虎嘴裡拔牙，豁着命幹？」

桑懷靑又把話彎過來，說：

「我知道你吳大哥不是冒牌貨，所以我才敢和你打交道的，可是，人熟禮不熟，總得拿出一點眞憑實據來，我才放心……」

「但是要見見我們的老板娘？」

桑懷靑兩眼發直，像大火燒他眉毛，不住的把頭連點了幾頭，正要說話，楊恙却在橫地裡一揮手，說：

「吳頭，不要亂來，我怕這傢伙不老實，是來吊底子的！」

吳頭氣派膽識，到底不同，一抹腦袋，說：

「朋友，我吳某實心實意地同你辦事，你可不要寃我呀？」

「嗳！吳頭，少同他嚕嗦，把他調過去，盤問盤問，要不，出了毛病，是你担代，還是我担代？」楊恙的話意毫不留情。

「嗯！有盤問的價値！」

楊恙一聽吳頭同意，也就張牙舞爪起來，勁袖翻捲，就想抓人。

桑懷靑吓得連退了幾步，拱着手說：

「兩位大哥，有話好說，我是行商的人，沒有什麼好盤問的！」

他的話越軟，吳頭、楊恙兩人的氣燄越是囂張，楊恙一馬當先，抖了抖脖子，走過去說：

「這是公事，說了半天，你不識相，祇有委曲老兄一下了。」

楊恙說着，就要動手，祇聽遠遠地有淸脆喝吆之聲，吳頭一聽不對，楊恙也慌了手脚。

黑夜之中，月色下面，一個人的影兒打彎道上踱了過來。

「你看走來的人可是這個？」吳頭用大拇指比劃說。

楊恙定睛看去，「噓」了一聲，說：

「可能是的！」

這兩個人背地如狼似虎，見了老板娘胆子却小得像菉豆似的，一聽老板娘到，全像散了箍的桶，整炸了。

果然，人的影子越來越近，輕悄悄地一個女人踱了過來，不是馬寡婦是誰？

吳頭，楊恙見了馬寡婦，平空地矮了三尺，祇見兩人打了一個躬，迎上前去。

「你們在跟誰說話？」馬寡婦倒沒激言厲色，很平和的說。

「哦！是一個行商客人。」吳頭見瞞不過，照直說。

「嗯！這麼晚了，有什麼好說的？」馬寡婦翻眼看天，滿臉的驕氣。

「是！」吳頭回答：「老板娘沒有休息？」

「酒店裡人太多，鬧得慌，我出來散散步！」

他們也知道這是老板娘的例行公事，在未睡前，照例是要出來走一趟的。

吳頭臨事不亂，他怕老板娘直接與桑懷青接上線，身子一直在堵着，又在指手劃脚的說：「今晚的月色很好，四處安靜，老板娘請回去休息吧！」

馬寡婦吃了幾杯酒，興緻特別好，抬頭看了看天空的明月，說：

「你們累了吧？到店裡去吃幾杯，這邊的事交給我辦好啦！」

吳頭聽得打了一個顫，一隻手擋着她的視線，說：

「不用啦，老板娘，這邊是個『生碼子』，盤子已談得差不多了。」

她沒聽清他說些什麼，耳朵裡一陣亂鳴，輕輕問道：

「你剛才說什麼？」

「我說，老板娘也該回去休息啦！」

馬寡婦心不在焉，縱聲一笑，迷着一雙醉眼，對着桑懷青那面掃去。

「吳頭，你把那個人帶過來，我問問他。」

「是！」吳頭同楊恙互相看了一眼，桑懷青已走了過去。

「這是我家老板娘，有話直管說，可不許胡扯呀！」吳頭在桑懷青身旁叮囑。

在月色下面，馬寡婦兩道眼神直在桑懷青臉上打閃，長方臉、黑黝黝，長眉入鬢，鼻直，口濶，是個標準的漂亮人物。

他這一副儀表，把馬寡婦看得傻了，她心裡在說：「這是副什麼長相？簡直是天神下降嘛！」

她不禁一陣顫動，兩條腿軟得像棉花似的，站立不穩。

什麼胡人勇不胡人勇地，她早已把他置諸腦後了，眼前這個人不比胡人勇強過幾十倍，可說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

然而，她究竟是個見多識廣，閱歷豐富的人，心裡在打着鼓，面子上仍舊一派落落大方，她的臉色雖然已在不停的轉變，可是，在月色之下，當不容易被人察覺。

停了一會，她始怡然一笑，對着桑懷青說道：

「聽吳頭說，你是個行商？」

桑懷青聳了聳肩，說：

「小本經營，算不得什麼！」

「為什麼不把貨裝來？」

「怕運不出去！」

「哦！這不是個問題！」馬寡婦閃動一下睫眉：「剛才吳頭不是對你說，我們這裡

可以想法子嗎？」

「多請老板娘幫忙！」桑懷青打了一個躬。

「喲！幹嗎要這樣客氣，文縐縐地，把人都難過死了。」馬寡婦俏皮地一笑。

吳頭一看路子不對，怕他要生是非，插口道：

「老板娘既然答應幫忙，不就得了麼？不要說啦，跟我走吧！」

馬寡婦一抬手，對吳頭，說：

「慢着，人家是大商人，貴客光臨，我們得盡一個地主之誼才對！」她的眼珠稍稍轉動：「吳頭，你把他帶到酒店樓上去，我到那邊看看就來。」

她說着，蓮步輕移，回頭又對桑懷青嫣然一笑，說：

「對了，我倒忘記問你貴姓啦！」

桑懷青靦覥地一笑，欺前一步，低低地答道：

「小姓桑，桑樹的桑，單名一個青字。」

馬寡婦含笑點頭，人像輕煙一般，飄了出去。

「桑朋友，這該是你的造化，等會在我家老板娘面前，可不要提到我向你要錢的事

呀！」吳頭有點惶恐。

桑懷青放聲笑道：

「你放心吧，我姓桑的不是牛刁子，祇要我的貨能裝出去，兩位這一份還是短不了的！」

「對！對！桑朋友是跑碼頭的人，他能虧待我們底下人嗎？」楊恙話音一落，顯然已是另眼看待。

於是，兩人把他引到酒店，桑懷青頭頂碰着牆角，平地高了三尺，成了馬寡婦小樓上的座上之客。

「好啦，你在這裡坐一會，我們少陪了。」吳頭向他擺手。

「你們老板娘呢？」桑懷青不自然地問。

「稍安勿躁，她就會來的！」

吳頭，楊恙兩人下樓，桑懷青陌生地在欣賞房子裡的陳設，床上那三面大鏡子把他照得眼花瞭亂。

「喲！這麼快就來啦？」馬寡婦拉長着聲音，走上樓來。

桑懷青無話找話說。

「外面的風很大，妳累了？」

她悄悄地走近他的身邊，微微喘息着，兩頰有點紅，頭上的鬆髮被風吹得很零亂，顯然地，她是在大風中趕回來的。

「唉！」她舒了一口氣：「這點大地方，要我去淘神，不出去走一趟，眞不放心呢！」

「妳是事必躬親？」

「不去怎麼辦！出了事，問題就來了。」

「找兩個得力的人，不是可以省點精神麼？」桑懷青關心地說。

「天下什麼事都好辦，就是得力的人難找！」

「那妳不是太辛苦了嗎？」

馬寡婦遲疑了一下，淡漠地搖搖頭，感慨地說：

「我這個人是勞碌命，所想的事，自己不去摸一下，是睡不着覺的！」

她說着嬌娟地一笑，懶慵地倚躲在沙發上，兩隻勾人靈魂的眸子，卻不停地在桑懷

青臉上打轉。

「啊！老板娘，就拿妳現在這個聲望來說，眞是遠近聞名，不想妳還有這樣的痛苦，沒有同妳接近過的人，是不會知道的！」桑懷青擺出一副十足同情她的樣子。

「習慣了，也不覺痛苦了。」她微瞇着兩眼，怠倦地笑着。

話到正題，如果再不把此行的目的說出來，他怕她會疑心，就誤大事，於是，他頓了一頓，帶着期待的神情說：

「我這兩車子貨，委實也擺得太久了，老板娘，妳能幫個忙，明天叫我這兩輛車子走出同登，我必然重重的謝妳！」

「你的車子明天要走出同登？」她有些猶豫，沒有立刻答話。

「我希望如此。」他又補充了一句。

馬寡婦凝視了他一會，伸了一個懶腰，緩緩地說：

「我想……是可以的。」

桑懷青見她慨然答允，滿意地笑了，神情間似乎覺得很是輕鬆。

其實，他不知道馬寡婦此刻心裡在轉什麼念頭，他祇想以這兩車子貨來爲誘餌，他

也不希望她認眞辦這件事，同時，他暗中在施展擒拿手法，想一舉而把對方擊倒。

馬寡婦豈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桑懷青表面上的文章雖是作得天衣無縫，可是，她并沒有十分放心，她雖然在怠倦中，兩隻眼睛瞇着，實在，她是在細心地觀察他的動靜。

「桑青？」她心裡在推敲這個名字，霍地使她吃了一驚，桑懷青這個人她沒有見過面，「花國總理」這四個字，她早已聞名了。

同時，她也清楚桑懷青和胡人勇的關係，眼前這個人是不是桑懷青，她不敢斷定，祗少，她不得不對他深具戒心。

「爲什麼他要叫桑青呢？」她又腦恨起來，她確實希望他不是桑懷青，滿天雲霧，可以一掃而空。

在她思索間，絲毫沒有露出不安的神色，他祇是默默地想，不過，一對大眼珠子在轉動而已。

馬寡婦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一面在想，一面又覺得自己的疑心太大，她又悔不該把桑懷青這個名字加在對方的頭上，同時，她又認爲這是一件匪夷可思的事，根本沒有

這個可能。

「即然是桑懷青來了，他又能把我怎樣？」她心裡在說：「胡人勇那樣厲害的人，也被我把他吓跑了。」

無論如何，「花國總理」這個名字是頗能吸引人的，它一定是個被女人追逐的對象，是個女人中的尤物。

「別個女人能喜歡他，我就不能喜歡他麼？」她自問。

她原是一個善變而不可捉摸的人，此刻，她忽發奇想，很希望對面坐的不是桑青，而是眞正的桑懷青，第一她要飽嚐這個在女人窩裡視爲珍物的男人，再者，她要在他身上追查胡人勇，甚至孫拐子一般人對她的詭謀。

想到這裡，不禁暗自一笑，桑懷青看她眼睛半合半張，以爲她眞的是疲乏了，左右同顧，一間寬大的房子，好像祗有那張裝有三面鏡子的紅木大床，最爲可愛，扣人心弦。

他在女人圈子裡滾來滾去，就沒有睡過這樣嵌有鏡子的床，這張床不但別緻，確是目心巧運，令人看到神魂盪漾。

「這一定是她自己設計的！」桑懷青忽生遐想：「假如能同這樣一個美人在床上嬉戲，那該是多麼有趣？」

他們兩人的想法不同，却是殊途同歸，所以兩人均在默然望着，而毫無寂寞之感。

夜已深沉——

酒店下面的客人，都陸續的走盡了。

「你這趟來，是眞心與我結交，還是假意呢？」馬寡婦的話問得奇突。

桑懷青也糊裡糊塗的答道：

「完全一片至誠，毫無假意！」

「嗯！我看你這個人蠻老實的！」

「我一向如此！」

「那麼你要不要吃一點酒？」馬寡婦忽然想到招待不週。

桑懷青微笑點頭，馬寡婦「仰身，伸手在後面櫃子裡取下「瓶綠色的美酒，滿滿斟上一杯，遞了過去。

「你看，這個酒多麼美！」她指着碧綠的酒在讚美。

「酒能助興。」桑懷靑的酒量本來也不錯，接過酒杯，一口氣就飲完了。

「好酒量，再來一杯！」

他蠻不在乎的點着頭，第二杯美酒又下肚了。

「再來一杯！」這囘是桑懷靑的主動！

「這個酒不能多吃的，酒性太烈，我相信你吃不住呢！」馬寡婦說着，第三杯還是倒了下去。

「妳怎麼不吃？」

「我是素來不飲酒的！」

桑懷靑第二杯剛到咽喉，就覺得頭腦有點發昏，空氣有些沉滯，身子也有點搖晃起來。

「我說不要吃吧！」馬寡婦柔美的一笑。

桑懷靑感到有點不對，嘴裡噴了一口酒氣，問：

「這是什麼酒，怎麼不對勁！」

馬寡婦指着酒瓶，說：

「這是一種特配的酒，到口純和，吃下肚去可不饒人，怎麼樣，你不是說你的酒量很大麼？」

「我！我感到有點天昏地轉……」

「不要緊，靜一下就會好的！」

「烏」、「吐」、「吐」，桑懷靑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口，差點把黃胆都吐了出來。

「桑懷靑，你是醉了？」

「唔！我……我多吃了幾杯……」

「胡人勇呢？」

「他……他……我不知道……」

馬寡婦在鼻中裡哼了一聲：「你們就是這樣來捉弄我的，好吧，我叫你够受的就是了。」

欲知馬寡婦如何擺佈桑懷靑，請看第二集。

社會奇情小說

俏寡婦

第二集

東方客著

立志出版社印行

目錄

俏寡婦

第二集　東方客著

第五章　置之死地

這時，已是深夜三點，一片消沉，顯得有點蒼涼。

綠園小樓上，只有兩個人，那是馬寡婦與桑懷青。

樓下酒店已打烊，前後門上了鎖，這證明一天的工作已經結束。

這是馬寡婦最安靜的時候，這當兒，外面縱然出了天大的事，只要沒有人侵犯到她這間小樓上來，她會形若無事的不聞不問。

在她的一生中，從小到大，她都把這時候列為最寶貴的時間，這是她的習慣，跟着她的人，誰也不會在這段時候去打擾她的。

其實，她在這段時候，並不是在睡覺，她是在從容享受着男女相愛的事，即如是她的丈夫，在這個時候，也只好陪着她，而無法入眠。

她有無比的精力來應付任何男人，有時，她也會獨處，但，她也想盡方法來消磨她

精力，打發這段長夜的時間。

她的柔稟賦特異，精力充沛，所以特別需要男人。

假如當她與男人在一起，興緻方濃，居然有人來侵犯她，那這個人的霉，就算是倒到家了。

所以今天她這間小樓上燈紅酒綠，而她正在與一個陌生的男人調情，是沒有人敢來打擾她的。

「桑懷靑，你怎麼說，胡人勇在什麼地方，你會不知道？」馬寡婦在桑懷靑迷失本性的時候，大聲地叫着。

桑懷靑只覺得昏昏沉沉，渾身鬆軟無力，耳朶裡好像有千萬隻蒼蠅在嗡嗡的亂鳴，口不應心的答道：

「胡人勇他……他回海防去了。」

「你是他叫你來的？」馬寡婦拿着眞憑實據，進一步追問。

「我……是的。」

「他叫你來的目的是爲了什麼？」

桑懷靑身子幌了一幌，心裡彷彿有點明白，一皺眉頭，說：

「他叫我來看看妳的。」

「胡說，你不講眞話，我要你的命。」

桑懷靑掙扎了一下，訥訥地說：

「他說妳很美，蠻不錯的，所以把我的心說動了……」

馬寡婦聽得很受用，柳眉微微地揚了一揚，身子向後一仰，胸脯起伏不定，淡淡的笑着說：

「你當眞的是因爲我長得漂亮，來看我的嗎？」

「是的！」

「他還叫你做些什麼事？」

「他呀……」說到這裡，桑懷靑兩隻眼一發直，一陣昏眩，身子不由自主的軀下去了。

「怎麼不說話啦？」馬寡婦皺皺眉，「酒性這樣的利害。」

她有點不信，兩手交叉站在桑懷靑面前凝視着，只見他雙目緊閉，兩顴發赤，仰在

沙發上，已醉得人事不知了。

她冷冷地笑着，那瓶綠色的酒，是她親手調配的，裡面有各種藥物，當然也有春藥在內，而且，酒性極烈，吃多了，人可以昏迷，但是，性的衝動可不能遏止。

這種藥酒，據說是安南人的一種秘方，從來不傳給外人的，馬寡婦想盡千方百計，化了很多的錢，才由一個安南巫婆子手上買到這個藥方，她配了一瓶，視若珍品，今天是頭一次試用。

她現在方始對這種酒的性能，發生興趣，她默默地看着桑懷青，心裡起了一種莫名的感覺。

她凝神看着他，忽然間，湊了過去，用手先在他的胸前按了一按，只覺他的心房在加速的跳動，呼吸也很急迫。

這時她的手由上而下，已按到他的腹部，毫無異狀，於是，這個胆大的女人，爲了好奇心的驅使，兩頰緋紅，把她的手已移轉到他的小腹以下去了。

這一下，使她震顫得把手又縮了回去，她驚異地不能自持，她所接觸到的不像是一個人身上應有的工具，他的生殖本能幾乎膨脹了一倍，而令她驚惶失措。

「這種藥性當眞有這樣的功能？」她喘息着，喃喃自語。

雖然，這是她所想像得到的結果，然而，她又覺得用這種手段太卑鄙了，也太殘忍了。

她看着桑懷青火赤的臉色，不知是憐憫，抑是同情。

她退後兩步，楞了一陣，走到窗前，把簾幕拉起。

夜深人靜，她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燃着一枝煙，猛力的吸着，她希望抑制着已經燃燒的慾火。

一枝煙被她很快的吸完了，忽然間，她心裡起了變化，口裡在說：

「這樣做不是太不道德了嗎？」

過了一歇，她又自言自語的說：

「這有什麼關係？是他自已來找我的嘛。」

意念轉動，慾火似焚，於是，她不假思索的扭熄了燈火，把一個昏迷不知的桑懷青抬到床上去了。

在這段時間裡，她是怎樣地去擺弄桑懷青，有沒有在這個「花國總理」身上得到滿

足，只有她自已知道，局外人是無法揣測得到的。

大約過了有兩個小時，窗外已露出白光，她慌張地坐了起來，低頭看了桑懷青的身體，臉上一陣發熱，拉了一張床單，伏在他的身上。

「這該怎麼辦？」她猶疑不安起來。

此時，桑懷青仍然在昏睡着，沒有醒意……

「再過幾小時，他是會醒的！」馬寡婦咬着下唇，似乎在回味剛才的情景。

「我不能讓他走，同時，我更不能叫胡人勇知道我的行爲。」她心裡在打算，兩隻眼睛已向櫃中盯了過去。

終於，她作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是對桑懷青不利的，而桑懷青也就在她的決定中，被她犧牲了。

她走至酒櫃的面前，伸手取出一小瓶黑色的藥丸，她想起巫婆子對她說的話：「這種藥丸是不能隨便給人吃的，縱令是鐵打的漢子，吃上三顆，就會永遠的癱在床上，變成一個廢人了。」

巫婆又對她說：「吃了這種藥，會消失記憶力的，而且，也會變成啞子的。」

她又想起當初在西貢買這種藥的時候，巫婆身邊另外還有一種「蠱藥」，價值高昂，當時她認爲沒有必要，所以沒有購置。

「蠱藥」的效力更微妙了，它能使人死於無形，據說，這種「蠱藥」是女人專用的藥物，一個外來的男人，與本地姑娘結合，如果要離開安南，他所應承回來的時間，逾期不歸，那麼這個「蠱」就會在這個人身上發生作用，而使得這個身上預先被放了「蠱藥」的人，會在不知不覺中死去。

現在，馬寡婦給桑懷青吃的這種藥，毒性雖大，而不能致人於死，可是，等到毒性發作而遍及全身時，那這個人也是活不下去的。

馬寡婦把藥瓶拿在手中，思索至再，她爲了要想繼續在桑懷青身上得到滿足，爲了不使這個人安然歸去而反臉成仇，爲了不使胡人勇知道她的卑鄙無恥，於是，她作了最後的決定。

馬寡婦一生行事，果斷而不後悔，她從瓶中取出三顆藥丸，又從另外一個酒瓶裡倒了一杯酒，蓮步移動，走到床前。

她搖動了桑懷青兩下，口裡在說：

「你的酒是吃多了吧，這是醒酒的藥品，吃下去，立刻可以好的！」

桑懷青被她搖動得震動了一下，發出呻吟之聲，兩眼閉着，似乎有點口渴心煩，一張口，三顆藥丸用酒送下，只見他鼻子微微一聳，又昏睡過去了。

「誰叫你受人利用的？」她把他的身子推了一推，「事到如此，我會好好的安置你的。」

於是，他被她移置在另一個地方，於是，從此他也變成了一個廢人。

酒醒之後，桑懷青睜眼環顧，一間斗室，幾張坐椅，而自己却躺在一張寬大的床上。

他極力思索怎樣會到這間房子裏的，可是，他茫然無知，似乎根本已忘記了過去的一切。

他想着要說話，嘴唇顫動，却不能言語。

他想起床，但是，四肢有如棉花一樣，不能着力，當然也無法轉動了。

「這是怎麼搞的？」他心裏在發急。

他煩燥得無法形容，「脚踏生死兩條船」，在這要命的當口，房裡却看不見一個人

的影子。

這一下，他火氣可大了，心裏在駡道：

「是誰昏了頭的龜孫子，把我擺佈成這個樣兒？」

這時，他兩耳能聽，雙目能視，就是不能說話。

他現在仍不自知是犯了什麼毛病，怎樣會弄成如此的慘狀？然而，他仍在希圖生存的掙扎，他希望目前的情況不過是一時被人所害，終究是會恢復正常的。

生的意念陡起，他不由地試將手足轉動，用力想使手足抬舉起來。

用力的結果，兩隻手腕也只能稍稍地彎曲了一下，兩條大腿從膝蓋以下動了幾動，已經是滿身大汗，感到異常吃力了。

他痛苦的躺在床上呻吟，只賸下半口游漾的氣，又昏昏地睡去。

朦朧中，彷彿有人在推動他。

睜眼一看，只見一個美人兒坐在床沿上，一隻纖纖玉手搭在他的臂彎上面，臉上帶着盈盈的微笑。

「這個女人長得真美！」他心裡在說。

「你睡醒啦，肚子餓了吧？」那女人在關切地問着。

他對這個美人想不出是在那裡會過的，只覺得她的面孔很熟悉，同時，也覺得美得出奇。

如果他口裡能說話，一定要讚美她幾句的，可是，他現在口不能言，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思。

但他也非常覺得奇怪，爲什麼像他這樣一個病入膏肓的人，會有這樣的美女來看他的？

他在納悶，他聽到她的問話，兩隻大眼輪着，點頭示意，面上的表情稍稍帶有感激的意味。

只見這個女人笑了一笑，由桌上取到了一個飯盒，用匙羹送到他的口邊，嬌聲的說道：

「你吃吧，不要餓壞了。」

她的態度柔和，看不出有絲毫生疏之感。

他一面在呑着菜飯，目光却一直盯在她的臉上。

此時此地，他迫切希望有這樣一個人來照拂他，在他心靈上，更希望像她這樣的人來溫暖他。

菜飯已畢，他的精神似乎已在增進，衷心感激她照拂之情，但是，他已口不能言，連問對方姓名的機會也沒有了。

他暗自在發急，潛在的意識在發醇，如果手脚能動的話，他一定要把面前這個美人擁抱在懷中。

這不過是夢想，他的四肢已失去了機能。

他不禁地慚愧起來，像他這樣一個已經殘廢的人，不該有這樣的幻想，可是，他對坐在自己身邊餵食的美人，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他只有用眼神，來表達自己對她的謝意。

他不明白她爲什麼會來到她的身邊，他暗自在想：「有朝一日，恢復智能，必然重重酬報這個紅顏知己。」

「恢復智能？」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一個人到這種地步，豈不是在妄想？

他艱難的側動了一下身軀，有好多次，他想抬臂去撫摸她，結果，却是使他非常失

望了。

桑懷青是個在女人中有經驗的人，他此刻雖然失去了一切智能，但他對於面前的這個美人，仍然是雄心未已，仍然存着一份非非之想。

「你現在的精神好了一些？」那女子嫵媚的看着他。

他的頭稍稍的抬了一抬，臉上微微現出一絲的笑意。

「你可認識我嗎？」那女子把頭湊了過去。

他迷惘地看着她，沒有表情，似乎盡力地在想。

「過了一天，你就把我忘記了麼？」

桑懷青搖搖頭，腦子空空地，一點想不起以往的事。

「啊！你大概是病得太重了，過些時，或許……」她說不下去，她要想說的是「或許是會好的……」

他的病確實很重，四肢癱軟失去本能，嗓子啞得不能出聲，可是，他的容光仍是渙發，俊俏的臉上仍然看不出絲毫病容。

她在看他，而且看得非常仔細，兩隻勾魂的眸子在他臉上不住的閃動。

她越看越覺可愛，她想起頭一天夜晚的事，不由地一陣心跳，柔若無骨的身子不知不覺地伏在他胸上去了。

他似在囈語：「這不能怪我呀！誰叫你給我那麼多的，誰叫你是胡人勇的朋友呢？」

桑懷青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不過，他願意她伏在他的胸上，他願意她永久地不離開她。

他身上的熱力把她勾動得神魂蕩漾，她再也承受不住，於是，她又支起身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由袋子裡取出一瓶綠色的美酒。

「吃一點酒或者可以好的。」她望了望他，自言自語的說。

他沒有主張，他只剩下一張軀殼，任她擺佈。

於是，她把酒給他喝了，她半倚在他不能轉動的大腿上，凝神向他看着。

天黑了，燈也熄滅了，馬寡婦就在這間屋子裡，過了一個甜密的長夜。

第二天午後，馬寡婦懶散散地伸了一伸腰，對着鏡子在箝眉角上的細毛，倏地一個人輕手輕腳的走了進來。

「小鬼，你來做什麼？」馬寡婦從鏡子裡看見來人。

「喲：老板娘，妳這幾天怎麼消瘦好多啦：」華星輕挑的一笑。

「我是瘦了麼？」她不經意地問。

「妳看妳眼圈下面全黑了。」華星向她扮了個鬼臉。

「不要胡說……」馬寡婦嗔了華星一眼。

華星乖巧地站在她的身後，笑着問道：

「那個人呢？」

「他走了。」

「妳當我不知道？」

「你管不着。」

「他的魔力可不小哇！」華星有點醋意：「這兩天把妳使喚得昏天黑地的，眞有一套呀：」

馬寡婦不理他，她雖有點疲倦，連手也懶得抬起來。

於是，她站起了身子，又瞟了華星一眼，拖着兩條無力的腿，走到床前，躺了上去

「來：華星，替我把腿鎚兩下。」她帶着命令式的口吻。

華星沒有聽她的話，仍舊站着不動。

「來嘛：怎麼搞的，我的腿好酸呀：」

「我不搥……」

馬寡婦柳眉一挑，微微笑道：

「華星，你在吃醋？」

「我不幹這種苦差事。」

「過來，這是命令。」

華星走過去，蹲在床下面，兩隻手已敲在她的粉腿上面。

馬寡婦看他一臉不悅之色，笑道：

「誰叫你不爭氣的？要不，我也不會去找那個野東西……」

華星兩隻拳頭如雨點子一般的打在她的大腿上，似乎要把胸中的怨氣統統洩在她的粉腿上面。

「輕一點好嘛？」她覺得肌肉有點作痛。

「輕了妳不是不過癮麼？」華星諷刺地說。

「小鬼，過兩天我會再找你的。」

「我不要，這裡有的是安南女人，我不會去找她們。」

「死鬼…」馬寡婦側轉身，淡淡的一笑：「你上來好啦…」

「妳不是嫌我不中用嗎？」華星看到她那副淡淡的臉色，早已心灰意冷。

在平常，她是那樣迫切的需要，根本不要你討價還價，她會主動的支使你，而令你精疲力盡。

這時，她好像塡飽了肚子的貓，縱令有老鼠在她面前走過，她也懶得去動一下爪子的。

「不識抬擧的東西。」馬寡婦嬌慵的把腿縮上去，身子靠起來，「我問你，這兩天諒山那邊可有動靜？」

「車子出去的很多，就是沒有看見孫拐子那邊有人出來亮相。」

「嗯…他們不會饒過我的。」她心裡在說。

她是個以悍聞名的女人，此刻，她雖然是在桑懷青身上得到滿足，可是，她沒有忘

掉胡人勇那一手利害，在她的想法，桑懷青這回事，紙裡包不住火，終歸是要被他戳穿了的。

她準備迎接又一次挑戰，她希望胡人勇再來，如法泡製，綠酒將他灌醉了，饒他是個正人君子，也要叫他癱在床上。

「華星，你把香煙遞過來…」

「是…」

「我好像有些心神不定。」

「妳是怕孫拐子來向你要人？」

「嗯…我的預感可能最近有一場血戰…」

「三條人命，老板娘連眉頭都不皺上一皺，如今，不過是一個人押在妳手裡，怕他何來？」

馬寡婦搖了一下頭，說：

「華星，你不懂得這個道理，三條人命死的都是無名小卒，現在來的人是他們一員大將，將與卒的身份不同，他們是會來找我拚命的！」

華星不明究竟，乘機說道：

「妳既然知道那姓桑的不是好惹的，妳不會把他放了嗎？」

馬寡婦粉頰一紅，嘆了一聲，說：

「現在放人已經遲了！」

「妳是捨不得他？……」

「一個廢人放回去不是更糟嗎？」

華星聽得一驚，愕然問道：

「他被妳打折了大腿？」

馬寡婦沉默了一下，說：

「被你猜對了一半，小鬼，他不但手足被廢，同時，也不能說話了。」

「這是怎麼搞的？」華星暗忖：「好好一個人，一天之間，怎地被折磨得連話也不會說了呢？」

他不願再問下去，他知道馬寡婦的皮氣，如果嘮叨得使她不耐煩，後果就難以想像的了。

殘忍是馬寡婦的天性，她並不以爲有什麼不對，她看到華星沉默不語，反而形若無事笑了笑說：

「你們男人家眞是太可憐了，乍看起來，都是雄赳赳、氣昂昂地，其實，都不是那麼一回事，一經擺佈，就不中用啦。」

「哦……」

「你以爲我說的話不對？」

「我沒有這個意思！」

馬寡婦覩人於微，知道華星是句口不應心的話，微微笑道：

「我知道你是不相信的，好！今天晚上我帶你去看看那個姓桑的，叫你見識見識。

」

第六章　回心轉意

華星年紀雖青，却有點遠見，他是馬寡婦一員褊將，平時只有效忠的份兒，沒有說話的餘地，馬寡婦殘傷桑懷青的事，他知道得非常淸楚，當着他的面，又裝作一知半解，不敢說出眞話。

不過，他認爲馬寡婦對桑懷青這一手，委實辣得厲害，一個生龍活虎的人，在一夜之間，硬生生地被她整得癱瘓口啞，究竟她用的什麼手法，一時猜它不出。

他細心觀察馬寡婦的神色，只見她滿面春風，興奮無比，眼皮中似乎含着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

他在想，她一定在桑懷青身上得到了滿足，但是，這種滿足太不人道了，孫拐子爲了搭救桑懷青是會傾巢來犯的。

想到這裡，不由地向馬寡婦眨了眨眼，說：

「算了吧！這種事，我不要見識，只怕……」

當局者迷，馬寡婦是個任性而又驕狂的人，蹙眉問道：

「祇怕什麼？」

「祇怕好景難常吧！」

「本來嘛！我也不想作長遠打算的，再者，姓桑的那個人能活得多久，還說不一定呢！」

「假如孫拐子那邊不顧一切，傾巢來犯呢？」

馬寡婦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我要是怕他，我就不這樣做了。」

華星搖了一搖頭，索性坐下來，一本正經的說：

「老板娘，不是我在說洩氣的話，妳露的這一手，太不高明了，妳把那姓桑的放在興安小鎭上，以爲是千妥萬妥，不容易被人知道，其實，這是一種掩耳盜鈴的事，諒山有一條岔道可以直達興安，假如被孫拐子發覺，他是會先把人刼走，再來找妳算賬的。」

馬寡婦聽得楞了楞，說：

「依你之見呢？」

華星比了一個手勢，道：

「只有這樣做，可以免除後患！」

「你是叫我把他殺掉？」

「一個活死人，殺了有什麼可惜！」

馬寡婦沉吟了一下，雙眉緊皺，燃着一隻煙，猛吸了兩口，她在權衡利害，同時，她不想對桑懷青下此毒手。

她確實在他身上得到了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滿足，她不但不想殺他，反而對他生了一種同情與惋惜的心理，她在凝思，忽然間，她竟然後悔不該這樣做，而想挽救他的性命。

「巫婆子不是對我說過的嗎？服了她的藥丸，在七天以內，還是有解藥可以解救的。」她暗自思忖：「即如我不要他，也得恢復他的智能，把他放走，因爲他太好了，太無辜了。」

於是，她變更計劃，作了一個使華星意想不到的決定。

「華星，你既然覺得把那個姓桑的放在興安不妥，那就把他移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

方去好啦！」

華星知道她的皮氣，看了她一下臉色，說：

「同登的範圍就這麼大，我想不出有更好的地方。」

「用我的汽車，把他送到龍州去。」

「龍州？那不是中國的地方嗎？」

「你別担心這些。」馬寡婦嚴肅的說：「事不宜遲，今天晚上趕到龍州，把人交給站上，要他們特別小心戒護。」

華星莫名其妙的看了她一眼，說：

「把他送得這樣遠，老板娘以後要看他，不是太麻煩了麼？」

「啊！」她不便說什麼，只有含糊地說：「你不是認爲興安那邊不妥當嗎？所以我把他送得遠一點，這是一時權宜之計，以後我還得變更辦法的！」

「是！」華星無可奈何的發出一聲苦笑，轉身就走，馬寡婦叫住他說：

「華星，你去龍州幾時回來？」

華星算了一下時間，說：

「最快也得明天下午。」

「啊！」馬寡婦眼珠一轉，「你回來的時候，我已經離開同登了。」

「老板娘，妳打算到河內去？」華星瞪着大眼問。

「嗯！我去兩三天就回來！」

「諒山那道關妳闖得過去？」

「我想不會有什麼困難吧！」馬寡婦遲疑了一陣：「明天一早我就動身，消息不可洩露，知道嗎？」

馬寡婦本來是個神出鬼沒的人，她的行動捉摸不定，華星想不到她說走就走，仍舊不以爲然的說：

「以前的事還沒有同孫拐子了結，現在又添了姓桑的這筆事，假如他們來個出其不意，把妳刼持了，豈不是自討苦吃嗎？」

這兩天馬寡婦充分感到疲乏了，一連幾夜都沒有睡眠，她盡情的與桑懷青享樂，而忘去疲倦，現在要去河內，也是爲了享樂，她想此去河內，找到巫婆子，拿到解藥把桑懷青救活了，這是她此刻唯一的願望，華星的話，她根本就聽不進去。

「我沒有考慮這些，華星，假如我這趟經過諒山，被孫拐子刼持，甚至，被他們亂槍打死，也是命該如此，反正，河內之行，是無法打消了的。」

華星知道她是個一意孤行的人，搖了一搖頭，轉身離開了綠園酒店。

當晚，暴雨如注，風也在怒吼，馬寡婦悠閑地地刁着一隻煙在酒店裡面打了一個轉，身影一閃，走出了大門。

「你是畢克先生派來的車子？」她站在一輛黑色轎車旁，對安南司機說。

「我是奉命來聽候差遣的！」那安南司機很禮貌的說。

「很好！」馬寡婦一頭鑽進車內，「你把雨帽雨衣脫下來。」

那安南司機毫不猶豫，將雨衣雨帽脫下。

「你坐到後面車廂裡去！」馬寡婦命令他。

「老板娘是要自己開車子？」

「嗯！我很喜歡在雨中開車子，蠻有味道的！」

她看着安南司機鑽進後面車廂，微微一笑，隨即穿上雨衣，並將一頂銅盒式的雨帽壓在頭上，脚踩油門，車子已經開動了。

馬寡婦開車的技術異常爛熟，車子在雨中疾進，似入無人之境。

「老板娘，雨太大了，不要開得太快啦！」那安南司機向她提出警告。

「不要緊，這條路我走慣了的。」馬寡婦毫不在意地說。

轉過幾條山路，大約有半小時的光景，已看到諒山街道上的燈光。

雨疾路滑，馬寡婦兩手緊握着車盤，回頭對安南司機說：

「我急需離開這地方，假如有人盤查，你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就是了。」

話未說完，前面閃出幾條人影，由兩側攔了過來。

「喂！是同登來的車子嗎？停住，我們要到車上看看。」迎上來的人在揮動手勢，車子已被他攔住。

馬寡婦冷眼四顧，在街面兩端，也有很多人影在蠕動着，向車子兜了過來。

馬寡婦沒有說話，心中暗暗佩服孫拐子的智謀，在這樣大雨中，居然還有人在檢查車輛。

她心中似乎有點着慌，但她極力鎮靜着。

「你們是什麼人？要檢查我的車輛！」那安南司機高聲說話。

「嘿！嘿！我們是這邊地面上的！」那迎上來的人說。

「地面上的人是誰？」

「不敢！是孫拐子。」

「你可知道這車子是誰的？」

「大不了是馬寡婦的吧，我們也要盤查盤查。」他們倚仗人多勢衆。

「瞎了眼的狗雜種，這是總督府畢克先生的車子，你們都不認識我麼？」那安南司機在大模大樣的申斥着。

就在這時，手電筒亮了，上來的人，有的在照車前的牌照，也有一道亮光向馬寡婦臉上照來。

說也奇怪，馬寡婦好像用遮眼法把那般人罩着，瘦小的臉上，蓋着一頂銅盆帽子，黃黃的臉色，唇上竟多了一撮短鬚，雨衣領子豎在後腦上，完全是個不懂得說中國話的安南人。

那迎上來的人在看見車前的牌照後，連忙一揮手，說：

「對不起，請開車！」

他們的身子剛剛讓開，油門踩動，車子已衝了出去。

「這是怎麽回事？」那安南司機驚奇地問。

馬寡婦用手在臉上一抹，假鬚隨手掉下，不禁啞然一笑，說：

「今天車上不是有總督府照會，麻煩可就大啦！」

「哦！有這樣厲害？」

「你還不知道麽？」馬寡婦淡淡一笑，說：「孫拐子是諒山的一個惡霸，什麽事都幹得出來的！」

「他同妳過不去？」

「可不是麽？要不，我也不會借用畢克先生的車子啦！」

那安南司機聽得跳起來，說：

「我回去報告畢克先生，叫他派一隊人來把他們剿了。」

「沒有那樣容易吧，他們平常都是化整爲零的，而且俱是老百姓的身份，不是一剿可以解決的。」

她說着，把車子停下，呼了一口氣，摘下頭上的銅盆帽子，嬌媚的一笑，理了理亂

髮，說：

「可把我累够了，還是請你過來開吧！」

車到河內，天已大亮，馬寡婦從袋子裡掏出一疊越幣，塞在安南司機手中，笑道：

「你代我謝謝畢克先生，等我事情辦好了，我會打電話約他的！」

「是！老板娘。」

她剛想跨出車門，忽然想了一下，對安南司機說：

「方才諒山檢查車子那回事，你還是不要對畢克先生說，因爲我知道他是個性子急的人，如果眞的派兵去剿孫拐子，反而會適得其反的！」

那安南司機茫然的向她點點頭，開車而去。

她望着車子走遠了，站在街心中，霎了一霎眼眉，另外僱了一輛街車，開到藍雲街中南運輸公司門口停下。

這時，天色尚早，公司大門緊閉，她揿着電鈴，半響，始見一個青年男子出來開門。

「妳找誰？」那靑年睡眼惺忪滿臉不愉快的神氣。

「我找你們胡總經理！」

那青年看了看手錶，不屑地說：

「現在還不是看人的時候。」

「啊！看人還要檢時候？……」馬寡婦是倔强慣了的人，倏地一揚眉，說：「假如我現在一定要看他呢？」

那青年上下打量了她一眼，道：

「那就請妳在門口候着，他見不見妳還講不定呢！」

這家中南運輸公司的總經理胡仁發，原是她丈夫拜把的弟兄，當年也是在黑社會裡跑腿的角色，近兩年來風雲際會，發了大財，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

馬寡婦來看他，第一件事，是想借重中南公司轉運自己的私貨，同時，也想請他幫忙，合力打擊孫拐子，打通諒山這條線，擴充自己的地盤。

那青年當然不知道她同胡仁發的關係，是以叫她貯立在門外等候。

馬寡婦是個善攻心計的人，見多識廣，一看那青年頤指氣使的，知道多說也是無益，於是，施出她的看家本領，向那青年飛了一個媚眼，嗲聲嗲氣地說：

「喲！你當眞要我站在大門外邊嗎？你要知道我們女人家站着是不習慣的呀！」

「唔！祇好委曲你一點吧！」那青年無動於中。

「能不能請我進去坐一會呢，人家一夜還沒有睡呢！」

那青年在想：「妳們女人專會說鬼話，一夜不睡覺，決定不是個好東西！」

意念至此，加重語氣，說：

「我不能通融，假如妳不願站立，悉聽尊便！」

馬寡婦輕俏地一笑，說：

「那你是叫我站定了？」

「不但站定了，可能還要站一天呢！」

「哦！那是爲什麼？」馬寡婦好奇地問。

「因爲我們胡總經理事情繁忙，把妳忘記了，不是要站一天麼？」

「那該怎麼辦？」馬寡婦在思考：「這一大早，的確不是會人的時候，她想去爵士飯店，又覺不妥，天剛曚亮，可能還沒有開門，她立在門外猶疑了一陣，陡然怒氣頓生，對那青年說：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近人情？中南公司又不是總督，讓我進去坐坐，有什麼關係？」

那青年眨了眨眼，道：

「我倒替妳想了個辦法……」

「有什麼好辦法？」

「請回去，改天再來！」

這一下，可把馬寡婦的火說上來了，伸出玉掌，冷不妨在那青年肩上推去，身子一横，擠進中南公司的大門。

那青年看她大搖大擺的走進去，忍着氣，無可奈何地說：

「妳等着吧，我去報告總經理！」

「你們總經理又不會吃人！」馬寡婦心裏在苦笑。

此時胡仁發已經下樓，一看是馬寡婦，兩條腿早已打了住，頓了一下，哈哈笑道：

「啊！是大嫂，妳怎麼來的呀！」

馬寡婦瞟了胡仁發一眼，撅了一撅嘴，說：

「老胡，你們公司裏人好利害呀！硬是不準我來看你呢！」

「不會的，不會的！大嫂，請樓上坐。」胡仁發打着哈哈說。

「人家一早來找你，就觸了霉頭，眞氣人！」馬寡婦在發牢騷。

「你們這般人怎麼搞的，貴客臨門，都不曉得招待！」胡仁發打着官腔，把馬寡婦請上樓去。

胡仁發這個人是有一手的，陰險狠毒，較馬寡婦猶過之而無不及，他明知道馬寡婦這個人不好惹，所以絲毫沒有形之於色。

其實，他對馬寡婦的作風，早已看不順眼，她同孫拐子的事，以及胡人勇的過節，他摸得透熟，他在不動聲色之下，把她請了上樓。

「大嫂，看妳的臉色，像是一夜沒有睡吧？吃杯咖啡，提提神可好？」

馬寡婦最怕人家說她臉色不好，隨即在皮包裏取出鏡子照了一照，淡淡的笑道：

「還要說呢，都被人家欺負够了，臉色自然不會好看啦！」

「我是說妳臉上有點發青，眼圈子也黑了，想是一夜沒睡吧！」

「我是剛從同登來的！」她又忙着抹胭粉。

「昨晚不是下了一夜大雨麼?」

馬寡婦把鏡子往皮包裏一塞，幽幽嘆息一聲，說：

「不是下雨，我還出不來呢!」

「哦!」胡仁發臉現驚訝之色：「誰敢阻妳大嫂的去路?」

「你在明知故問?」

「我不知道呀!是誰和妳過不去?」

「你當眞不知道?」馬寡婦把頭偏過去，輕輕一笑。

「誰不知道妳大嫂的名頭，有人敢在你老虎頭上拔毛，我才不信呢!」

「假如有人要取我的性命，你是袖手旁觀呢?還是拔刀相助呢?」

「妳在說誰?」

「諒山的孫拐子!」

胡仁發聽得哈哈大笑起來，擠了一擠眉，說：

「孫拐子是個什麼東西，大嫂，妳會怕他?……」

馬寡婦又嘆了一口氣，說：

「我把他的人幹掉了好幾個，他請出一個狠人來找我算賬啦!」

「誰?」

「胡人勇!」

胡仁發迷眼一笑，說：

「一滴水，滴在油瓶裏，那不是正好嗎?」

馬寡婦粉面一紅，嬌聲斥道：

「人家是說正經的，你又在胡扯啦!」

「啊!胡人勇他會找妳的麻煩?」

「現在諒山那道關道通不過，我的貨全部壓在這邊不能動，長此下去，我不是被他呃死了嗎?」

「嗯!這倒是個心腹之患呢!」胡仁發的眼珠子在轉動着。

「老胡!你能幫我一個忙麼?」

「妳要我代妳運一點貨進去?」

馬寡婦展顏一笑，說：

「貨是要請你代我運的，孫拐子的問題，也得請你代我解決！」

胡仁發是個狡詐無比的人，他一見馬寡婦把孫拐子的事套在自己頭上，頭皮已在發炸，正在猶豫之間，忽然靈機一動，用移花接木的手腕，輕而易舉地把馬寡婦推在另外一個人身上去了。

第七章　借刀殺人

胡仁發用手一連搔了幾下頭皮，說：

「孫拐子那邊，我倒不放在心上，祇是胡人勇夾在裡面，問題就不簡單了，因為如同胡人勇叙起來還是同宗，再說，我們這家中南公司所接的貨，大半是他的來路，假我我幫了妳的忙，除非……」

「除非你不做他的生意，是麼？」

「一點不錯，可是，我不做他的生意，中南公司就非垮台不可了。」

馬寡婦臉色一沉，說：

「是我摸錯了門子，不該來找你的！」

胡仁發滿臉為難的神氣，想了一下，說：

「妳的困難，就是我的困難，大嫂，我不能睜着眼睛看妳跳井，目前倒是有個變理想的人物，而且，妳同他合作，又非常合適，祇是這個人疑心太重，我出面找他，反會增加困難的……」

「這個人我認不認識？」

「妳恐怕不會認識他吧！」

馬寡婦陰沉沉的一笑，說：

「老胡，你是在存心耍我，哼！沒有你姓胡的我就辦不了事嗎？」

「妳別性急，我會代妳把這條路子打通了的。」胡仁發抹了抹下巴，說：「他同胡人勇是死對頭，即是妳不找他，終久，他也會同胡人勇有一場火拚的！」

「說了半天，這個人倒底是誰？」

「他叫唐一虎，是個出道不久的朋友，但却另有一股狠勁！」

馬寡婦淡淡的笑道：

「年青小伙子，怕辦不了大事吧！」

「他年紀雖青，手條子可辣得驚人，今年春天，爲了同人家爭一筆貨，一斧頭劈掉了兩個，不含糊吧！」

「嗯！是個狠角……」

胡仁發瞟了馬寡婦一眼，說：

「假如妳同他見面，可要小心一點……」

「小心什麼，難道我會怕他？」

「他是個出名的色鬼，見了女人如同餓狗見了肉骨頭，他會亂來的！」

馬寡婦心頭陡的一震，說：

「祇要我坐得正，立得端，他就不敢亂來了。」

「唔！我怕妳會吃他虧的！」

馬寡婦指了他一下鼻尖，嗔聲道：

「你是說正經的，還是在同我尋開心？」

「大嫂，我是看妳長得太漂亮了，替妳担心呢！」

「少說廢話，我在河內祇能躭擱三天，明天如果不能看到唐一虎，我就要回同登去了。」

「爲什麼不在河內多玩幾天？」

「那邊有要緊的事，等着我去辦呢！」

「好！那妳今天就住在爵士飯店，等我同唐一虎聯絡好了，會派人通知妳的！」

「一言爲定，晚上八點後，我在爵士飯店專等你的消息！」

胡仁發把馬寡婦送走，轉身上樓，搖了一個電話同對方說：

「是小唐嗎？你想的人已經來啦！」

「我想的誰？……」那邊是唐一虎的聲音。

「你在裝傻？除了馬寡婦還有誰？」

「她眞的來了嗎？」

「天沒亮就到了，這趟我看見她比以前更風騷啦！」

「她現在那裡？我能去看她嗎？」

「急什麼？見了面會告訴你的！」

「那我馬上就到！」

唐一虎掛斷電話，馬不停蹄跑到中南公司，一見胡仁發抱拳笑道：

「承情！承情，老兄幫忙不小！」

胡仁發湊在他耳邊說了幾句，然後打着哈哈說：

「小唐，我把線同你拉上了，你要好自爲之呀！」

唐小虎迫不及待地問：

「她現在人在那裡？」

「爵士飯店！」

「等會怎樣與她聯絡？」

「我會叫她來看你的！」

「叫她來看我？」唐一虎聽得頭昏昏地，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胡大哥，你不要同我開玩笑了，那有個女人移樽就教來看男人的？」

胡仁發歛聲一笑，說：

「這個女人與衆不同，你要是去看她，那就不值錢了。」

「唔！你說得有理，那我回去等她！」

「慢着，她的條件你也得完全答應下來。」

「她還有條件？」

「自然囉，要不，她憑什麼去看你，當眞她是生得賤麼？」

「她要錢？」

「她要你幫她去幹掉兩個人！」

唐一虎困惑起來，愕然問道：

「那兩個人是誰？」

「胡人勇和孫拐子！」

唐一虎頓時冷了半截，楞了一下，說：

「這怎麼辦？兩個都是狠人，叫我唐一虎拿着雞蛋去砸石頭，不砸碎了，才有鬼呢！」

「那你是不想與她打交道了？」

「換一個條件，我完全接受！」

胡仁發打了一個哈哈說：

「條件是可以隨便換的嗎？小唐，假如你有困難，乾脆，我替你把這筆買賣回了。」

唐一虎對於馬寡婦醉心已久，眼見到口的饅頭要飛了出去，急中生智，連連點着頭道：

「有馬寡婦這樣的女人倍我，即如是上刀山，滾油鍋，我也是幹的，她提的條件，我不還價就是！」

胡仁發看他口氣變得太快，知道他沒有誠意，特地向他提出警告，說：

「你可知道馬寡婦是個什麼角色？」

「怎麼不知道，不但美得出奇，而且是個能征慣戰，久經沙場的老將呢！」

胡仁發微微一笑，說：

「就知道這些，還有呢？」

「聽說她是個手辣心狠的女人，弄翻了她的毛，她殺人是不眨眼的！」

「你知道就成，小唐，這件事算是敲定了，你能不能把她弄上手，還得看你的造化呢！」

是晚十點鐘，馬寡婦接到胡仁發的電話，祇聽胡仁發在電話裡對她說：

「妳的事情我已聯絡好了，大嫂，妳親自去一趟，可好？」

「是怎樣的？」

「事情辦得非常順利，我把妳的條件同他說了，他滿口答應，詳細情形，妳同他當

面談判吧！」

「你叫他來看我好了！」

「恕我不能遵命，唐一虎那個人就是一個狗熊皮氣，聯絡好的事，妳要是改變方針他會疑心生鬼的！」

「他住在那裡？」

「車站前面，景福街一〇三九號。」

她放下電話，有點猶豫，一個女人在半夜裡去看從來不認識的男人，似乎很不合適。

轉念一想，這有什麼關係？一回生，二回不是就熟了麼？

馬寡婦是個膽大妄爲的人，在她的一生中，明知不合適的事，她做的也太多了，去看一個陌生的男人，在她意識中，并不認爲是件可恥的事。

她這趟到河內來，除了辦正經事之外，當然也想盡情享樂一下，一個人呆在旅館裡，這個滋味太不好受了。

她現在奇怪的是，爲什麼胡仁發不叫那個姓唐的來看她，而要自己去登門求教？難

道這面會有詭謀？

不管如何，她已答應胡仁發去看唐一虎，不能反悔，其實，她又何嘗不願意看看這個性好女色的年青小伙子，在胡仁發給她電話的時候，她的心情早已按捺不住了。

離開爵士飯店，叫了一部街車，不到三分鐘，已到了景福街。

她站在一〇三九號門旁，撳着電鈴，心情更加緊張起來，萬一唐一虎竟然是個紅眉毛，綠眼睛的人物，那該怎麼辦？

她反而把報仇的事擱在一邊，她希望見到唐一虎不是她理想中那樣醜陋的人物。

她的眼睛在放着光，嘴唇在顫動着，等待裡面的人出來開門。

「是誰呀？」一個男人的口音。

「我姓馬，是來看你們唐先生的：」

大門開處，一個標準小白臉站在她的面前。

「啊！我眞高興妳來看我。」唐一虎笑臉相迎。

「你就是唐先生？」馬寡婦臉上有點羞澀。

「請裡面坐吧！胡總經理剛才有電話給我，說妳馬上就會來的！」唐一虎一面讓她

，一面把兩道眼神死命盯在她的臉上。

她走進屋子，四週一看，使她大感驚奇，原來就是一間臥房，除了一張床舖，幾把椅子之外，什麼也沒有。

唐一虎大概已看出她的臉色，忙着解釋道：

「我是過慣這種單調生活的，不要見笑，請坐吧！」

她抬頭向唐一虎微微一笑說：

「我的事胡仁發同你說過嗎？」

「說過，說過，這件事很好辦，孫拐子、胡人勇這兩個傢伙，我早就要找他們算賬啦！」

「你同他們兩個人原有仇隙？」

「胡人勇搶走我的生意，孫拐子霸佔諒山這條線上，專門同我們走私貨的這行朋友爲難，當然是應該早點把他們清除掉的！」

馬寡婦閱人已多，委實看不出唐一虎有什麼狠處，她暗中在想，胡仁發這傢伙眞不是東西，他把這種人介紹給我，除了可以玩玩之外，恐怕連打架都不是內行吧！

「嗯！可能連玩玩都沒有價值？」倏地，她起了厭煩的心理，於是，她不想同這個油頭粉面的人打交道，她想走了。

但是，她還是不想放過最後的機會，蹙了蹙眉，說：

「看你的樣子，能經得起人家一擊？」

「什麼話？一個走江湖成天在刀尖子上滾來滾去的人，不堪一擊，妳不是小看了人麼！」

「啊！聽說你曾經砍過兩個人，在河內很有點小聲名呢！」

唐一虎聽她在讚揚自己，高興得雙眉上挑，翻捲着袖子，大言不慚地說：

「砍死幾個人，算不了一回事，不是我姓唐的說大話，只要我看不順眼的，或是惹上我人，那該是他倒霉，不叫他死，也不能讓他好好活着，哼！我的這柄斧頭是從來不長眼睛的！」

他說着，眼神一瞟牆上掛着的利斧，顯出得意之色。

那把斧頭確實大得出奇，鋒厲的斧鋒也亮得耀眼，如果是砍到人的脖子上，一個腦袋是不太經事的。

「嗯！這柄斧倒是有點份量！」她心裡在想，「胡仁發他不會騙我，可能這小子有兩手，我不能以貌取人！」

意念之間，她把原來要走的念頭打消了，盤根結底地問：

「你在河內幹什麼貴業？」

唐一虎毫不考慮地答道：

「靠殺人吃飯！」

馬寡婦愕然看了他一眼，頓了一頓，說：

「你是個職業兇手？……」

唐一虎縱聲一笑，說：

「妳看我這派斯文的樣子，不太像吧？」

「那很好！」馬寡婦稍稍思索：「這筆生意你要多少錢？行交行，我們來個痛快！」

唐一虎瞅着她俊俏的臉上，又是一陣大笑，說：

「這筆生意麼！是太費手脚了，不是錢的問題可以解決的，所以我不想要錢……」

「你要什麼？」

「妳心裡明白！」

馬寡婦心中暗笑，忖道：「這小子敢情早就不懷好念，嗯！我給他一點難題作作……」

她絲毫不露驚異之色，落落大方地問道：

「你不要錢，敢情是要人囉？」

唐一虎被她說得心癢癢地，嘻嘻一笑，說：

「我的心思是被妳猜着了，假如妳願意的話，我小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馬寡婦聽得格格大笑起來，迷着她那雙勾人靈魂的眼睛，把頭連搖了幾搖，說：

「你拿什麼保證？」

「胡仁發胡大哥他的保證怎樣？」

馬寡婦輕輕一笑，說：

「不够份量！」

唐一虎急得六神無主，用手在脖子上一比劃，說：

「拿我這個担保，怎樣？」

馬寡婦確是個利害的角色，柳眉一揚說：

「我同你無怨無尤，要你這個做啥？」

唐一虎是個胸無成府的人，眼看馬寡婦一身肉感，扣人心弦，恨不得撲了過去。

「妳說，祇要妳提出來的問題，我都可以辦到！」

馬寡婦看他急得團團亂轉，反而輕鬆地一笑，從皮包裡掏出一隻煙，緩緩地吸着，一臉若無其事的樣子。

「妳把問題提出來，好嗎？眞把人急死了。」唐一虎又補充地說了一句。

她吐着口裡的煙霧，低低地說：

「這不是保證的問題，這件事誰也保證不了的！」

唐一虎背着手，在房裡兜了一個圈子，問道：

「妳要我怎樣？」

「這還用問嗎？」她透了一口氣，說：「你今天晚上趕到諒山去，把孫拐子給「幹了」，回頭來再到海防去找胡人勇，我想……」

「妳想什麼？」

「我想這個人還有留着他的價值，先給他一個警告，然後，留給我慢慢地收拾，嗯！你的任務就算是完成了。」

「噢！妳是不見兎子不放鷹的角色？」

「當然囉！這是江湖上的規矩，你我僅有一面之交，單憑保證，能靠得住嗎？」

這的確是個難題，唐一虎想嚐到這塊鮮美的肉，顯然地，已到了觸礁的階段了。

他在房裡來回走個不停，霍地停住脚，眼神斜瞟了掛在牆壁上利斧一眼，橫了橫眉，說：

「假我我不照江湖的規矩辦呢？」

馬寡婦眨了眨眼，說：

「你少在我面前轉糊塗念頭，你那柄斧頭是吓不了人的。」

「我希望妳給我一個機會！」他帶着企求的眼光說。

馬寡婦裝做沒有聽見，却在手包裡拿出一隻嶄新的手槍在玩弄着，從她的神情上看去，帶着威嚇的作用。

她始終沒有把手槍放下，而且，槍口的方向是對着唐一虎，於是，這間房子裡空氣，陡然間，變得緊張了。

「我在河內還有兩天就擱！」她喃喃地說：「你把事情辦妥當了，明天我在爵士飯店歡迎你，我這個人是言出必行，不喜歡空口說白話的！」

「妳當眞這樣不講交情？」唐一虎有點懊喪。

馬寡婦冷然一笑，說：

「你是『職業兇手』，我們的交道到此爲止，再說，此時此地，也不是談交情的時候呢！」

她看了手看錶，站起身子，意欲離去。

唐一虎湊上去，不自然笑道：

「我能跟妳走麼？」

「不能！」她指着手錶說：「十二點鐘我同畢克先生有個約會，他們外國人是喜歡喝酒的，今天晚上可能要陪他喝到天光呢！」

唐一虎對於這個潑辣的女人感到一籌莫展，想了她幾年，仍舊無法同她親近，現在

一聽她要陪外國人喝酒，不禁妒火中燒，暗地一咬牙關，精彩的節目擺出來了。

「妳同外國人的約會是正經事，我不阻攔妳，不過……」

「不過你很不高興，是嗎？」

唐一虎裝做若無事的樣子，說：

「不是，不是，妳答應明天等我，已經很滿足了，不過我到諒山去，生死未卜，萬一有個不幸，爲了妳這樣一個美人犧牲，我也死而無怨了。」

馬寡婦一生殺人無算，就是不能聽人說軟話，她看到唐一虎一臉可憐兮兮地樣子，不禁生出同情之心，說：

「你怎樣說這些喪氣的話，孫拐子縱然是一隻老虎，你有那柄斧頭，能吃他的虧麼？」

「我是怕他人多勢衆，地形不熟，被他的人圈住了，就無生還之理了。」

馬寡婦見他膽怯，嗤地一笑，說：

「你這個人呀！怎末這樣舉棋不定的，今天幸虧是遇見我，換個人，不是要把肚皮笑破了嗎？」

「我就是看見妳，才怕死的，換個人，我死了，也不足惜。」

馬寡婦怔了怔，問道：

「爲什麼？」

「因爲妳長得太美了，因爲我太喜歡妳了，所以我才怕死，假如我真的死了，不是空喜歡一場麼？」

他說得有點牽强，馬寡婦在玩味他說的話，一時之間，無話可答。

其實，她并不需要像唐一虎這樣的人，她認爲唐一虎根本不是她理想的對手，最多，也不過同華星一樣，何必多此一舉。

假如她真的是愛他，可能她就不會硬要他去同孫拐子拚命，可能她會迫不及待的把他帶到爵士飯店去了，她并沒有憐憫他的意思，所以她沒有答復他的問題。

但是，唐一虎也不是由衷之言，他不過用的緩兵之計，他怕她手上的槍，是以他想把她情緒穩定下來。

唐一虎是不會那樣傻的，他真的會同孫拐子去拚命嗎？爲了馬寡婦，他會隻身到虎穴裡去闖嗎？

即如他果真把孫拐子幹掉，誰又能担保馬寡婦是個言而有信的人，假如她變了卦，該怎麼辦？

因此，他對馬寡婦的信心早經動搖，換言之，他此刻是另有打算，準備來一個先下手爲强。

對付一個女人，尤其是馬寡婦這樣狡猾善變的女人，不用一點詭謀是絕對不行的，他希望得到她，希望用另一種方法達到他的目的。

馬寡婦這次可說陰溝妳翻了船，她決未料到唐一虎能玩出什麼花樣，事實上她也對他毫無所懼。

「好了，不要多說啦！」她把手槍放在手包裡，「鼓起勇氣，到諒山走一趟吧！我希望你馬到成功！」

「但願如此！」唐一虎看到她手槍藏起，認爲時機已至，順手在枕頭下面取出一個紅色紙包，動作快速，面色已顯得極不自然。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在西貢買來的法國香水原料，準備帶到內地去賣的，妳來了，我就送給妳

吧！」

馬寡婦見他神色有些倉慌，把身子往後移了移，說：

「香水原料不是蠻貴重的嘛，我沒有這個需用，你留着賺錢吧！」

「這種貨是平常市面上買不到的，我打開來給妳看看，可好？」他把紙包湊在鼻尖上，聞了聞說：「這是安南皇后常用的東西，用在妳身上，那更妙不可言呢。」

「啊！有這樣好的香料？」馬寡婦也被他說得動心。

「不是名貴的東西，我敢送給妳嗎？」他說着，把紙包打開，遞了過去。

一股異樣的味道，直向她的鼻中撲去！

馬寡婦身子向後一仰，大聲叫道：

「姓唐的，你在搞什麼鬼把戲？快點把它拿開！」

她把手掩着鼻子，也想取皮包裡手槍！

「這有什麼關係麼，再聞一下，包妳就舒服了。」唐一虎在她驚愕之時，手下毫不留情，一掀紙包，一包濃烈的粉末直往她臉上撒去。

第八章　陰溝翻船

「你！你這個畜生！」她的手已經不聽使喚，一隻皮包已被她摔在地上去了。

她彷彿像中了魔似的，兩眼發直，身子已支持不住，躺了下去。

「眞他媽的有趣！」唐一虎看了看她蒼白的臉色，道：「妳大概不會動了吧？」

他從容地拾起她的皮包，打開一看，一隻手槍，兩紮越幣，口紅，指膏，還有許多零星物品。

他把手槍往桌上一摜，順手把兩紮鈔票藏起，回頭一看，她的眼皮已經合上，兩頰微紅，小口張着，似乎已昏了過去。

他垂涎欲滴在她臉上亂親一陣，嘻嘻笑道：

「我的小寡婦，怎麼不擺一點威風出來呢？」

她好像是死人一般，聽他擺佈。

「反正妳是喜歡這一套的！」他用手拉她的衣服，露出粉白的雙峯，不禁使他怦然心動。

此刻，馬寡婦已是赤裸裸地，一絲不掛，唐一虎在欣賞她的胴體，用手在她身上撫摩着……

他忙個不停，大有顧此失彼之感。

最後，他終於伏到她的身上去了！

「他媽的！一點味道也沒有！」他翻了一個身，有氣無力地，說：「早知道是這樣死料，我還不費這大的手脚呢！」

他覺得馬寡婦不過如此，後悔不該多此一舉。

但是，皮漏是闖下來了，等一會馬寡婦是會醒過來的！

「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我在這裡等她找我的麻煩麼？」他自言自語地說。

他把馬寡婦的手槍由桌上拿起，獰牙一笑，看着她的胴體，陡起殺念：「我把她打了，不是免除後患了嗎？」

他滿臉殺機，拿槍比着昏然不知的馬寡婦。

「我不能這樣做，假如把她殺了，對胡仁發是無法交代的。」

他又把槍貼身藏起，幌了一幌腦袋，大步走了出去。

唐一虎是個有頭無尾的人，他個人得到了滿足，以爲一走可以了事，其實，他沒有想到躺在床上的這個女人，比猛虎還要厲害，他姦污了她，而且用的又是極不光明，極其卑鄙的手法，居然在臨行時，一念之間，把她留着，這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大約過了有三個小時，馬寡婦藥性消失，她透了一口氣，睜眼一看，把她吓得縮成一團。

「這是怎的一回事？」他似乎已恢復了記憶，她用手遮着光滑的胴體，惱恨交加，趕緊把衣服穿上。

她拿起皮包，發現手槍同越幣都沒有了，她極力想着剛才的情形，她想在唐一虎身上找到一點值得回憶的事。

她失望的坐在床沿上發楞，她雖然希望在男人身上找到刺激，可是，這一次，她竟無所覺，甚至，連一點印象都沒有。

「唐一虎，你這個畜生，把老娘可欺負够了吧？」她在痛恨之下，高聲罵着：「我不殺你，我就不姓馬了。」

同時，她也恨胡仁發，可能唐一虎這樣做，是胡仁發的主謀？

這是她一生最懊惱的事，她決不饒恕唐一虎，胡仁發這兩個人，她要澈底的報復，使他們得到應得的懲罰。

「假如這件事張揚出去，不是太笑話了麼？」她盤算了一下，啞子吃黃連，苦在肚裡，誰叫自己不小心的。

然而，她並不甘願受了這場侮辱，這種羞恥是她有生以來也說不清的，無緣無故被人糟塌了，這不是太晦氣了嗎？

她越想越不是滋味，她想走，看看窗外的天光，仍是昏沌沌的」，天明尚沒有來到。

忽然，她倚在床上淚流滿面，她哭了，這是她出道後和男人打交道第一次失敗，是以她哭得非常傷慟！

她平時并不愛惜自己的聲名，祇要她想到的，她都會任性去做，不知怎地，今天她被唐一虎淩辱了，她會傷心流淚！

或許，她認爲唐一虎是個不見經傳的人，或許，她怕這種事情傳揚出去，在江湖上抬不起頭來。

過了一會，天光大亮，她在這間房子裡無可留戀，理了理鬢髮，站起來，對照鏡子一看，不禁使她心頭大凛，心說：「這是什麼迷人的藥物，怎地這一下子功夫，把我弄成這副摸樣？」

她看到她自己的容顏慘白，雙眼深凹，兩頰也瘦了許多。

她吃了一驚，因爲她是善於與男人周旋的人，尤其是與男人同房，她是另有一套功夫的，即如是最强健的男人，甚至桑懷靑服了她的春藥，在事畢之後，她不但毫無倦意，反而精神百倍，容顏喚發。

「這是怎麼搞的，難道他施了什麼魔術，把我弄成這個樣子？」她想到這裡，忽然感到身子疲乏，兩腿也軟了起來。

她極力囘想剛才的事，她又起了暇想，「假如唐一虎果眞有這樣厲害，我不是早就屈從了他麼？」

她是個心理善變，淫蕩的女人，方才她其所以不願與唐一虎打交道，就是因爲估計他不是個中健將，所以才不屑與他周旋。

這時她反而有些失悔了，甚至，唐一虎此刻突然囘來，她不會仇恨他，可能對他會

另眼看的。

因爲她一生中，還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對手，她這次到河內來要找巫婆子，也就是因爲桑懷靑是個理想人物，早想把桑懷靑救活了，不過是滿足她的慾望。

早知如此，又何必逼着唐一虎去殺掉孫拐子呢？她預料唐一虎這一去是不會囘來的，大有失了交臂的感覺。

她失魂落魄的在胡思亂想，她對唐一虎彷彿是依戀不捨！

這就是馬寡婦特異的個性，一種令人難以推測的性格。

她低頭看了看零亂的床褥，嘆了口氣，於是，她提着皮包，輕飄飄身子，走了出去。

她囘到爵士飯店，並沒有打算去找胡仁發，胡仁發雖然給了她一種無可補償的屈辱，另一方面，她也得到一種從來沒有得到的滿足。

馬寡婦的稟賦確與常人不同，她雖然受到相當的創痛，但她在略略休息之後，已經恢復正常，在她身體組織上，更迫切需要男人了。

她躺在床上，感到格外地空虛，不知不覺地會想到唐一虎的身上，忽然間，她一反

常態，決定要找唐一虎，她認爲世界上祇有唐一虎是個可愛的人，也唯有唐一虎才能够給她的滿足。

「嘿！我不相信他會離開我的，我要去找他！」她喃喃自語。

一部街車，把她送到中南公司，這次，她不要需要通報了，很快的上了二樓，跨近胡仁發的辦公室。

「老胡，你辦的好事呀！」她站在胡仁發對面，帶着責問口氣說：

胡仁發心裡有鬼，這次唐一虎的戲是他導演的，可是，唐一虎并沒有將經過情形向他報告，也沒有來和他照過面。

現在，馬寡婦突然來找他，使他大吃一驚，他愕然看着她，吶吶地說道：

「我不是同妳把事安排好了嗎？那個姓唐的怎樣？他沒有和妳合作？」

「哼！還要說呢，他根本沒有那個胆量！」

「哦………」他本來想說祇少那唐的可以侍候妳一晚的，他遲疑了一下，又把話咽了囘去。

馬寡婦看他滿臉狐疑的神氣，冷冷一笑，說：

「你還在裝傻，昨天晚上的事，你難道不清楚麼？」

「什麼事，我不清楚，大嫂，妳說，是不是那個姓唐的不聽使喚？」

「你當眞不知道？」

「到現在爲止，那個姓唐的還沒有來打過照面呢！」

馬寡婦似乎緩和下來，她希望這回事胡仁發不知道，同時，她當然也不疑心胡仁發在捉弄她了。

「他沒來過很好！」她微微笑着：「早知道這個人是個窩囊東西，我才不去找他幫忙呢！」

「他不敢去找孫拐子？……」

「你還來問我啦？」馬寡婦的臉陡的一沉：「他是個什麼行情，你摸不清楚？」

「我摸得太清楚了，所以才介紹給妳！」

「那麼你說，他是不是個胆小如鼠的角色？」

胡仁發尷尬的一笑，說：

「唐一虎是個倒倒地地的職業兇手，我怎會騙妳！」

「嗯！他是個職業兇手！」她稍稍一頓，忽然放聲一笑，說：「你別再裝傻啦，你們做的什麼圈套？請你把話說明白了，否則，我不會饒過你的！」

胡仁發輪着大眼，問道：

「妳受了他的騙？」

馬寡婦在鼻子裡哼了一聲，說：

「長話短說，你現在把姓唐的交出來，萬事全休，要不，我們這筆賬就算不清了。」

胡仁發知道她是說得出，做得到的人，怔了一怔，道：

「他騙了多少錢？大嫂，妳說個數字，我照數賠償就是！」

「哼！錢和槍也都被他拿走了，還有……」

「還有什麼？」

「我不想說下去，總之，我要找他的人，我迫切的要把他找到……」

胡仁發驚愕地看着她，暗道：「唐一虎這小子手段也太辣了，大約這回她吃了很大的虧，如今統統把事情套在我的頭上，叫我怎麼辦？」

想到這裡，眉頭一皺，說道：

「他大概跑不遠的，我派人去找他，叫他把原物歸還，妳看可好？」

「我要他的人！」她的語氣非常堅定。

「只要把槍和錢找回來，就放他一馬吧！」

馬寡婦兩眉一豎，眼睛裡放出亮光，說：

「你在代他說情？」

「我是息事寧人，再說，唐一虎是個小人，同他鬧起來，不是勝之不武麼？」

「你倒說得輕鬆？」馬寡婦冷冷一笑：「人是向你要定了，你胆敢說個不字，老胡，咱們走着瞧吧！」

胡仁發聽得打了個哆嗦，楞了一楞，說：

「假如我一時找不到呢？」

馬寡婦忽然狂笑起來，笑得極不自然，而且是出乎常情，她這樣狂笑，唯有胡仁發明白她另有陰謀，如果不答應她，可能這個手辣心恨的女人，會施展她的煞着出來的。

可是，唐一虎這個人行踪飄忽不定，一時之間，確實不易把他找到。

胡仁發進退兩難，想了一陣，說：

「假如把他找到，妳準備把他怎樣？」

「我……」馬寡婦打了一個頓，說：「這是我同他的事，不用你管。」

胡仁發猜不透她心中的奧妙，又進一步問道：

「妳認爲他正還有利用的價值？」

胡仁發是個含蓄不露的人，他問的話，自然是含有極深的用意，同時，他也想知道馬寡婦究竟是吃了唐一虎什麼樣子的虧。

「這要看我同他見面以後的情形，可能我會放過他，也可能把他幹掉的！」

「好吧！我在二十小時以內，把人交給妳！」

馬寡婦微笑點頭，怒意全消，帶着興奮的表情，說：

「老胡，說話可要算數，假如你在二十四小時以內不把人找到，我姓馬的這筆賬是要算在你的頭上的。「

胡仁發看着她那副陰睛不定善於變化的臉色，暗中一咬牙，說：

「一言爲定，我不叫妳失望就是！」

馬寡婦走後，胡仁發抹了抹唇上的短鬚」，「陰沉地一笑，他把那天被她打了的小王找上樓，附在他的耳邊，輕輕說了幾句，祇見小王困惑地看着胡仁發，搖了搖頭，說：

「這件事恐怕不容易辦到吧！唐一虎是個狡猾無比的人，現在他迫着你，已見是早有防範了。」

「你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

「狗離不開骨頭，我猜他一定是在風化區景天街，那邊是他經常打窩的地方。」

「你不想報一掌之仇？」

「在風化區打了人是會鬧出皮漏來的。」

胡仁發思考了一下，說：

「你用法子把他圈到柳子灣去，我再另外派人對付他，柳子灣雖然是個風景區，平時遊玩的人不多，那邊下手比較容易點。」

小王又困惑不解，望着胡仁發道：

「把唐一虎掉幹，不但沒有報我一掌之仇，不是反而代那個馬寡婦出了一口氣嗎？」

胡仁發微微一笑，說：

「這裡面的道理，你此時是不明白的，小王，你照我的計劃去做，愈快愈好！」

「總經理，你當眞想把唐一虎幹掉？」

「我希望你在今天晚上九點鐘，完成這項任務。」胡仁發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說：

「記住，你見着唐一虎，不必提到馬寡婦來這裡的事，他就不會疑心到你的行動了。」

小王見他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正待起步，胡仁發從櫃子裡取出五百越幣，交給小王，說：

「唐一虎是個見錢就着迷的人，你今天好好請他一下，他看在錢的份上，也會跟着你走的！」

小王不再多說，拿着五百元，找唐一虎去了。

唐一虎這小子也是活該倒霉，頭一晚他在馬寡婦身下拾了便宜，意有未足，腰包裡裝着從馬寡婦皮包中取到的鈔票，果眞到景天街五十二號一個安南窰子裡找姑娘去了。

這間窰子是景天街最大的一家，裡邊姑娘有二十幾個，其中有一個叫安娜的妓女，長得最爲出色，也是這間窰子裡最紅的姑娘。

她今天穿着一身白綢子的安南裝，頸中掛着一副珍珠項練，細腰圓臂，顯得格外動人。

唐一虎早就在她身上轉過念頭，安娜是接慣闊客的，平常唐一虎想沾她，安娜就是沒有把他看在眼裡。

唐一虎一跨進門，看見安娜坐在在一張紅傘燈下，照得她那張蘋果臉上，白裡泛紅，早已按捺不住，輕飄飄走了過去。

「安娜，今天沒有客嗎？陪陪我可好？」

安娜瞟了他一眼，不屑地說：

「這裡的姑娘不是彎多麼，另外找一個，對不起，我不接客！」

「妳是嫌我沒有錢？」

「有錢我也不接客！」

「爲什麼？」

「要碰我的高興！」

「喲！安娜，妳不要跟我來這手，好嗎？」唐一虎早把鈔票準備好了，一疊越幣往安娜手上塞去，「人家有錢，我也不含糊呀，妳先把錢收着，陪我跳隻舞，等會我帶妳到法國飯店去！」

他以爲錢能通神，拿出的鈔票實不在少數，安娜是不可能絕拒他的。

那知安娜近來已經是個紅得發紫的姑娘，有好多人在捧她，她的地位已被那般豪客捧得上了天，唐一虎的幾張鈔票，自然無法把她打動。

鈔票接觸到她的手上，好像蝴蝶一般飛了出去，落在地上。

這一來唐一虎可急了，寒着臉，結結的說：

「妳這是什麼意思？是嫌我的錢少？」

安娜沉着臉，有恃無恐地說：

「誰知道你這幾張鈔票是什麼來路，想在我身上打主意，不是瞎了眼嗎？」

唐一虎被她駡得臉紅紅地，下不了臺，袖子一翻，大聲叱道：

「媽的臭婊子，不識抬擧，老子今天就把妳玩定了，妳敢把老子推出去！」

安娜也不示弱，冷冷笑道：

「姓唐的，識相點，這裡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假如你再不走，可能要吃苦頭的！」

「老子有錢玩姑娘，誰敢給我的苦頭呢？」

安娜一看他喋喋不休，怕他纏擾不清，站起身子，柳腰一擺，準備向後房走去。

唐一虎是個打流混世的角色，成天在窰子裡打滾的人，化錢受辱，火冒八丈高，跟過去，掄拳向安娜後背就打。

「不準動手。」一個保鏢的大漢竄出來，橫手一隔，說：「小唐，你怎麼玩囘頭啦？人家姑娘不接客，換一個，不結了嘛？」

「老二，你不知道，她太欺負人！」唐一虎停住手，咆哮着說。

「算了吧！小唐，同姑娘賭狠有什麼體面？」那保鏢的老二說。

唐一虎輪大了眼睛，說：

「鈔票被她摔了，我這口氣咽不下去！」

那保鏢老二指着鼻子，說：

「看我老二的面子，不要同她計較，怎樣？」

「他媽的，我姓唐的還沒有在女人身上栽過跟斗呢。」

那保鑣老二拍着他的肩頭，笑道：

「好男不和女鬥，小唐，你要玩女人，這裡有的是，我把小翠介紹給你，包管滿意。」

唐一虎被安娜掃了一鼻子灰，一團高興，頓時雲消煙散，橫了老二一眼，說：

「你不要拿我小唐看蹩了，安南最有名氣的女人，我都玩過，安挪，他媽的，是個什麼東西！」

那保鏢老二也知道他受了委屈，一聽他話鋒轉變，故意湊趣地說：

「小唐，你說給我聽聽，你玩了那個最有名氣的女人？」

唐一虎雙眉一揚，得意非常地說：

「你不是在明知故問，安南的名女人，還有誰？」

「是交際花陳秀子？」

「她算個老幾！」

「海防的紅舞女王小妹？」

「王小妹？更談不上了。」

保鏢老二故意鬥着他說：「難道你還跟馬寡婦有一腿？」

提起馬寡婦，唐一虎眉飛色舞，淡淡一笑，說：

「除了她，還有誰担得起是安南有名氣的女人！」

「你同他玩過？」

「嗯！不多，睡了一個晚上。」

保鏢老二驚異地看着他，哈哈大笑，說：

「不要扯蛋啦，小唐，你如果能碰到馬寡婦一根毛，我老二就鑽到地底下去，吹大牛也要看人吹呀！」

「你當眞不信？」

「我怕你吹滑了邊，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唐一虎原是個膚淺的人，順手在腰間把馬寡婦那柄手槍掏出，指着槍柄上刻着「馬英」兩個小字說：

「我沒有同她睡過，她能把這隻隨身携帶的槍送給我嗎？」

（請看第三集）

社會奇情小說

俏寡婦

東方客著

第三集

立志出版社印行

目錄

俏寡婦

第三集　東方客著

第九章　死亡約會

保鏢老二看見馬寡婦的這隻嶄新手槍，驚得把舌頭伸了出來，一翹大姆指，說：

「小唐，你眞有一手，馬寡婦被你玩到了，這眞是一件新鮮的事，你說說，她是怎樣看中你的！」

唐一虎見保鏢老二滿面羨慕的樣子，左眉一斜，神氣活現的，說：

「怎麽樣，就憑我這副長相，還不够條件嗎？」

「我是問你怎樣同她搭上線的？」

唐一虎索性往沙發上一坐，右腿架在左腿上，燃着一枝煙，緩緩的吸着，神秘地一笑，說：

「這是我同她的秘密，老二，恕我不能奉告。」

他越是神秘，保鏢老二越發感到驚奇，馬寡婦在黑社會圈子裡是個傳奇性的人物，

一般人都想攀龍附鳳，現在居然被唐一虎獨佔鰲頭，同他有了肌膚之親，這確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唐一虎在保鏢老二眼目中，不過是一個下三流的職業兇手，照常理來推測，這種人是「馬尾串豆腐」，提不起來的角色，不想冷鍋裡爆出熱栗子來，這當然使他大大的吃了一驚。

保鏢老二看到唐一虎在賣關子，不肯說出與馬寡婦勾搭經過，半信半疑地在看着他，心中暗道：

「這小子可能在吹大氣，他在得不到安娜姑娘，就拿馬寡婦來吓唬人，任他說得天花亂墜，安娜姑娘也不會陪他過夜的。」

繼又一想，馬寡婦的隨身手槍，不是假的，他的神通再大，能在馬寡婦手上把槍偷到嗎？

就憑這隻槍也不能不信他同馬寡婦有過一手，嗯！待我來再試他一試。

「喂！我說小唐，你既然同馬寡婦搭上了，你該有吃有喝，玩不够啦，怎地跑到這裡來窮泡，又要找安娜，我看你的話有點靠不大住吧？」

唐一虎大眼一輪，淡淡一笑，說：

「有什麼稀奇，一個馬寡婦就要你這般大驚小怪地，睡了就是睡了，犯得着在你老二面前擺削頭嗎？」

「你同她睡了一晚，她就賞你一隻槍？」

唐一虎一抖腰包，抓出兩疊鈔票，說：

「這會是假的？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不看在鈔票上面，叫我同她玩，那得碰我的高興呢！」

他愈說愈有點離譜，可是，保鏢老二到此時不得不信以爲眞，看他掏出的那兩疊票子上，少說點，也有個三二千的，憑他小唐的身份，委實不可能有這多麼的錢，放在身上。

「哦！怪不得你到這邊來充闊戶，要找安娜陪你呢！」

唐一虎看他已被說動，笑了一笑，說：

「老二，幫個忙，叫安娜陪我睡一晚，保險有甜頭給你吃，怎樣？」

「你是說在馬寡婦面前保舉我？」

「嗯！有這個可能！」

保鏢老二被他說得昏淘淘地，做了一個鬼臉，說：

「那妞兒可不好說話，再說，她現在身上的肥戶動把抓，等兩天，我代你運動運動，你聽我的信好啦？」

唐一虎把身子向前一湊，輕輕的問：

「可有把握？」

保鏢老二做了一個手勢，說：

「祇要我肯費點神，大概有個九成九可以辦到的。」

「明晚怎樣？」

「唔！這要碰你的造化。」

他說完，勾着身子在地下檢鈔票，哈哈地笑道：

「你這點運動費總是要化的吧？」

唐一虎忍痛說道：

「好！地上的錢算償給你，老二，事情要是辦不成呢？」

保鏢老二拍着胸膛，說：

「包在我的身上，不讓你落空就是！」

唐一虎見大事已定，拱了拱手，說：

「事成之後，我兄弟不是半吊子，開給你的支票，保險兌現，我必定在馬寡婦面前重重地代你吹噓一番。」

保鏢老二頭腦簡單，而且錢已到手，喜歪了嘴，湊到唐一虎耳邊說：

「今天叫個姑娘湊乎一夜，有興趣麼？」

唐一虎得意地把腿連搖了幾搖，正要說話，忽見從大門外走進來一個人，打着哈哈說：

「小唐，你這兩天怎地沒有露面，我找得你好苦呀！」

進來的人正是小王，他的兩隻眼珠子直在唐一虎的臉上打轉，表現出一副期望的神情。

他同唐一虎本來是混得很熟的朋友，平常唐一虎到中南公司見不到胡仁發的面，卽和小王一搭一擋，他們兩人是吃喝嫖賭的朋友。

唐一虎看見了小王，先是小怔，他怕是馬寡婦的事已被揭穿了，胡仁發派小王來找他的。

「小王，你找我，還是胡總經理找我？」

小王大眼一瞪，說：

「我有兩天沒有到公司裡去上班啦，你看我的臉被那個野女人撞的這樣子，還沒有消腫呢！」

唐一虎心中稍定，使了個眼神，說：

「這些廢話不要多說啦，你來找我幹啥？」

小王嘻皮笑臉地說：

「自然有苗頭才來找你囉！走！我們到挪路公園去！」

「又是找我去打架？」

小王擠了擠眼睛，說：

「那邊有個約會，你去了就會知道的！」

唐一虎仍然有點猶疑，伸手按住他的肩頭，說：

「在這裡玩一會，老二正要去找姑娘來呢！」

「你去不去？」小王鄭重其事地說：「機會不可錯過呀，小唐，我好容易找到人家約定好的！」

「是女的？」唐一虎有點意動。

「不是女的，我會來找你。」

「幾個？」

小王伸出兩個指頭，說：

「兩個漂亮的妞兒，是銀星百貨店的店員，怎麼着，不比這裡強麼？」

唐一虎精神一振，陡的站起身子對保鏢老二說：

「明晚的事，不要黃牛，今天我不想打攪你啦！」

話剛說完，他同小王走出了大門。

「小王，不要扯蛋，如果不是那回事，我可要把你脖子扭斷了的。」唐一虎邊走邊把手放在小王的脖子上。

小王一本正經的說：

「誰同你說過假話，人家好心好意來約你，煮熟了飯，讓你吃現成的，怎麼着，不够味道麼？」

唐一虎一樂，問道：

「有沒有那個姓阮的小妞？」

「還用問，當然有囉！」

唐一虎把手從小王脖子上撤囘，隨着一拍小王的後背，說：

「小王，眞有你的，你把我的心事可猜透了，我就是想那個阮姑娘想不到手，等會到挪路公園，你得捧捧我，不要掀我的底牌才對！」

小王故意踟躕一下，說：

「要我怎樣捧場？」

唐一虎搔着頭皮，道：

「我怕你把頭銜報出來，那就難聽了。」

「你要我說你是幹什麼的？」

「你總不能說我是個職業兇手吧？」

「我說你是我們中南公司的業務主任，你看可好？」

「對！這正合我的身份，同那些姑娘們打交道，總得吹兩下子。」唐一虎頓了頓，突然得意忘形，嘴角向上一牽，說：

「其實這個頭銜我也不太稀罕，假如……」

「假如什麼？你還想當我們的總經理？」

「假如昨天晚上同我睡覺的那個女人提我一把，我不當你們的總經理才怪呢！」

「你又在胡吹啦，誰同你睡過覺，我怕你還在說夢話吧！」

唐一虎想在小王面前賣弄一手，打了一個哈哈，說：

「信不信由你，反正有那麼一囘事，我怕說出來，你會吓昏了頭。」

「小洞裡爬不出大蟹來，我就不信你會找到一個像樣子的女人。」

「你當眞不信？」

「難道你會跟馬寡婦有一腿？」

「騎了她一個晚上，算不算有一腿？」

小王跳起來，道：

「她怎麼會看上你的？」

唐一虎雙毛一揚，放言無忌地說：

「女人那個玩意，有啥稀奇，我玩了她一次，還覺得乏味呢！」

「所以你要找姓阮的小妞？」

「自然囉！清水貨是另有一番滋味的！」唐一虎老馬識馬，飛揚浮躁，「我一生玩的女人少說點也有千人以上，當個把師長是沒有問題的，肥的，瘦的，功夫好的，甚至像馬寡婦那樣虛有其名的女人，見過的太多了，都沒有姓阮的那副玉潔冰清，長得可愛的樣子，小王，你說得一點不錯，我祇要見了她，就感到魂不附體，連多看她一眼，也蠻覺得過癮的呢！」

「那我今天的馬屁算是拍上了，小唐，等會你見了她不要一副猴急相，動手動脚的，惹她討厭，以後的事情就難辦了。」

「這還用你招呼，我玩女人是另有一功的。」唐一虎放低了嗓門說：「其實，她對我早有印象了，要不，她會在挪路公園等我！」

小王聽他在賣膏藥，暗自好笑，索性捧他一下，說：

「小唐，你這個人眞了不起，不但走了桃花運，而且又遇到貴人，說實在的，阮姑娘不是聽說有你去椰路公園，她一輩子也不會同我作約會的！」

唐一虎經他一捧，渾身骨頭都酥了，哈哈笑道：

「小王，談到玩女人，你還早着呢，改天等我閒着無事，我會好好地把這手功夫傳給你的。」

「玩女人還有秘訣？」

唐一虎聳了聳肩，說：

「天下事什麼都好辦，唯獨對女人最難捉摸，這其中的道理，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卽拿馬寡婦來說，不是我姓唐的有一套，她肯服服貼貼的，讓我騎到她身上嗎？」

提到馬寡婦，小王就有點不服，幌了幌腦袋，不以爲然的說：

「你不要提那個騷女人好嗎？哼！遲早有一天，我要找幾個人教訓教訓她，叫她知道我的厲害！」

唐一虎一擺手，說：

「不能這樣做，現在我同她的關係不同，無論如何，你要看在我的份上，讓她一下，再者，當時她也不知道你同我的關係，否則，她是絕對不會冒犯的！」

「那我不能被她白白地打了一頓呀！」

「我會叫她請你的客，並且，要她向你道歉，這還不够面子嗎？」

小王摸了摸面頰，創痛猶深，恨恨地道：

「這個臭女人，眞他媽不是東西，嗯！錯非你小唐有這個面子，要不，我就叫她在河內坍一次台，看她有什麼狠勁！」

唐一虎擺出一付息事寧人的態度，老着臉說：

「光棍只要半個臉，一句話，我叫她當着胡老總的面，敬你三杯，決不含糊。」

說話之間，椰路公園就在眼前，小王一看手錶，已經十點，提心吊膽的說：

「現在時候已不早了，恐怕她們會等急了吧！」

「你沒有同她們約定時間？」

小王點着頭，有點不自然的說：

「約是約定了，可是……」

「可是她們不會來？」

小王神情有點慌張，故意打岔說：

「來是會來的，可是我沒有同她們把時間約定，所以拿不穩……」

唐一虎一軋苗頭，把脚步子停下來，說：

「拿不穩，那我就要少陪了。」

小王看他要向後轉，一把抓着他的手臂，說：

「人沒有見着，那能就走，假如人家在等着你，叫我拿什麼交待？」

唐一虎機靈地看了小王一眼，反手扣住他的臂腕，說：

「小王，你說老實話，公園裡面有沒有埋伏？」

小王睜大了眼睛，問：

「有什麼埋伏？」

「可是胡老總叫你把我圈到這邊來的？」

小王一抖手，說：

「不要胡扯啦，你我弟兄是什麼關係，我就是畜牲，也不會那樣做呀！」

唐一虎這才放心，兩人齊步向公園裡面走進。

安南是個熱帶地方，時值盛暑，雖然已是深夜，公園茶座上遊人仍然沒有散去。

「大概不會在這裡吧？」唐一虎兩道眼神在茶座上四處掃射。

「她們可能會在那邊假山後面等我們的！」

「爲什麼？」

「人家是銀星公司的職員，在河內誰不認識，她們肯在這公共場所露面，同我們作約會嗎？」

「你說得有理。」唐一虎已經魂不守舍，急急向假山那面走去。

這椰路公園的確大得驚人，他走了一會，感到不耐煩地說：

「假如再看不見她們，我可要回去了。」

「急什麼？旣來之，則安之，她們總歸是會來的。」

假山已到，有魚池，有涼亭，還有仙人洞，曲折幽境，作約會的人，如果沒有指定地點，一時是不容易找得到的。

「他媽的！這是什麼鬼地方，到那裡去找人？」唐一虎在假山後面轉了一歇，氣呼

呼地說。

「咦！眞沒有來嗎？恐怕是摸錯了地方吧？」小王尷尬地東張西望。

「你是怎樣同她們約會的？」唐一虎浮躁起來。

「在銀星公司那個地方，耳目衆多，那有把語說淸楚的機會。」小王沉住氣，緩緩地說。

「那你是沒有同她們約定囉？」

「我同那個姓阮的小妞說，是她叫我在這裡等她們的。」

「嗯！可能她們公司打烊遲些，還沒有來！」唐一虎自己在打圓場。

「有這個可能，我們旣然來了，就在這亭子上面等一會吧！」

於是，他們通過兩個小山洞，走上了一間涼亭。

「這裡蠻幽雅的嘛？」小王自言自語。

「唔……」唐一虎心裡在轉着念頭。

「假如那兩個小妞來了，我們可以在這亭子上多玩一會，決對不會有人看到的。」

小王左顧右盼，似乎有些心神不定。

「你在說外行話。」唐一虎輕聲一笑，說：「俗語說，單嫖雙賭，四個人躲在這間亭子裡，有什麼好玩的。」

「你是叫我讓擋？」

「看情形再說，假如她們有意思，我先把那阮小姐帶走，各玩各的，明天我們再碰頭。」

「人家又不是賣的，一見面就要帶走，恐怕不是那麼簡單吧！」

「各顯神通，小王，我露一手給你看看。」

小王故意掃了他一眼，帶着羨慕的神氣，說：

「怪不得馬寡婦同你一搭就上的，原來你有這大的能耐！」

唐一虎縱聲一笑，說：

「女人見了我，就像螞蝗釘鷺鷥一樣，是不會放手的。」

小王忽然眨了眨眼，說：

「你吹了半天，我却有點不信，像馬寡婦那樣女人，滿身是刺，你怎會一沾就上的？」

「你說我在吹大氣？」

「我有點不信……」

唐一虎哈哈大笑，從腰間把馬寡婦那柄手槍取出來，往石櫈子上一摜，說：

「你看了這個東西，就可以相信了。」

小王嚇了一跳，瞪大了眼睛，說：

「這不是手槍嗎？」

「手槍怎麼樣，又不是掏出來打你的，值得大驚小怪的！」

「這是誰的手槍？」

「你看上面刻的字呀！」

小王果眞把槍拿到手中，把玩了一陣，細細看着槍柄上刻着「馬芙」兩個小字，驚愕的問道：

「這是馬寡婦送你的？」

「你這該相信了吧，沒有特殊關係，她能把防身的傢伙送給我嗎？」

「嗯！這證明你沒有說假話！」小王仍舊把玩着那柄槍，沒有放手。

「把槍拿過來，當心走了火，不是鬧着玩的！」

小王迷着眼，說：

「我生平還沒有看過這樣東西，你能借給我玩兩天，好嗎？」

「土包子，這種東西能隨便借給人的！」

小王把槍緊緊捏住，說：

「我拿着這個東西非常有用處呢！」

唐一虎看到情形有點不對，輪眼問道：

「你要槍有什麼用處？」

「我要去找仇人算賬！」

「你的仇人是誰？」

「是……是馬寡婦……」

唐一虎正要說話，祗聽亭子後面轉出兩條大漢，暴聲叱道：

「你們好大的胆子，夜盡更深，竟敢在此地預謀人家的性命！」

小王嚇得把頭一縮，一柄槍已藏了起來，跟着人影一閃，躍到亭子外面去了。

第十章　午夜惡夢

唐一虎是幹這一行的，神色穩定，絲毫沒有露出胆怯之意，身子微微向後移了移，說：

「是自己人嗎？有話好說，我們是來這邊等人的！」

「你他媽胡說，等人要帶那柄傢伙幹啥？」一個黑衣大漢走了過去。

唐一虎一看來人說話生硬無禮，冷笑一聲，說：

「帶傢伙又怎麼樣，你管得着麼？」

「少同他廢話，把他帶走。」另外一條大漢站得遠遠的，暴聲大喝。

那黑衣大漢逼近唐一虎身前，說：

「身上還有武器麼？」

「明人不做暗事，就是一柄槍，在我的朋友身上，怎麼樣？」

「對不起，我要搜身。」

唐一虎摸不清來人的身份，稍稍矜持了一下，說：

「搜身可以，請把照會拿出來！」

那黑衣大漢把臉一板，說：

「我這是同你客氣的，朋友，識相點，當眞要我費事嗎？」

唐一虎見那大漢亮不出照會，心裡有數，知道對方是個冒充貨，假如這時他的槍仍舊在身邊，他會毫不留情地把對方給幹掉，可是，槍又在小王身上，無可奈何的翻了翻眼，說：

「兩位如果是要錢化，可以好說，我姓唐的今天湊巧身邊有幾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交個朋友，行不行。」

「你說得好聽，可惜我們是奉命行事，不搜查一下，回去是不能交待的。」

「你奉誰的命令？……」

他的令字還未住口，那黑衣大漢猛的反手一拳，兜心向他打去，出手極重，顯然是個拳擊專家。

黑衣大漢這一拳，剛剛打在唐一虎胸膛上面，一個有心，一個冷不防，祇聽唐一虎哎喲一聲，翻滾了出去。

「媽的，惹老子生氣。」那黑衣大漢口裡駡着，人也跟過去騎在唐一虎身上。

「給搜不給搜？」

唐一虎看着他斗大的拳頭在臉上比着，衡情度勢，賭狠已不可能，光棍不吃眼前虧，祇得說道：

「你儘管搜吧，我姓唐身上祇有鈔票，你拿去好啦！」

「早說不是沒有事了麼！」那大漢兩隻手已從他上身下去，除了兩叠鈔票之外，確實沒有武器。

「姓唐的，你那柄槍是從那裡來的？」

「朋友送的！」

「哦！有你的，朋友會送槍給你！」

唐一虎被他兩腿夾在腰眼上，透不過氣來，心中暗道：

「眞他媽倒霉，不是小王這小子約我來，我也不會吃這個虧，姓阮的姑娘是沒有看到，無緣無故被人打了一頓，我何不把馬寡婦抬出來，嚇唬他們一下，或許可以把他們打發了。」

意念一動，舒了口氣，說：

「不瞞兩位說，槍是大名鼎鼎的馬寡婦送給我的，兩位賣個交情，不但我姓唐的感激，即是馬寡婦也會知道好歹的！」

「媽的，這小子胡說，替我刮他的耳光。」那站在遠處的大漢在叱斥着。

「是眞的，我不會說假話，槍在我朋友小王身上，不信，你們可以驗驗看，槍上有馬寡婦的名字。」

那黑衣大漢總算手下留情，沒有掄拳擊下，但仍夾騎在唐一虎身上，回頭向外一看，說：

「你們可曾把那個姓王的手槍摘下啦？」

唐一虎聽了又是一凜，敢情亭子外面還有他們的羽黨，直覺地感到大事不妙。

「槍已到手，上面確有馬寡婦的名字。」外面有人在答。

「好！小子，算你有種，我們到山後去談。」

唐一虎以爲他看在馬寡婦的份上，解決了眼前厄運，一經思考，又覺不妥，既然把我放了，爲什麼又要我到後山去談？

他到底是個打流混世的角色，這種手法，他也向別人玩過的，一想不對，帶着哀求的口吻道：

「老哥子，一個人情做到底，要放，就在這裡放了我吧！」

黑衣大漢打了一個哈哈，說：

「這邊人多，你跑出去一聲喊叫，驚動遊客，我們有理也變成無理，所以我請你到山後去，三言兩語解釋開了，各走各的，不很乾脆嗎？」

唐一虎機警地搖了搖頭，說：

「老哥子，高抬貴手，饒了我這次吧，後山我是不去的！」

「我把話說在前頭，就不想難爲你，走，同我們去一趟！」

唐一虎死命地抱着黑衣大漢的腿，說：

「槍和鈔票我願意奉送，我寧願死在這亭子裡面，後山是絕對不會去的。」

「怎麼着，香的不吃，要吃臭的，當眞要我動手是麼？」那黑衣大漢又把拳頭掄起來。

那站在遠處的大漢不等唐一虎開口，早已竄了上來，足尖對準他的下巴一蹴，剛好

把唐一虎的下巴踢脫了節，唐一虎要想說話，已是鬥不攏口，兩眼一合，任他們擺佈，抬出了涼亭。

唐一虎就被他們幾個人整得脫了皮，先給他飲了兩顆子彈，然後，斷去手足，落得個分屍慘劇。

椰路公園的命案，完全是胡仁發的導演，小王提調，執行的幾個人都是中南公司小角色，不但沒有傳出去，即連馬寡婦也不知道。

這時，馬寡婦還蒙在鼓裡，她還希望在二十四小時以內，胡仁發把人交給他，所以她篤定泰山，呆在爵士飯店裡等人。

因為她有唐一虎這個目標，是以她把桑懷青那件事置之不顧，她不知是嫌麻煩，抑是喜新厭舊，她幾乎沒有絲毫打算去找巫婆子，她好像早已把要解藥這回事忘得干干淨淨。

「把桑懷青救活了也是個麻煩！」她心裡在想：「難道胡人勇同孫拐子就不會向我要人嗎？」

她又在遐思，唐一虎確是個膽大無比奇貨可居的人，他居然敢欺凌我，居然得到我

棄之不顧，這種人眞有點不可思議！

馬寡婦本是個變態人物，過去，她所看中的男人，都是要她去勾引人家，要她用盡方法去誘惑人家，桑懷青就是一個例子，雖然手段殘酷無情，總算是滿足了自己的慾望。

最可恨的就是胡人勇，想盡天方，也不能使他就範，如今，唐一虎不但送上門，而且主動的把自己摧殘了，這是一件令人不可饒恕的事。

可是，她又覺得唐一虎這種做法，蠻够味道的，足以使她驚心動魄，也大膽的值得留戀。

這種人豈可失之交臂，她想到他的征服能力，恨不能即刻把唐一虎找到，到底看看他偉大到什麼程度。

她在這二十小時之中，度日如年，似乎任何事都不放在心上，只求能見到唐一虎，於願已足。

時已深夜，她躺在床上無法入睡，朦朧中，她好像是看見唐一虎走了進來。

她欣喜若狂，正要起身相迎，唐一虎已站在她的床前。

「你怎麼不上床來？」馬寡婦情不自禁，向他做了一個媚笑。

「我不能再和妳相好了。」唐一虎苦笑着說。

「爲什麼，你不喜歡？」

「我喜歡妳有什麼用，人家不准我和妳接近。」

「你說是誰阻擋你，他有那大的胆子！」

「我……我……」他有點哽咽，說不出話來。

「不要怕，有我撐你的腰。」

「我怕……我的胆子被他們嚇破了。」

「你上來嗎？把人家都等得急死了。」

唐一虎搖着手，沒有說話，似乎受了很大的委曲。

「小唐，你再不上來，我可要生氣了。」馬寡婦此刻已迫切需要，熱情如火，「你前天用的什麼藥，把我迷住了，唉！你這個人呀，爲什麼這樣的狠心呢，把人家一個人丟在旁邊，我眞太恨你也太想你啦！」

唐一虎似乎聽而不聞，兩手摀面，泣不成聲。

「我爲了妳，被人整慘了，我不敢再來找妳了。」

「誰敢整你，是胡仁發？……」

「不……不是……」

「不管是誰，你現在快點上床來，我……我實在想得你快發瘋了。」

她正要上去拉他，只見他兩手一鬆，血流滿面，再一細看，已經不成人形，馬寡婦嚇得大叫一聲，冷汗倒流。

房裡的燈光黯淡，馬寡婦汗流如雨，心房跳個不停，一看手錶，還是午夜三時。

「不好！」馬寡婦心中恍惚：「這是一個惡夢呀！」

她究竟是個有胆有識的人，她在研究方才的夢境，可能唐一虎已遭不測。

繼又一想，夢是不可靠的，有的夢境剛剛會與事實相反的。

她自解自喻的說：「日有有所思：夜有所夢，或許是我太想他了吧？」

她不認爲唐一虎會如夢中所說，被人整慘了，所以他又啞然失笑。

於是，她翻來覆去，更是無法成眠，不管怎樣，明天清早九點鐘，已屆二十四個小時，胡仁發那邊一定有個結果的。

她雖然自解自喻，但是，對於這個惡夢不能無動於衷，想到胡人發與孫拐子的事還未了斷，一個活死人擺在龍州，時間一久，生命可能就有問題，於是，她思潮起伏，張大着兩隻勾魂的眸子，在看窗外的月光。

天怎麼還不亮呀？她急得在床上亂跳。

須知，大凡一個人面臨與自己關係極深的疑難大事時，她的思考一定會變得遲鈍，俗語所謂「當局者迷，關心者亂」，就是這個道理。

馬寡婦平常是個詭謀多端，攻於計巧的人，如今，事到臨頭，她也感到手足無措了。

她緊張了半夜，心中也不禁泛起不舒服的感覺。

她突然想到，假如唐一虎是真的被人了謀殺，那該怎麼辦？殺他的人是誰？爲了什麼事要殺他？

胡仁發會下毒手嗎？不會的，他同唐一虎素無怨尤，而且，他知道我在找唐一虎，同時，他們地位懸殊，毫無利害關係，不可能是他，馬寡婦肯定的代胡仁發作了這樣決定。

「哦！」她恍然大悟，「唐一虎是個職業兇手，到處都是敵人，他一定把我的槍在人前顯露，可能這是他的致命之由。

她同唐一虎祇有一面之緣，但有肌膚之親，并且令她夢寐難忘，只見她還是個至情至性的人，一點也不寡情，由此可見她對唐一虎已有了深刻的眞摯的愛情，有一種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奉獻精神。

要知，一個心毒性狠，殺人如麻的女人，也有她過人之處，到必要的時侯，她能因愛情或是肉慾，而引起的忘我精神，那就是毫無代價，只有奉獻……

她對唐一虎就有如此的精神，爲了一個平凡的人，而耗費她的心神，這在她有生以來，係屬創見……

她盡力想把思潮移轉到另一個方向，可是，腦子裡一直縈繞着唐一虎的影子，這一夜，把她折磨得等於過了一年。

終於，她看到窗外的天色，已現曙光，她興奮地披衣下床，洗了一個淋水浴，感到精神又恢復正常。

她坐在沙發上，習慣地吐着煙霧，煙圈子一個套一個由她口裡噴出，她無可奈何地

看着煙圈子在空中消失！

「篤！篤！篤！」門外有敲門的聲音。

她心中一喜，這一定是胡仁發來報信了。

「不對！爲什麼會這一早來報信呢？胡仁發是有晏起習慣的！」她口裡喃喃自語。

她有點着慌，她一反平時鎮定的神態，顫抖的問：

「誰在敲門呀？」

「是我！」外面的人答得非常輕鬆。

馬寡婦一聽好像是熟人的口音，心中略定，又問道：

「你是誰呀？」

「我來找馬太太的！」

這一句答話的聲音，異常沉重，當然不是胡仁發，也不像是個熟人。

馬寡婦猶豫片刻，忖道：「這個人是誰？爲什麼指名來找我？」

時間不給她思考，門上又響起篤！篤之聲。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馬寡婦心想：「人家已經找上門，天大的事，我也

不怕。」

她不再遲疑，理了理亂髮，走到門邊，把門打開了。

她看見來人，稍稍一凜，倒退了兩步。

「馬太太，妳認識我嗎？」進來的人，瘦長身子，方臉，劍眉，兩邊橫角下垂，冷峻的面孔上，掛着一絲微笑，一望而知，是個警探人員。

「哦！是黃警長！」馬寡婦愕然一驚。

來人正是辦理華人事務的黃警長，兩手揷在衣袋裡，緩緩向房間裡走進。

馬寡婦在河內呆過一個時期，曾經與黃警長打過交道，同時，黃警長也知道她與畢克的關係。

她拿煙迎過去，替黃警長燃着了，微微一笑，說：

「有什麼事勞動你大駕來訪問呀！」

黃警長吸着煙，兩隻有神的眼睛在馬寡婦臉上一掃，態度異常從容地問道：

「妳到河內來了幾天啦？」

馬寡婦見他問非所答，迷着眼睛，說：

「大概是兩天吧！警長，你在打聽我的行踪？」

「嗯！我早想來看看妳了。」

馬寡婦迷惑地看了他一眼，說：

「你是看我來的，還是另有任務？」

馬寡婦素以幹練着稱，馬寡婦在拿話引他，而他絲毫不動聲色，一隻煙刁在下嘴唇上，淡淡一笑，道：

「老朋友當然是先私後公囉，妳的行踪我也很想知道，第一我更想了解妳這次到河內來的目的，馬太太，希望妳能同我合作，不要給我增加困難，好嗎？」

他的話說得模棱兩可，把一個馬寡婦說糊塗了，再者，她這次到河內來的目的，也不便給黃警長知道，於是，她在稍一思考之後，格格大笑起來，她把手裡的煙猛吸了兩口，說：

「黃警長，你這話問得使我無法回答，老實說，我們搞黑社會的人，有許多事根本就是違反警紀的，不但我不能據實奉告，希望你也不要盤根結底多問，如果你認為我姓馬的在每一件事上，犯了過錯，那麼就請你舉出去，我決不隱私，也不護短，黃警長，

你要我合作的條件可够了嗎？」

「唔！妳很担白！」黃警長笑了笑，說：「畢克先生有來看過妳嗎？」

「有來看過！」

「他幾時來的？」

「昨天下午……」

「妳昨天晚上到過什麼地方？」

馬寡婦想了一下，說：

「一步都沒有離個爵士飯店？」

黃警長搖了搖頭，說：

「妳再想想？」

「不要再想，我昨天一個晚上根本就沒有出門。」

「我知道妳是不會說眞話的，馬太太，妳到過的地方，是有人親眼目睹的！」

馬寡婦氣得脹紅了臉，說：

「我沒有這個必要在你面前撒謊！」

「好！」黃警長打了一個頓，說：「有一個叫唐一虎的妳可認識？」

「唐一虎？」她聽得打了一個顫，點頭道：「我認識他！」

「妳是怎樣認識的？」

「有朋友介紹！」

「妳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馬寡婦略作思考，呀口說道：

「聽說他是個職業兇手！」

「妳同職業兇手來往，爲了什麼？……」

馬寡婦見他詞鋒銳厲，步步緊逼，矜持了半晌，說：

「我不過是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他，他的職業與我何干。」

「妳同他來往過多少次？」

「僅僅一次，你問這些幹啥？」

「啊！昨天晚上你又同他見了面，是嗎？」

馬寡婦顯得有點緊張，心想：「我同他在夢中見面，她怎麼會知道的？」思忖之間

，一時竟答不出話來。」

黃警長又接着問道：

「你們昨晚是幾點鐘的約會，見面後，談了些什麼？」

馬寡婦覺得他越說越蹊蹺，繪聲繪色，生似就像他看見她們夢中相會似的，不禁訝然問道：

「你在見鬼吧！無影無形的事，你在問它做甚？」

黃警長冷漠地一笑，仍舊一本正經毫無表情，道：

「因爲唐一虎是職業兇手，妳叫他去謀殺一個人，他沒有辦到，黑吃黑，將妳付給他的錢吃掉，又背叛了妳，有這回事麼？」

他問的話，有點不大離譜，然而，又有點似是而非，決不是捕風捉影之談，這時，馬寡婦已感到困擾了，如果把她和唐一虎的事和盤托出，不僅丟人，委實也無此必要。

她直覺地認爲黃警長是在審訊她的口供，如果她猜的不錯，唐一虎可能是兇多吉少了。

她原是個朗爽人，再也忍不住，大聲說道：

「黃警長，你不要在這裡套口供了，有什麼事，你儘管直說，不必再兜圈子啦！」

黃警長牽了牽嘴角，似笑非笑地說：

「大凡偵辦一件案子，須有一貫的程序，因爲我同妳是朋友，所以更要把這件事弄清了。」

馬寡婦愕然問道：

「你偵辦什麼案子？難道我會去殺人？……」

「稍安勿躁！」黃警長擺了一下手：「昨天晚上椰路公園發生一件命案，兇手殘狠毒辣，死者身中兩槍，然後又斷去手脚，我們忙了一夜，到現在還沒合眼呢！」

馬寡婦聽得一驚，急急問道：

「死者是誰？兇手確實是個手辣心狠的角色！」

黃警長仍舊安詳的說：

「既然槍把死者打了，爲什麼還要斷肢分屍，這不是太過於殘酷了麼？」

馬寡婦也是個殺人從來不眨一眨眼的狠角，不知怎地，她聽到這件案子，似乎也起了惻隱之心，心頭爲之一震。

事不關已，她的神情反而鎮定下來，側頭問道：

「這件兇殺案確實太殘酷了，黃警長，你們忙了一夜，可曾查出死者姓名，有沒有找到兇手的線索？」

黃警長冷眼向她一看，從腰間掏出一柄手槍遞給她，冷冷說道：

「妳看，這就是在當場拾到的武器，妳認識它嗎？」

馬寡婦看到自已的手槍，不禁失聲叫道：

「噢！他會殺人？」

兇器放在她的面前，使她大驚失色。

她以為唐一虎利用她的手槍，闖了窮禍，這一下，可給她大大的失望了。

「應該怎麼辦？」她感到踟躕了。

事到臨頭，她還有點鎮定功夫，隨着把槍往几上一擱，淡然一笑，說：

「不錯，這是我的槍，黃警長，你是怎樣得到的？」

黃警長臉上却沒有一絲笑容，祇在鼻子裡哼了一聲，說：

「馬太太，妳做官丟了印，殺人的技術雖好，把柄却給人家捏住了，這不是叫我難辦了嗎？」

馬寡婦被他愈說愈迷糊，沉聲問道：

「你倒底在說甚麼？誰殺了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黃警長聳了聳肩，說：

「這要問妳啦，槍我是在現場拾到的，妳既然承認槍是妳的，這個兇手不是妳還是誰？」

馬寡婦似有所悟，哦了一聲，說：

「那個叫唐一虎的呢？」

「他被人打死了。」

「這就奇了。」馬寡婦低頭沉吟：「這個窩囊的東西，有槍在手上，怎麼會被人打死的！」

黃警長根本不理會她背地沉吟，嘆了一聲，說：

「人被妳打死了，留下兇器為證，我這個老朋友很想幫妳的忙，也無能為力了。」

「你認定我是打唐一虎的兇手？」

「我希望不是妳，可是，有槍為證。」

「假如這柄槍兩天前已不在我的手中，那又該怎樣？」

黃警長看她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微微笑道：

「妳同我申辯是沒有用的，馬太太，我們辦案的人，希望勿枉勿縱，妳是我的朋友，我能故意陷妳於罪嗎？」

「那你對這件事要怎樣處理？」

「在妳沒有拿出更確切的證據以前，祇有請妳跟我走一躺吧！」

馬寡婦是個硬到底的人，甯折不曲，何況她同唐一虎那一晚的醜事，是不可告人的，所以她不想對黃警長解釋，她在構思唐一虎被謀殺的原因。

她無法猜測唐一虎的死因，因爲她同他僅僅祇有一面之識，最多也不過談談半個小時，想來想去，祇有胡仁發是個可疑的人物，如果說唐一虎是被他謀殺的，倒有幾分可能！

因爲胡仁發同唐一虎是要好的朋友，爲人陰險狡詐，或許他用一石兩鳥的手段，也未可知？

無論如何，唐一虎是他介紹的，唐一虎的來頭，他當然瞭若指掌，可能是自己逼着他去找唐一虎，要他在二十四小時以內交差，他派人把唐一虎找到了，而唐一虎不願就範，所以他就下了毒手。

她腦子裡不停地在轉動，在此千鈞一髮之時，如果自己找不出一個充份的理由，看情形，這場殺人的官司是要吃定了。

她所想的幾件事，都找不出一個肯定的答案出來，胡仁發身爲中南公司總經理，是個有地位的人，如果說他會謀殺人，而且對方又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自然無法令人置信！

這種想法，固然有相當理由，但是，黃警長能採信嗎？她沒有這個把握。

黃警長看她眉頭皺着，眼珠子打轉，知道她已拿不出有力反證，於是，又緊逼了一句，說：

「照理說，我現在是可以把妳帶走的，但是，法律不外乎人情，總希望妳有一個解釋的機會，因爲這是一件謀殺案，情節重大，一去之後，並無生還之理，一經審判確定，不是絞刑，就得槍決，所以我……」

「所以你想給我一個跑走的機會？……」

「這是不可能的，馬太太，我既然來了，妳就不必生這種妄想，我是說，我在等妳，等到妳自己願意同我走出這個房間，這樣，我對妳就算有個交代了。」

馬寡婦不自然地一笑，說：

「那我該向你道謝了。」

黃警長一面說話，一面注意她的舉動，祗見她右手忽地向寬大袖管裡一縮，一個黑色槍頭已在胸口露出，而且人已欺前一步。

她的動作之快，神速無比，原來她穿的是一件長過膝蓋的晨褸，她的槍是緊貼在腰肚之間，是以她的手往袖裡一縮，槍已到手，局面已被她控制住了。

她這種困獸猶鬥的舉動，令黃警長大吃一驚，在她迅速的動作中，迫得他放在口袋緊握着手槍的一隻手，無法移動。

「不許動！黃警長，我不想傷害你，暫時得請你委屈一下。」

黃警長是個精幹着稱的人，當然沒有把這種舉動放在心上，假如他這時也採取行動，把槍隻掏出，不管誰的板機先動，總是兩敗俱傷的事。

馬寡婦的槍法神速，聞名遐邇，黃警長稍一經過思考，身子往沙發背上一靠，淡淡一笑，說：

「妳要我怎樣？」

「先把手離開武器，否則，我會彈穿你的胸膛的！」

「好！我遵照妳的意思辦理。」黃警長很老實的把兩隻手架在沙發的椅背上。

馬寡婦認為滿意，搶上一步，以快速行動從他袋子裡把手槍掏出，替他繳了械。她好像關門提鴦一樣，又在他身上摸索一下，然後，冷冷看了他一眼，又退了回去。

「馬太太，妳可知道妳這種動作是犯了什麼罪過嗎？」黃警長輪着大眼，毫無表情地說。

「我知道，我願意承担這種後果！」

「很好！馬太太，現在槍已被妳摘下了，妳可以為所欲為啦！」

馬寡婦冷哼一聲，說：

「你身為警長，不把事情弄明白了，就想抓人，我姓馬的同你到警署去一趟事小，可是，名譽攸關，我這個人是丟不起的！」

「妳是說唐一虎不是妳謀殺的？」

「根本與我毫無牽連！」

「那麼現場遺留下的槍，是煙幕彈囉？」

「這個我不知道。」

「槍上有妳的名字，爲何抵賴？」

「我不是說這隻槍在兩天前已不在我身上了嗎？」

「這樣說來，人不是妳謀殺的了！」

「我昨天一晚未離開爵士飯店，當然與殺人無關。」

黃警長被她說得困擾起來，把自己身子移動了一下，順手在几上取了一隻煙，吸了兩口，說：

「事情既然解釋開了，那我可以走了吧？」

「沒有那麼簡單。」

「妳打算怎樣？」

馬寡婦看了一下手錶，說：

「九點鐘有個人來，請他證明一下，我會放你走的！」

黃警長聽了一凛，他不知道她說的來人是誰，心想：「馬寡婦是個無法無天的人，假如來人竟是她的爪牙，自己赤手空拳，不是等着送死嗎？」意念一動，不禁感到一陣恐慌。

馬寡婦似猜透他的心思一樣，微微笑道：

「黃警長，你怕什麼？你會想到來的人與你不利，敵衆我寡，我會把你幹掉是麼？」

黃警長生硬的答道：

「我們幹這行的，出生入死，成天在槍林彈雨中討生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馬寡婦不理他這一套，接着說道：

「其實，我這個人是蠻講理的，假如我要想這樣做，還要幫手，祇須我手指一動，你不是早就躺下嗎了？」

「那妳說的來人是誰？」

「是你怕見的人！」

「畢克先生？」

馬寡婦把頭點了點，說：

「被你猜着了，他馬上就會來的！」

他們所說的畢克先生，在河內確是個手握大權神秘人物，他是法國政府派駐安南的

特務頭子，安南總督的助手，他的權力至高無尚，行動也異常詭秘。

馬寡婦在安南爲非作歹，有恃無恐，自然是靠着畢克的力量，此刻，她提到畢克先生即要來臨了，黃警長也不得不心神震動。

「妳爲何不早點說呢，馬太太，其實這件案子，我早就懷疑另有主謀，不是妳幹的………」

馬寡婦見他轉變口風，暗暗一笑，感到十分得意，就憑這一番話，已支使得他團團亂轉。」

她輕輕一笑，問道：

「道理何在？」

黃警長堆着笑臉，說：

「像妳這樣聰明絕頂的人，是不會做那樣蠢事的，殺了人也絕不會把自己武器留下的，所以我判斷這件謀殺案另有主謀，道理在此………」

馬寡婦眼珠一轉，道：

「那你爲何來偵查我，甚至，肯定說我是兇手呢？」

「槍是妳的，自然是我們偵查的目標，再者，妳提不出反證，所以就疑心到妳的身上………」

「現在呢？」

「轉移目標，去另找對象！」

馬寡婦柳眉一挑，「嗯」了一聲，說：

「你來了半天，我才聽到你說了一句良心話，等會畢克先生來到，我會叫他不追究你來打擾我責任的！」

此刻，黃警長感到進退兩難起來，他是吃法國人飯的，畢克先生的權威，不要說馬寡婦這件疑案，即是人是她殺的，在安南法國人權力之下，畢克先生也有起死囘生的力量，這一點，他肚子裡弄得非常明白。

「現在是八點半鐘，再過半小時畢克先生就要來了！」馬寡婦看了看錶，又在補充的說。

她態度悠閑地把一件晨褸在身上裹了裹，緊靠在沙發上，口裡在噴着煙圈子，偷眼看着黃警長，怡然自得。

黃警長反而坐立不安起來，走吧，吃飯的傢伙在她手上，不走呢，畢克先生來了，一場沒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他在畢克先生面前根本沒有說話的餘地，法國人的玩意，一翻臉，任憑你是幹了幾十年的老警探，砸破了飯碗是不算一回事的。

他侷促不安的神情，看在馬寡婦眼裡，她故意不理會他，心中在想：「怕你不低頭，搶在我手上，反正你是會討饒的！」

她拿準黃警長這一着，所以擺出一副落落大方的樣子出來。

終於，黃警長開口說道：

「馬太太，我看這回事不必驚動畢克先生了，我們倒底是自己人，何必在外國人面前鬧笑話呢！」

馬寡婦冷哼了一聲，說：

「這是一件謀殺案子呀，我想等他來弄個清楚，要不，我這個疑兇的嫌懷，是洗刷不清的！」

「不會有那樣嚴重吧，馬太太，案子是我負責偵查，祇要我證明這件事與妳無關，不就得了麼？」

「你說得倒是蠻輕鬆的！」馬寡婦把臉一沉，說：「你不打聽打聽我姓馬的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今天一件謀殺案說我是疑兇，明天又有什麼事來找我麻煩呀？哼？！照你們這樣胡搞，我姓馬的還想在安南這個地方混下去嗎？」

黃警長一看她在發威，慌了手脚，結結地說：

「我保證以後決不會有同樣的事發生，馬太太，下不爲例，還是讓我在畢克先生未來以前走了吧！」

「啊！你不想和他見面？」

黃警長打了一個頓，說：

「誰不知道他是我們這裡的活閻王，見了面，準保是會討沒趣的！」

「你當眞不想和他見面？」

「我不想觸這個霉頭！」

「唔：……」馬寡婦遲疑了一下：「那你就請便吧！」

黃警長尷尬地一笑，伸手，說：

「拿來！」

「什麼？」

「我吃飯的傢伙呀！」

馬寡婦眞有一套，淡淡一笑，說：

「你還想要那柄吃飯的傢伙？」

黃警長知道她是個難纏的人，哈了一下腰，說：

「我們吃公事飯的人，一旦少了那玩意，就不用想混了。」

「啊！有這樣吃重……」

馬寡婦忽地眉頭一蹙，說：

「黃警長，我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商量，你能同我拿個主意嗎？」

「什麼事？」

黃警長不知道她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湊過身子，問道：

她顯得很踟躕的樣子，半晌，始開口道：

「我這趟來河內，應酬多，開銷大，帶來的錢都化光了，黃警長，你看我是向畢克

先生借呢？還是另行籌措呢？」

黃警長搔了搔頭皮，說：

「當然是另行籌措的好！」

「你是說我不要向畢克先生借？」

「不到緊要關頭，這種借錢的事，還是不要開口的好！」

馬寡婦睨了他一眼，說：

「這到難辦了，黃警長，你能代我籌一點款子嗎？」

黃警長急於要解決問題，心中暗忖：「這個女人敲竹槓敲到我頭上來了。」

他咬了一下牙，問道：

「妳需要多少？」

馬寡婦略略盤算了一下，說：

「有兩萬越幣，我就可以應付了，黃警長，這個數目不太多吧？」

黃警長是何等人物，他在打他的算盤，兩萬越幣換一隻槍，算是在她面前栽了一個跟頭，一看手錶，已經是八點五十分，距離畢克先生來的時侯，只差十分鐘，心裡一急

，硬着頭皮說：

「我手邊的現款不多，下午送來，怎樣？」

馬寡婦擠了擠眉，說：

「喲！我的黃警長，這一點錢，用得着你大駕再跑一趟，開一張支票，不是得了嗎？」

「好！我答應妳，咱們來個錢貨兩交！」他說着隨手開了一張兩萬元支票，遞給馬寡婦，說：

「兩萬元買一隻槍，馬太太，妳這趟買賣沒有做的虧本吧？」

馬寡婦也不含糊，一手接支票，一手把槍送還給他，笑了笑，

「同我姓馬的打交道，多少都要吃一點虧的！」

黃警長把槍往袋子裡一塞，無暇多向她細說，站起身子，向門外走去。

「你不再多坐一會嗎？」

黃警長擺了擺手，沒有答話，扭動門鎖，已走出房門。

「眞是他媽的活見鬼！」馬寡婦躺在床上格格地大笑：「一個畢克先生就把他吓住

了，哼！知道我姓馬的厲害了吧？」

她拿着兩萬元支票，迷着一雙勾人魂魄的眼睛，得意非常。

九點鐘過後，畢克先生沒有來，其實，他也沒有同她作這個約會，就憑她這一句話，就把一個幹練機警的黃警長給吓跑了。

手槍還籠，鈔票不多不少正是她被唐一虎拿去的數目，但她沒有想到竟在黃警長身上得到，却是一件意料不到的事。

照說，她應該消了一口氣，可是，馬寡婦這個人是不能以常情推斷的，物質上的損失有人彌補，精神上的空虛與肉體上的損失，是無法補償的。

「嗯！胡仁發這傢伙在捉弄我！」她忽然怒惱起來。她明明知道唐一虎是個下三流的職業兇手，爲什麼把他介紹給我呢？」

她把唐一虎這回事，前前後後聯串起來，想了又想暗暗駡道：「胡仁發這個人手段好毒辣呀！他把唐一虎幹掉，又叫黃警長來找我，一計害三賢，眞不愧是個陰謀專家。」

「哼！他是扳不倒我的！」她越想又氣，口裡喃喃地說：「胡仁發，我會要你好看

的！」

她現在對胡仁發可恨透了，甚至，她寧可把孫拐子的事擱在一邊，決定先把胡仁發這件事作個了斷。

然而，胡仁發是中南公司的總經理，有極穩固的勢力，過去，也是黑道中人物，如果要動他的腦筋，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就憑馬寡婦在同登一點力量，連個孫拐子也扳不倒，俗語說：強龍難壓地頭蛇，馬寡婦要在河內同胡仁發別苗頭，鹿死誰手，自難逆料。

馬寡婦是個不信邪的人，說得到，做得出，她決定暫時不離開河內，把箭頭指向胡仁發的身上。

可是，胡仁發也是個善吃五毒的大蟲，他把唐一虎的事情解決了，一面栽贓陷害馬寡婦，原以爲大功告成，永除後患。

計是一條毒計，偏偏遇到馬寡婦要了一下手腕，不僅贓不成，反而把一個辦案的黃警長吓走了，胡仁發好像孫悟空的觔斗，翻了十萬八千里，還是跌在觀音大士的手中，反而把金箍咒套在自己的頭上。

第十二章 神秘紙條

這天，日剛過午，中南公司的二樓上，空氣顯得特別緊張，胡仁發拿着兩萬元現鈔遞給黃警長，說：

「警長，你先把鈔票收下，連台好戲可能要在我胡某的頭上演了。」

黃警長思慮了一下，說：

「據我的判斷，河內她立不住脚，可能她會提前囘同登的！」

胡仁發同黃警長是老朋友，在安南開運輸公司，如果得不到警方的協助，扎手的事很多，所以黃警長在公私方面都與胡仁發有密切的聯絡。

黃警長現在判斷馬寡婦即將囘去同登，是由另外一個角度的看法，他想馬寡婦雖然是黑道中的風雲人物，但是她這次却藉故敲了他一筆，在情理上推測，她有不得不囘去的理由。

這種表面上的憶測，頓時就被胡仁發推翻了，他抹了一下短鬚，說：

「馬寡婦這個人她不會立刻囘同登去的，如果她是這樣安份守己的人，那不是天下

可以從此無事了嗎？我以爲她在河內還要亂搞一下的，而且，她會來一次有計劃行動的。」

「她同你井水不犯河水，爲什麼要找你拚命？」

「其中道理，可能你不會明白，可是，我不能不有所戒備！」

「你在河內的力量不是比她大嗎？」

胡仁發蹙着眉頭，說：

「她的爲人鬼神難測，這不是力量的問題，我怕她給我來個措手不及，寃寃枉枉死在她手裡，那才划不來呢！」

黃警長看他滿臉愁容，不禁嘆了一聲，說：

「這個人確實是個危險份子，手段狠毒，方法高明，我已嚐過她的滋味了。」

胡仁發瞥了他一眼，說：

「你已對她無約束的能力了麼？」

「她有畢克先生撐她的腰，叫我無可如何！」

「假如我派人到爵士飯店去把她謀殺了，你站在警方的立場，對這件事是怎樣一個

看法？」

黃警長思索至再，搖頭說道：

「這樣做法，會招來很多麻煩，因爲馬寡婦是個名女人，不會像唐一虎這樣默默無聞，她死了之後，不但我們警署要忙亂一陣子，黑道中她的那般黨羽，也不會罷手的！」

「哦！這樣說來，還是不輕舉妄動的好？」

黃警長又搖幾下頭，說：

「那不是個上策！」

「假如她來找我的麻煩，同我火拚，我還是理與不理？」

「這就要看情形了，胡總經理，我站在警方的立場，是不願看到有打架殺人的場面出現的！」

胡仁發不過是試探性質，一面在和黃警長攀談，一面留神在看他的神色，已知彼此商量的事，無法解決難題，不由顯出煩躁的表情。

黃警長一向是靠着胡仁發這邊解決財路的，有急用，短錢化，祇要一開口胡仁發是

有求必應，中南公司賬面上懸着黃警長的借款，數目着實可觀。

現在胡仁發有了這個難題，假如一口咬定馬寡婦不會那樣做，他沒有絕對的把握，可是，他倒不希望胡仁發把謀殺馬寡婦的事提出來和他商量，他身爲警探，一旦事情果眞演成不了之局，他豈不也變成參與預謀殺人的兇嫌了。

但是，他又同胡仁發有着金錢上的關係，自然不能袖手不問，於是，他費盡思索，忽然低低向胡仁發道：

「你這回利用唐一虎引誘她，有沒達到目的？」

「有這回事，詳細情形我不知道。」胡仁發沒有作正面答復。

「她討厭唐一虎？」黃警長故意反問。

「他們約談之後，唐一虎就一直沒有露面，所以我無法推斷。」

「那她後來爲什麼要找他？」

「那就難說了，她找他是恨，是愛，只有她心理明白。」

黃警長陰陰一笑，說：

「她們是有密切的關係了，不然的話，她會把防身手槍被他取去，而且也被他拿走

很多的錢，所以我斷定她們的關係已非比尋常，胡總經理，我這種猜想大致不會錯吧？」

「嗯！」胡仁發把頭連點了幾點，說：「有道理，不愧是幹警探的，猜得很不離譜！」

「至於她後來急急要找他，那是基於她在他的身上獲得了滿足，而不是要尋仇洩恨！」

「啊！你認爲唐一虎是個在女人身上吃得開的人物？」

「因爲馬寡婦捕捉男人是有一套功夫的，唐一虎那小子的長相，文謅謅地，不知怎樣會被她看中了，而在一晚之間，就把她迷糊得忘記了娘家，這確是一件大費揣摸的事……」

胡仁發看他皺眉頭，煞費心機，接下去說道：

「這不簡單嗎，一個女人被男人迷糊住了，自然可以予取予求的，再說，馬寡婦又是個不忌生冷的人，她以爲小唐可欺，抱着玩弄的性質，究竟後來她怎樣會上小唐當的，這是一個謎，局外人就沒有法子知道了。」

黃警長靈機一動，拍了胡仁發一下肩頭，說：

「我們用一個以毒攻毒的方法去制服馬寡婦，你看如何？」

胡仁發不解的問道：

「什麼是以毒攻毒的方法？」

黃警長微微一笑，說：

「再找一個，唐一虎對付她，怕她不服貼！」

「千金易找，一將難求，小唐雖然不是什麼名將，但要找他這種人，恐怕比登天還難呢！」

黃警長聽了哈哈一笑，說：

「像小唐這種人，我口袋裡有的是，只要你採納我的意見，三天以內，我會把人帶來的！」

胡仁發習慣地抹着唇上短鬚，他在思攷，黃警長說的是一個辦法，可是，他不想採用這個辦法，他希望直接了當把馬寡婦幹掉，了去一件心事。

是以在他思考的時侯，沒有答話。

「總經理，你認為我的意見怎樣？」黃警長又緊問了一句。

我以為有考慮的必要！」胡仁發搖着頭。

「你怕沒有合適的人？」

胡仁發舒展了一下變臂，說：

「馬寡婦生性機警詭譎多詐，她上了一次當，一定提高警覺，萬一所找非人，被她識破，我姓胡的固然是不會怕她，黃警長，你的這頂紗帽，就保不住了。」

黃警長好像胸有成竹似地，仍舊很感興趣地說：

「事情沒有辦，你怎麼就知道結果，同時，我要找的這個人，確是個上乘之材，是一個女人見了就會失神的標準人物呢！」

「比小唐長得像個樣子？」

「英俊偉壯，是個理想的角色。」

胡仁發被他說得有點動搖，搔了下頭皮，說：

「假如你有把握，何妨一試！」

黃警長吐了一口氣，說：

「這回要好好地整她一下，這個女人實在可恨，她拿畢克先生來壓制我，居然吃到我頭上來了。」

「你是想在她身上找回兩萬塊錢？」

「我要叫她向我討饒！」

「用什麼法子同她接近呢？」

黃警長湊在他耳邊說了一陣，祇見胡仁發連連點頭，說：

「很好！事情由你去辦，人我也不用見面了。」

胡仁發說完，臉上略略顯出高興的神采隨即在屜子裡取出一萬元越幣，遞交給黃警長，說：

「照你的計劃，是先要用錢的，你照呼那個姓冷的，第一要沉着應戰，再者，無論與她接近的程度如何，絕對不能把我胡仁發三個字透露出來！」

黃警長點着頭，離開中南公司，胡仁發看着他的背影，得意地放出了笑聲。

過了一會，黃警長出現在車站附近一間矮房子裡，主人冷喜泉是個體格魁梧，英俊瀟洒的青年，警長來訪，他招待得特別殷勤。

「小冷：你最近跑單幫的生意可好？」

冷喜泉兩手一擺，聳了聳肩，說：

「生意難做，我不過是轉轉手，賺不了大錢的！」

「要想做一筆大的買賣嗎？」

「沒有這個可能吧？警長，把肚子混飽了，就算不錯啦！」

黃警長燃着一隻煙，沒有出聲，冷喜泉不明白他的來意，以爲是私貨出了毛病，嘻嘻一笑，說：

「警長，大駕光臨，不是來找麻煩的吧？」

「嗯！我想是幹你這行，經久是會出岔子的！」黃警長皺着眉頭：「目前倒有一個對象，可以撈一筆，你有這個味口嗎？」

「有撈錢的機會，我樂意代警長效勞！」

「你的貨都脫手了麼？」

冷喜泉聽得一凜，暗忖道：「他大約是來查我私貨的，這下可糟了！」他想到這裡，眼睛不由的向牀下看去。

那知黃警長根本不理會他的舉動，帶着笑臉，說：

「我所問的貨，并不是你床底下的私貨，知道嗎？我是問你身邊還有沒有女人在纏住你，不要大驚小怪的啦！」

冷喜泉看他毫無惡意，也跟着一笑，說：

「女人好像同我結下不解緣似的，都把我弄煩了，警長，你問這個幹啥？」

「我同你談的這件事，對方就是個女人，請你客串一角，所以不希望你有別的女人夾纏在裡面！」

冷喜泉在女人圈裡却是個吃得開的角色，他具有男性的魅力，一般名佳麗，安南姑娘，對他都異常傾倒。

甚至，有些風月場中的女人，爲爭取他的歡心，賠了身體，還拿着大把鈔票倒貼他，唯恐與他不能接近。

冷喜泉是個倒倒地地的風流人物，他有溫和的笑容，風雅的談吐，儀表英俊，女人大多喜歡與他親近，比唐一虎身價又高了一層。

他聽到黃警長談到是同女人打交道，不禁眉頭一皺，說：

「是什麼樣的女人，要我客串個什麼角色？」

「對方的來頭甚大，小冷，你的造化來啦！假如你能下點功夫同她搭上線，你現在偷偷摸摸幹的這行走私玩意，大可以洗手不要幹了。」

冷喜泉正中下懷，問道：

「對方的來頭究竟是怎樣一個大法？」

「有錢，有勢，人又長得漂亮，這個條件對你的味口嗎？」

「她倒底是誰？」

「大名鼎鼎的馬寡婦！」

「啊！是她麼？……」

「怎麼樣？不够條件？」

冷喜泉把頭連連直搖，向黃警長扮了一個鬼臉，說：

「你饒我一條命吧，警長，誰不知道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同這種人來往，爬在她身上都會打顫的！」

「你不想和她打交道！」

「聞名喪胆，警長，你另請高明吧！」

黃警長頓時把臉一沉，一本正經的說：

「小冷，你不要胡扯，這是公事，馬寡婦卽如是隻猛虎，少不得你也要到山頭上走一趟呢！」

「警長，我實在怕這個女人，同時，我也聽說過，她玩過的男人，像踢皮球一般，踢得遠遠的，要想在她身上找財路，豈不是與虎謀皮嗎？」

冷喜泉雖然是個在女人圈子裡打滾的人，可是，他愛惜羽毛，對於馬寡婦絲毫不感興趣。

黃警長見他不爲所動，換了一付面孔，陰沉的一笑，說：

「小冷，你不同我們警方合作，以後你要想在河內站住脚，嗯！我會……」

「你會查我的私貨？……」

「會把你驅逐出境的！」

「警長：你爲什麼逼我走這條路？」

「我們是另有任務的，希望你不要堅持自巳的意見。」

冷喜泉思索至再，無可如何的說：

「馬寡婦艷名四播，是個男人求之不得的對象，我冷某不見得會被她看中了吧？」

黃警長看他轉變口風，趁機說道：

「她的行動隨時都在我們注意之中，現在她身邊沒有男人，正是進攻的良機，小冷，我不會叫你吃虧的。」

「你要我怎樣向她進攻？」

「今天晚上九點鐘在爵士飯店七樓舞廳裡和她見面，施展你和女人那套手腕，可以人財兩得……」黃警長頓了頓，由袋子裡掏一萬元鈔票，說：「這是我們的酬勞，看你進行的程度，我會繼續送錢給你化的！」

冷喜泉看着一萬元越幣，食指大動，微微笑道：

「好吧！恭敬不如從命，有困難，我會隨時找你聯絡的！」

「一言爲定，希望妳嚐嚐那個尤物的味道，等待後命！」

「千里爲官，爲的是財。」冷喜泉平空的得到一萬元，叫他到脂粉隊中去報到，在他來說，自然是一件何樂不爲的事，當下，他喜笑顏開的說：

「馬寡婦這塊料，閱人已多，恐怕我這套本錢罩不住吧！」

黃警長一隻大手掌架在他的肩上，說：

「小冷，好自為之，多下點功夫把她迷惑住了，我要好好的整她一下，叫她吃點苦頭。」

冷喜泉露牙一笑，說：

「警長：我只管文的，武的我可幹不來呀！」

「先把她穩住了再說，這個女人囂張拔扈，遲早我們要把她解決的。」

冷喜泉是個自命不凡的角色，手上也有兩下子，欣然把這件事接下來，找馬寡婦打交道去了。

黃警長同他分手的時間，已是晚上七點，冷喜泉換了一套簇新西裝，走到法國飯店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悠閒自在的向爵士飯店踱了過去。

同女人作約會，是冷喜泉的拿手好戲，可是，今天晚上他的心情有點不同，他不知此行是禍是福，更不知道馬寡婦看到他印象如何，他這個「餌」馬寡婦是否上鈎，竟無把握，因此，他的心情反而感到沉重起來。

不到九點，他已搭上爵士飯店的電梯，七樓舞廳裡已經上市，他走進舞廳，找了一個容易令人觸目的位子，要了一杯冷咖啡，兩道眼神，開始向四週掃去。

他沒有見過馬寡婦，但是，馬寡婦的造形，他是聽人說過的，同時，舞廳裡也不會有像她這樣的女客，他在掃了一眼之後，沒有發現她的影子。

這是一件極艱巨的工作，彼此素不相識，即如看見馬寡婦，又怎樣同她接近？他心裡好像打鼓似的，跳個不停。

他看了看錶，已經九點，馬寡婦沒有在舞廳裡出現，他在暗忖：「黃警長情報可能不會準確，像她這樣的女人行踪是捉摸不定的，有個約會，她不是就不會來了嗎？」意念之間，反而不希望馬寡婦在此時此地出現了，他直覺地感到有點頭痛，他也不希望和她見面！

九點半鐘，仍然沒有看見馬寡婦露面，這時，場子裡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冷喜泉左顧右盼，感到有點不耐。

又過了一會，他似乎有走的模樣，一個白衣侍者忽然趨到他的面前，很禮貌地問道

「這位可是冷先生？」

「有什麼事？」他帶着驚愕的表情。

那侍者拿着一張字條，雙手遞上，說：

「有位黃先生送給你的！」

「啊！他在什麼地方？」

侍者笑了笑，說：

「他人已走了，留下這張條子叫我送給你的！」

「嗯……」他點着頭，侍者恭身而退。

他急忙把字條展開，祗見上面寫着：

「人在十時可到，任務重要，不能半途離去！」

這張條子特別的是，沒有上款，下面也沒有署名，但一望而知，是黃警長寫給他的。

「怎麼這樣奇怪，他的人到了舞廳，為什麼我沒有看見？」冷喜泉感到一陣茫然。

於是，他又自言自語的說道：

「這個老狐狸眞有一套，他是避着我，不想同我照面？嗯！他大約沒有離開這間爵士飯店！」

冷喜泉現在的行動，好像已被黃警長控制住了，看樣子，黃警長已在暗裡監視着他呢！

「這一萬元鈔票眞不好拿呀！」他搖了一下頭，「他字條上面寫着，人在十時可到，這是什麼地方來的情報，為什麼馬寡婦進出的時間，都被黃警長拿捏得這樣準確？」

正當他思忖的時侯，忽然眼睛一亮，一個豪華的貴婦由舞廳進口處，姍姍而來。

這個女人苗頭確實不小，她一進門，好似有股吸力似地，把舞廳裡一般舞客的眼神，全都吸引到她的身上。

侍者對她異常恭敬，鞠躬相迎，把她接到一張預定的座位上去。

她今天穿了一身金色旗袍，在暗淡的燈光中，顯得格外光彩奪目。

從她的面部廓角上看去，這個女人確是美麗絕倫，妖艷之中，帶着豪華的氣概，可以說是不同凡響。

冷喜泉看得傻了，這是他從來沒有看過的漂亮人物，他意味着這一定是馬寡婦無疑

了。

「這種女人眞是天生的尤物！」冷喜泉心裡在想：「我要是早知道她長得這般動人，縱黃警長不給我一萬元，我想盡天方也要來找她的！」

他又在盤算，像她這樣的女人，一定是很難說話的，我怎樣去找她打交道？那不是找釘子碰嗎？

他被馬寡婦的聲勢鎭壓住了，他不敢輕舉妄動！

他同馬寡婦的抬子相距不遠，他竟不敢向她仰視，而馬寡婦一雙勾人魂魄的眼睛，在向全掃場過之後，已有意無意地掃到他的臉上。

正當此時，那穿白衣的侍者又走了過來，手上仍然持着一張字條，往棹上一放，哈腰說道：

「冷先生，這字條有人要我送過來的！」

「啊！他在那裡？」他吃驚地把字條接住。

這回，那侍者却沒有答他的話，彎了一彎腰，轉身走了。

欲知這字條是何人送來，請看第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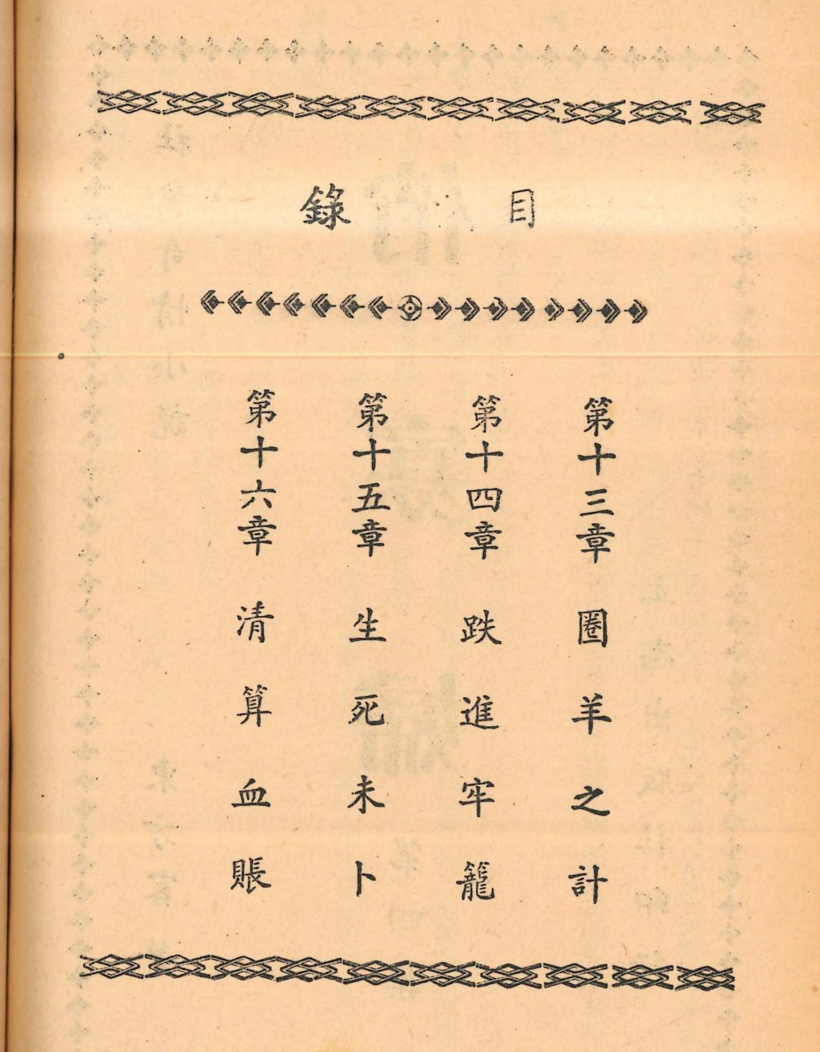
社會奇情小說

俏寡婦

第四集

東方客著

立志出版社印行



目錄

俏寡婦 第四集

東方客著

第十三章 圈羊之計

這張字條來得奇突，冷寓泉一手按着字條，兩道眼神，却向馬寡婦那邊的位子掃過去。

從那白衣侍者神情答話中看來，這不可能是黃警長送來的消息。

在這黯淡的燈光中，他看到馬寡婦，風頭頗健的安然坐座椅子上，竟無所動。

他有點戰慄，緊張異常，不敢卽刻拆開那張字條，他怕在這個心狠手辣，詭謀機智的女人面前，露出馬脚。

而馬寡婦好像是在察看他的動靜似的，兩隻眼睛瞇着，却不時的向他這邊瞟上一兩眼。

「能有這樣的奇事？我的行動會被她早已發覺了？」冷寓泉在懷着鬼胎。

他想了又想，是先看這張字條，還是想法子在馬寡婦那邊試着進行一下……

對方是個神鬼難測人物，他沒有那大的勇氣。

他似乎僵住在那裡，冷喜泉遇到這種場面，不但是怯場，也顯得太軟了。

他雖是在脂粉場中打滾的人，倒底是個初出茅蘆的角色，遇到馬寡婦這種人，弄得他束手無策。

面臨着許多問題在考驗的他，他心中暗忖着：

「我這個人太無用了，假如我就這樣呆下去，錯過今晚的機會，以後再找她不是更難了嗎？」

「不管怎樣，字條我是要看的！」這是他在思考之後，所作的決定。

他把手中揑緊的字條，放在桌面上，又徐徐地把它展開，兩隻眼睛轉到這張字條上面。

祇見上面寫道：

「臨事要有果斷，拿出勇氣向對方進攻，可能有意外的收獲！」

這張字條仍舊是沒有上款，下面也沒有署名。

他看到越發迷糊了，字條上面的語意，竟好像是自己人寫的，而且是鼓勵他，要他

不要氣餒。

但是，最後一句話，又似乎不像是黃警長的口氣，黃警長又不是神仙，他怎麼知道會有意外的收獲？

他玩味着字條上面所寫的話，十分蹊蹺，高深莫測得令他無所適從。

「這張字條總不會是她寫的吧！」冷喜泉在思忖着：「根本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呀！」

他在凝思，他把香煙點着了，猛吸了幾口，希望冷靜地把這件事，從頭到尾考慮一下。

舞場池子裡音樂奏起，要跳舞的人都摟着舞伴下池子去了，唯獨馬寡婦沒有舞伴，也沒有找舞女伴舞，她手托香腮，彷彿在監視着冷喜泉的擧動。

「這個姓冷的眞是個窩囊廢，你要找的人，不是在這裡等着你麼，爲什麼不把胆子放大一些，走過來呢？」這是馬寡婦肚子裡的事情，她大約已把被動的地位，變成了主動。

她看着冷喜泉在搔耳抓腮，坐立不安的樣子，她不禁好笑起來，當然，她不會移樽

就教去找他的。

過了一會，她看見冷喜泉仍舊僵在那裡，她有點熬不住了，她側頭抬手，去招呼侍者。

一個白衣侍者走過來，向她一鞠躬，在聽她的吩咐：

「你去到靠左首第三張抬子上，把那個姓冷的叫過來，我有話對他說！」

「是！馬太太——」

那侍者剛要起步，馬寡婦又叫住他，說：

「把他的飲料也帶過來，知道嗎？」

「是……」那侍者機靈地看了她一下，轉頭向冷喜泉那邊走去。

「冷先生，那邊有位太太請你過去！」那侍者哈着腰，滿腔笑容。

冷喜泉驚愕的問道：

「誰？那位太太？」

「是馬太太，她叫我來請你的！」

「馬太太？」冷喜泉驚喜交集，結結地說：「你不會弄錯了吧？」

「不會錯的，冷先生。」那侍者很正經的說：「她指名要我來請你的，並且，她叫我把你的飲料也移過去呢！」

「啊……」冷喜泉在躊躇了，他在思忖：「難道她已知道我的秘密？……」

那侍者發現他在猶豫，又堆着笑臉，說：

「請吧！人家在那邊等着你呢！」

那侍者似乎不容他有所考慮，拿着他的冷飲杯子，在等着他起身。

「這下要糟……」他已來不及多作思考，站了起來，提着兩條乏力的腿，跟着那侍者，走了過去。

幾張抬子的遠近，他好像是在翻山越嶺，頭腦子昏沉沉的，兩隻手掌心已沁出了冷汗。

他走到馬寡婦面前，感到不知所措，微微向她一點頭，竟然楞在抬子面前。

「啊！是冷先生，久違了，請坐下！」馬寡婦落落大方，把手向他略略的揮動了一下。

「她怎麼會認識我的？」他滿腦子空洞洞地，又好似曾經見到過她，徐徐的坐了下

來。

「啊！冷先生，我以爲你早就要過來坐的，你不是早看見了我嗎？」馬寡婦始終在娟笑着，「一點沒有陌生的樣子。

「我！我……」冷喜泉原是要想說：我老早就要過來的，可是我心裡在發慌，但他沒有把這個意思表達出來。

「沒有關係，我找你也是一樣！」馬寡婦睇着那對勾人靈魂的眸子，嫣然一笑：「反正我們是老朋友了，我想你是不會說我冒昧的！」

「哦！馬太太，妳是一個人嗎？」冷喜泉想了半天，終於說了這句話。

「自然是一個人囉，同你作約會，難道我還會另外約男朋友嗎？」馬寡婦越說越離奇，口氣中又帶着調侃的味道。

冷喜泉被她弄得哭笑不得，也大着胆子說道：

「馬太太，我眞想不到妳是這樣豪爽的人，其實，我到舞場裡來，不過是逢場作戲，今天也是碰巧，在十樓上有個應酬，不想竟遇到妳這位大名鼎鼎的馬太太，又蒙妳寵召，使我榮幸已極！」

他這幾句話，一面在撇開他同黃警長的預謀，同時，把她所說早就相識的關係，說得極爲含糊，也可說是非常得體。

馬寡婦淡淡一笑，說：

「你說的可是老實話？」

冷喜泉恐惶地望着她，但覺這個女人美艷絕倫，而又萬分精明，她說的話，生似戳穿他的肺腑一般，厲害無比。

他竟不敢答覆她的問話，只得打岔說道：

「能看妳已是我生平之幸，那裡還敢在美人面前撒謊呢！」

「啊！這樣說來，你却沒有說半句假話。」她睇眼一笑：「你是眞心地來同我攀交情的囉！」

「我想一個男人祇要和妳在一起，即是有假意，他也會變成眞摯的！」冷喜泉在同她解釋。

「你不覺得我可怕？」

「怕什麼？想和妳親近還來不及呢？」

馬寡婦嬌軀微微抖動了一下，說：

「我有這大的魔力？」

「妳是我們男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女人……」

這幾句話本來是含有稍許的語病，但馬寡婦聽了，反覺十分受用，嬌媚地笑了笑，說：

「你們男人家專門慣說好聽的話，其實不過是一時高興，或許是討我們女人的歡喜，對不對？」

冷喜泉先前以爲她是個極不容易對付的人，現在一經接觸，反而覺得她嫵媚可愛，毫無半點狠辣之處。

他心中暗忖：「聞名不如見面，像她這樣一個女人，外面的人竟把她傳說得如此惡毒，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嗎？」

想到這裡，祇覺她很可愛可親，把原先緊張的心情，鬆弛了下來，思索了半晌，說：

「一個人的好話是不輕易說得出口的，假如妳是個醜婦，或是不值得稱讚的人，即

使把妳捧上了天，那也是違心之論的！」

她臉上現出勝利的微笑，左頰陷出一個淺淺的酒渦，她顯得更美了，美得令冷喜泉神魂不定起來。

「我要是能如你所說的那樣美就好了。」馬寡婦聳動着兩道柳眉：「人家都說我的壞話，把我描寫得是個蕩婦，又說我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人，你說這些罵我的話，公道不公道？」

冷喜泉本來對她的印象就有點模糊，現在又被她的美色迷了心竅，連連說道：

「不對，不對，這完全不是持平之論，依我看來，妳這個人尚不失爲一個豪放的女傑，有些地方，因爲環境的關係，不得不辣手一點，這也是人之常情，我想，那些批評妳的人，可能是別有用心吧！」

馬寡婦看他一味恭維，暗中好笑，心想：「不管你這些話是眞是假，你這回總逃不出我手掌裡邊，哼！胡仁發呀！胡仁發，我會叫你的計謀，澈頭澈尾的失敗。」

她仍舊不露聲色，盈盈地笑着，身子往前湊了一湊，幾乎要把頭靠到冷喜泉的肩背上來。

「唔！你這個人眞有趣，一見面就令我發生好感，談吐言詞不俗，我們這個朋友算是交上了。」馬寡婦用煽動的口吻說。

冷喜泉看她神情飄忽，早已亂了章法，把手移過去，要想拉她的手，兩隻眼睛像定了神似的，盯在她的臉上。

「喲！這怎麼可以。」她把手縮了回去，「這樣多人不好看呀！」

「馬太太，我，我實在想……」

「你想什麼呀？」

「我想……我想同你親熱一下……」

馬寡婦小嘴一呶，說：

「你看，塲子裡這多人，不是要被人家笑話嗎？」

冷喜泉回頭一看，腦子似乎清醒了點，忽然問道：

「妳住在什麼地方？」

「你想去拜會我？」

「我想跟妳去……」

馬寡婦此刻已玩弄他於掌握之中，輕輕笑道：

「太不方便了，我的住處一向是保守秘密的，再說，現在已經是深夜時光，你怎麼能跟我去呢！」

冷喜泉此時已被她弄得昏頭轉了向，涎着臉道：

「有什麼關係，只要妳答應，我們傾談一宵，不是蠻有趣味的嗎？」

馬寡婦把頭連搖了幾搖，說：

「孤男寡女，在旅社裡混在一起，是會被人誹短議長的。」

冷喜泉想不到她有這一手，急得頭皮發熱，很想再作進一步的要求，但又張不出口來。

馬寡婦看他一副猴急相，蹙了一下眉頭，接着又道：

「其實我住的地方倒是蠻近的，照理說，你要去看我，是一番好意，嗯！讓我考慮考慮。」

她把那對迷人的眼珠子來回轉動着，似乎現出極費躊躇的神情。

「妳在想些什麼？」

「我在想你的話，是答應，還是拒絕。」

「這根本不是一件嚴重的問題嘛！」冷喜泉迫不及待的，說：「我以爲妳是個朗爽的人，不想妳倒大費調停起來，是不是妳對我還有疑問？」

「嗯！有考慮的價值，因爲……」馬寡婦欲言又止。

「因爲什麼？」

馬寡婦遲疑了一下，現出凝重的樣子，說：

「因爲人心叵測，假如我答應了你，一旦被你嬉弄了，我在不知不覺間，上了你的當，後果是難以想像的！」

冷喜泉急道：

「妳完全不信任我？」

馬寡婦毫不思索的說：

「有這樣意思！」

「那我對天發誓，可好？」

「你祗要是不存心欺負我，就可以，發誓有什麼用！」

「不，我要表明我的心跡，同時我也要使妳安心呀！」

馬寡婦凝神看了看他的臉色，說：

「你的誓是怎樣一個發法呢？」

「我以我的生死來作賭博，證明我不會欺負妳！」

馬寡婦格格地笑了起來，說：

「假如犯了誓言，那不是太不合算了麼？」

「我意已決，假如妳同意我這樣做，我的誓言會使妳中聽的。」

馬寡婦略略一想，點頭道：

「我從來還沒有聽過人家在我面前發誓呢，好吧！我洗耳恭聽……」

冷喜泉明明知道這個誓是不能亂發的，但他像中魔一般，想了一想，把手向上一抬，學着戲台的台詞，說：

「皇天在上，我冷喜泉在下，假如我對妳馬太太存有不良之意，叫我彈穿胸膛，不得好死！」

他在發誓之後，滿臉正經的說：

「妳這該相信了吧？我是個走極端的人，不會亂發假誓的！」

冷喜泉這種做法，顯然是違背自己的良心，美色當前，他已不計利害，在他以爲發了這樣一個重誓，馬寡婦必然會怦然心動，或許對他另眼看待！

那知馬寡婦看了他這種動作，好像是無動於衷，她在暗笑，同時，她也在替他担着憂。

她暗忖道：「假如他犯了誓言，彈穿胸膛，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我不希望他如此做法，那不是太可惜了麼？」

這時候，他們兩個人的想法，各有不同，冷喜泉是個精明透頂的人，他身上負着黃警長的使命，當眞就敢出賣黃警長，他沒有那大的胆子，在這種人腦子裡，賭咒發誓，不過是家常便飯，根本沒有拿它當作一回事。

是以他看到她在暗自發笑，他的臉也稍稍背轉過來，生似怕她看出破綻，同時，心裡也在忖着：「怪不得人家說她是個毒辣無比的女人，如今看來，可說是名不虛傳……

……」

他的念頭還沒有轉完，忽然，有脚步聲向他們抬子邊走了過來。

冷喜泉有點緊張，他不敢側頭去看，在他意識中，走來的人，絕對與黃警長有關，可能會上了馬寡婦的大當。

但他不能不有所提防，他把身子微微一挺，兩隻拳頭緊緊握着，口音顫抖的說：

「是誰來了……」

「有我在這裡，你怕些什麼？」

「我沒有怕呀！」

「你瞧你這付模樣？不是怕，是吓得在打哆嗦……」

話音未畢，一個人已停在棹子面前。

「老板娘，請回去休息啦！」一個粗沉的聲音在說話。

「唔！我知道！」馬寡婦頓了一下，說：「喬年，你的事辦得怎樣啦？」

喬年湊過去，低低道：

「相當扎手！」

馬寡婦臉色一沉，說：

「是價錢談不攏？」

「對方壓着貨，不肯放手！」

「有希望把貨弄到手嗎？」

「老板娘的命令，我們自然會盡力去做的。」

「華星在什麼地方？」

「正在同對方打交道？」

馬寡婦點頭，說：

「好！你去辦吧，今天晚上一定要將這筆交易談成，知道嗎？」

「是！老板娘！」喬年向馬寡婦使了個眼色，轉身走去。

冷喜泉看喬年來得唐突，不由一怔，問道：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呀，他叫喬年。」馬寡婦不着邊際的說。

冷喜泉得不到要領，又盯着問了一句：

「他倒底是誰？」

「我的事你最好不要知道。」

他等於碰了一個軟釘子，略加思索，也覺得沒有向她追問的必要，於是，轉變口氣，說：

「誓也發過了，我們的約會，應該履行了吧？」

「嗯！我這個人說話，是向來不二言的，我願意你送我回去！」

冷喜泉大喜道：

「那我們就走吧，馬太太，妳眞是個信人！」

馬寡婦滿面春光，提着手包，很自然地把手圈在冷喜泉的膀臂上，離開舞廳。

第十四章　跌進牢籠

馬寡婦這次的佈局，確是高人一等，她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把胡仁發和黃警長的陰謀打聽出來，同時，她更進一步把黃警長和冷喜泉的事調查清楚，然後，她很從容地調兵遣將，對付她的敵人。

她的手法出色得離奇，不要說胡仁發渾然不知，卽連黃警長也被蒙在鼓裡。

這當然是畢克先生被她利用了，這個法國特務頭子，小題大做，出動大批特務人員，在一瞬間，就替她把這件事順利完成。

她把同登的人馬，大部調來河內，剛才她同喬年的對話，卽是要幹掉胡仁發的一種暗語。

冷喜泉在舞廳裡接連看到的兩次字條，也是她的傑作，可是，她並希望對冷喜泉遽下毒手，她得到情報是，冷喜泉這個人在女人群中是一名健將，於是，她食指大動，想看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同時，在她佈置過程當中，她同冷喜泉見面這着棋是個必要的關健，假如她不這樣

做，假如她中途換了花樣，那豈不是予對方一個警覺的機會，反而會發生出另外枝節來的。

她現在對胡仁發的陰謀已完全明白，唐一虎被謀害的事，是他的狠招，可是沒有扳倒她，此刻又作冷喜泉來絆她的脚，這種人在她心目中，是死有餘辜，沒有留存的價值，當然她不會輕輕放過他的。

她一面攏住冷喜泉，一面已經佈下天羅地網，必欲將胡仁發置之死地，方才喬年來就是向她報告情形，而她的指示是要在今晚動手把胡仁發幹掉。

喬年走後，立刻把華星及另外幾名爪牙找到，傳達馬寡婦的口信，他們幾個人很快的就把中南公司前後門的要道控制住了，「關門提鼈」，胡仁發的一條命，已在他們掌握之中。

喬年這個人手條子辣得無與倫比，是馬寡婦的一張王牌，現在拿他來對付胡仁發，所以馬寡婦認爲大事已定，很悠閒地帶着冷喜泉到她的香閨中去了。

她圈着冷喜泉的手臂，緩步走下樓梯，只踏下兩層，已到達她的房間。

他把冷喜泉讓進房去，很客氣地說：

「請坐一會，我叫宵夜請你！」

「不用了，我沒有這個習慣！」

「那麼吃杯酒，提提神可好？」

冷喜泉向她笑笑，祇見她拿着一瓶法國白蘭地，兩隻玻璃大盅，一瓶酒剛剛貯滿了兩杯，笑道：

「我平常是喜歡這樣飲酒的，來，我們把這兩杯酒飲下了，慢慢再談！」

冷喜泉看着面前的酒，心裡發慌，一瓶白蘭地分成兩杯，一杯就是半瓶，吃下了，怕不會爛醉如泥嗎？

馬寡婦看他一副爲難的樣子，把酒杯遞過去，說：

「怎麼啦，這一杯會把你難住了？」

「是的，我是個不會飲酒的人，平常縱然吃點酒，也是淺嚐即止，馬太太，我只能陪妳少吃一點，這杯酒如果下了肚子，連話也不會說了。」

「哦！你不善飲酒，那麼你隨意，我可要乾杯了。」她說着，把一杯酒飲了一個乾淨。

「妳的酒量太好了。」冷喜泉口唇接着酒杯，少許沾了一點，說：「妳看我這樣飲酒會掃興嗎？」

馬寡婦吃下這杯酒，顯得格外興奮，兩頰紅紅地，走到橱櫃面前，取出一件法國式長可到膝的睡衣，然後，徐徐地把她旗袍脫下，此刻，她渾身只剩下一個胸兜，和一件三角褲子，又故意把嬌軀轉了一個彎，向冷如泉這邊幌了一幌，才把睡衣着上。

她這種大胆作風，可把冷喜泉迷糊住了，他看她那細白的皮肉，有如出水芙蓉，嬝娜的細腰，玲瓏的曲線，在在令人觸目，不禁饞涎欲滴，神魂蕩漾起來。

在他眼光中，她那裡是一個已經出嫁的寡婦，簡直是一個含苞待放的姑娘，他把貪婪的眼神向她身上盯着，恨不得即刻把這個美麗的女人「弄」到了手。

但是，至少限度，冷喜泉是以爲她在挑逗他，否則，她不會當着一個僅見面一次的人，會把衣服脫下來的。

冷喜泉本來是個花叢中的老手，見了女人，是有一套煞着的，而且，他施展出來的手法，女人也會服服貼貼如同綿羊一般地偎到他懷裡去的，可是，今天晚上，他忽然胆怯起來，馬寡婦雖然在他面前露了一手，他仍是循規蹈矩，沒有敢向她表現出一點輕浮

的舉動！

馬寡婦却像若無其事一般，把睡衣的帶子在腰間束了一下，走過來，看着他的酒杯，輕聲道：

「你這個人眞沒有用，連這杯酒都咽不下去，我看……」

冷喜泉早已被她美色所迷，怔怔說道：

「請妳代勞如何？」

「嗯！我每天夜晚都得喝幾杯的，酒不下肚，酒蟲會在肚子裡發酵，怪不好受的！」

她格格一笑，又把那杯酒飲了下去。

這杯酒下肚，她霍地感到心神不安，她望着手錶，眉頭蹙着，似乎很是焦灼！

她不禁自言自語地，說：「現在已快到三點啦，難道這筆買賣會砸了嗎？」

冷喜泉楞了一楞，心中暗忖：「她這筆買賣一定很大，可能是出了毛病……」

冷喜泉是慣做私貨的，所以他也朝着這條路上去想，跟着也替她担心起來。

「你在想什麼？」馬寡婦機靈地看着他。

冷喜泉被她問得怔了一怔，說：

「我怕妳那個伙計買賣談不成功……」

「你是怕他會失風？」

冷喜泉也順着她的口氣，說：

「很有可能！」

馬寡婦倏地臉色一變，問道：

「胡仁發他有了準備麼？」

冷喜泉聽得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暗道：「我的機密被她拆穿了，這便如何是好？」

他想了一下，故作驚慌地說：

「胡仁發他是誰，我不認得……」

「嗯！我看你這個人變老實的，說了實話，可能會減少許多麻煩的！」馬寡婦在提醒他。

「這個實話是不能說的！」冷喜泉心裡在跳動：「我身入虎穴，今天這條命恐怕是

保不住了。」

他硬着嘴皮又接着問道：

「妳們到底是在做什麼買賣呀？這與我認識姓胡的有什麼關係？」

「你是在裝聾做啞，我就不信你此時心裡不在打顫？」

冷喜泉索性扳着臉，說：

「妳問的話，我不但不懂，妳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我也無法猜測，總之，我希望妳把我看得單純一點，要不，我寧願不交妳這個朋友……」

他的話說得既不客氣，大有脫身之意。

那知馬寡婦却是個工於心計的人，這時候自然不能把他放走，看他一本正經的樣子，不由聳肩一笑，說：

「你是嫌我把話說錯了，所以才發這大的脾氣，或許，你以為我也同你一樣，會大光其火，把你逐出我這道房門，是不是？」

冷喜泉心中有病，怔了怔，沒有答話，馬寡婦接着又說：

「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恩怨分明，既然做了，就不必害怕，你坦白承認了，我

姓馬的會拿你當個好朋友看待的！」

「妳要我承認什麼？」

馬寡婦很自然地一笑，說：

「胡仁發這個人太不够意思了，他把唐一虎謀殺在椰路公園，栽贓誣陷說是我幹的，黃警長同他一個鼻孔裡出氣，居然來偵查我，你說他們對不對？」

冷喜泉搖了搖頭，沒有說話，馬寡婦好似受了很大的委曲，嘆了一聲，說：

「一個小小的警長，他不分靑紅皂白來找我的麻煩，我姓馬的能叫他佔了便宜麼？這叫做自不量力，哼！簡直是糊塗到了家呢！」

「哦！他觸了霉頭？」

「嗯！不多，兩萬元越幣。」

「以後呢？」

冷喜泉聽了一驚，說：

「以後他所損失的錢，又在胡仁發身上找回來了。」馬寡婦挑了挑秀眉，說：「他為了要出這口氣，所以要人來『整』我，所以……」

冷喜泉聽得大震，不等她的話說完，問道：

「所以怎樣？」

「所以就找到你尊駕的頭上來了，他們想利用你來『整』我的手段，是先姦後殺，要把我姓馬的這個人毀了，以後他們就少一個敵人，你說對不對？」

馬寡婦重話輕說，表面上異常平和，令人看不出她是在和一個敵人在說話。

冷喜泉吓得全身冷汗直流，人家已經把自己的秘密和盤托出，而且說得頭頭是道，直如看見的一般，怎不令他毛骨悚然。

他現在沒有答話的必要，他無法說出「是」，或「不是」，他在全神貫注，提防馬寡婦，他的性命已揑在人家手中。

他暗暗忖道：「乖乖，這個女人好厲害，我簡直是自不量力，找霉倒嘛！」

他的底牌已被馬寡婦戳穿，好像渾身的衣服被人剝去一樣，赤裸裸地毫無掩蓋，弄得他尷尬已極。

馬寡婦神氣活現的在等着他的答話，使他無地自容。

冷喜泉一再思考，身臨險地，有如膝子送到老虎口裡，有死無生，是以他遲疑着，

沒有說出話來。

馬寡婦看他沉吟不語，又逼着問道：

「怎麼啦，我說的話不對呀？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他抬眼看她神情冷漠，苦笑一聲，說：

「妳怎麼知道這麼淸楚？」

「那你是承認了！」

冷喜泉把心一橫，身子退後兩步，冷冷道：

「承認又怎麼樣？妳把狠招使出來吧！」

「嗯！你這個人倒有點骨氣，臨危不亂，不錯，是個角色。」

「馬寡婦，妳不必誇奬了，話不投機，我冷某不想打擾妳啦！」冷喜泉身子一轉，準備奪門而去。

哓嚓一聲，門上的彈簧已被人扭開，進來一個大漢。

冷喜泉看着進來的人，不由吃了一驚，知道退路已斷，無可如何地又往回走了兩步

「喬平，你過來！」馬寡婦面容嚴肅，在叫着進來的人。

喬平是個橫人，目光向冷喜泉一掃，一副虎視眈眈的派頭，令人望之生畏。

馬寡婦側轉頭，又向冷喜泉展露貝齒，輕輕一笑，說：

「你也過來稍坐一會，聽聽我們喬兄弟的報告，再走不遲。」

冷喜泉無可如何地倚坐到一張沙發上，喬年却狠狠地盯着，毫不放鬆。

馬寡婦視若無睹，臉上仍掛着笑容，問喬年道：

「喬年，你辦的事怎樣了？」

喬年的眼睛盯在冷喜泉身上沒有移動，似乎是不想當着這個生人的面前說話。

馬寡婦會意笑了笑，說：

「喬年，不要緊的，你說出來給這位冷朋友聽聽。」

馬寡婦的話等於命令，喬年抹了下額上的汗珠，嘴角一撇，說道：

「事情是辦下地了，可是遇到一個扎手的對象，他媽的，差點腿上吃了對方的刀子。」

馬寡婦皺了皺眉頭，說：

「少廢話，那個姓胡的到底躺下了沒有？」

「不躺下了還成？」喬平擺動着手說：「在我姓喬的手上要想活着溜掉，怕辦不到吧。」

「嗯！你把詳細的情形說出來。」馬寡婦一臉急迫的樣子。

喬年坐下來，兩道眉毛揚着，說道：

「那個姓胡的眞不含糊，我們等他到深夜一點，他還沒有露面，正當我們要衝上樓去找他的時候，他却大搖大擺地由後門踱了出來……」

「啊……」馬寡婦瞇着眼睛在靜聽。

「他當然不知道我們有埋伏！」喬年說：「恰巧我正在他公司後門十碼處站着，他非常警覺，大約他看見有人的影子在幌動，他很快地就把一隻自衛槍握在手中了。」

「嗯！他是幹保鏢出身的，動作一定很快！」馬寡婦的頭在微微點着。

「他快，我比他還快！」喬年做了一個手勢，說：「正當他揑着槍四處張望的時候，我的脚已飛到他的腕脈上面，已把他的槍『踢』了出去！」

馬寡婦臉上顯出得意的神色，說：

「這回他要吃苦頭了。」

喬年接着又道：

「他看見我來勢猛疾，機靈的轉了一個方向，拔脚就跑，我原是準備拉着他後領的，那知夜黑無光，沒有把他扣住，被他滑了出去。」

馬寡婦急得一跺脚，說：

「怎麼會讓他跑掉的，眞該死……」

「老板娘，妳不要發急呀，在我手裡的人，我會讓他漏網嗎？」喬年說。

「到底怎樣？」馬寡婦有些不耐煩，「到這緊要的關頭，你又不急了。」

「我怎麼不急。」喬年說：「我一隻手沒有扣住他的後領，人就像飛一樣竄過去，結結實實地在他後腦上猛擊了一拳……」

「把他打倒了嗎？」馬寡婦問。

「那知這一拳用力過猛，祇聽他悶哼了一聲，就躺下去了。」

馬寡婦輕輕一笑，說：

「這倒好，沒有費事，便把人打垮了。」

「老板娘，妳倒說得輕鬆，像胡仁發那樣的人，一拳把他擊倒，我能放心嗎？」喬年說。

「你是怎樣對付他的？」

「聞聽人言，胡仁發的身手很是矯捷，我怕他起來反擊，就在他躺下去的時候，我的一柄赤刃，已朝他的咽喉刺下去了。」

「啊……」馬寡婦鬆了一口氣，把頭仰靠在倚背上，緩緩問道：「刀刺咽喉，他的那條命大概是活不成了。」

喬年點首道：

「老板娘所言甚是，我的那柄赤刃鋒利無比，剛剛進去半截，他的血已像湧泉般冒了出來，好像他連哼也沒有哼了出來呢！」

馬寡婦又緊接着問道：

「善後的問題，是怎樣處理的？」

「那還不簡單嗎？一隻蔴袋把屍體裝進去，抬到湄公河，縛了一塊大石，沉到河底下面去了。」喬年說着，忽然大笑起來。

馬寡婦愕然問道：

「你笑什麼？」

「我笑警方那些人眞是飯桶，這件案子在中南公司發生後，等我們把屍體搬運走了，大約他們還不知道胡仁發被人謀殺了呢！」

馬寡婦故意瞟了冷喜泉一眼，說：

「不要胡說，我們這位冷朋友是黃警長的親信，當心他會告你一狀的！」

這時，冷喜泉默默地在一旁靜聽，早已六神無主，神情變化也極爲劇烈，顯然內心已在作某種打算。

他雙目流露出不安之色，似是等待事情發生。

喬年面色陰沉，看了他一下，向馬寡婦道：

「他是黃警長的奸細？……」

馬寡婦猶豫半晌，正要說話，喬年冷冷一笑，說：

「老板娘既然證實他的身份，我把他解決了就是！」

冷喜泉神色大變，腰杆一挺，說：

「你要怎樣？」

「我要取你的狗命。」

喬年是個粗人，說話爽直，看到冷喜泉已是俎上之肉，言語之間，已無保留之意。

冷喜泉憤怒滿面，把脖子一伸，說：

「任憑宰割，我冷某皺一皺眉頭，就不算是一條好漢。」

喬年陡的兩眉倒豎，由身邊抽出帶着血跡的一柄利刃，走過去，舉刀就要動手。

冷喜泉神色絲毫不變，回頭對馬寡婦縱聲一笑，說：

「原來妳們是仗勢凌人，好吧，我……」

馬寡婦這個人却有點特性，她一生殺人如麻，就是不傷手無寸鐵之人，再者，她對冷喜泉尚存有一絲好感，是以她在冷喜泉大笑之時，忙着對喬年一揮手，說：

「住手，喬年，這是我的臥房，怎麼能隨便殺人呢。」

喬年是個橫蠻粗暴的人，對人處世，從來就不知道有個怕字，但他就是在馬寡婦面前不敢亂來，馬寡婦說什麼，他也不敢吭氣，服貼得像個綿羊似的，把刀又縮了回去。

冷喜泉雖然過了這道關，心中更覺不安起來，此刻，她對眼前的這個美人，色心已

退，根本也沒有那種豪興，只在尋思脫身之計。

馬寡婦好似洞穿他的肺腑一般，仍舊是一副和顏悅色的樣子，瞇着一雙睜不開的眸子，緩緩說道：

「你是想離開我這裡麼？冷朋友，大約你心裡是在轉這個念頭，不過……」

冷喜泉衡量情勢，自己縱有神鬼莫測的妙計，要想脫離而去，恐也無用，索性大聲笑道：

「不過我是走不掉的！」

馬寡婦哧地一笑，道：

「這一點倒被你猜中了！」

「妳現在把我打算怎樣？」

「這個……」馬寡婦在尋思，眼珠子也在不停地打轉。

喬年插口道：

「這種人留着他有什麼用？」

「哦！我覺得他尚有可取之處呢！」馬寡婦狡猾地一笑，忽然想起一件事的，抬眼

向着冷喜泉說：

「你方才賭的咒算不算數？」

冷喜泉激昂地說：

「一言既出，快馬難追，何況是誓言……」

馬寡婦面現喜色，問道：

「那你是不會背叛我的了？」

這是個難題，冷喜泉在想，「胡仁發死了這回事，我既然知道，可能還有措辭，但是，我明明在這裡躭擱一夜，一事無成，怎樣向黃警長交代呢？」

他頗費思考，在極力尋思，他是在河內生根的人，黃警長是不能得罪的，寧願背叛馬寡婦也不能捨棄黃警長這條道，因為他在河內還得混下去，他的生命等於揑在黃警長的手裡！

但是，目前這道關，關係自己的生死存亡，權衡得失，使他束手無策。

他直覺的感到兩條腿已陷在極深地泥沼中，無力自拔……

他明知此刻說空話是毫無用處，即如自己說不背叛她，她一定另有高招，絕非空言

可以搪塞的。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他想說我的誓言是兌現的，可是，他沒有勇氣把這句話表達出來。

他想了一歇，用試探的口氣，說：

「假如我承認我的誓言，妳能放我走嗎？」

馬寡婦看他模稜兩可的神氣，淡淡一笑，說

「你知道你發的是個什麼誓言麼？」

冷喜泉不假思索，答道：

「彈穿胸膛！」

「嗯！這此尖刀戳在脖子上，滋味不同。」馬寡婦調侃的說：「你愼重地考慮一下，這種拿性命做賭博的事，可不是鬧着玩的！」

她講得很認眞，態度也極凝重。

冷喜泉平常是個拿女人當玩物的角色，現在面遇難題，也深悔不該貪圖黃警長的一萬元，而冒此風險。

這當口，馬寡婦并不催促他，讓他從長考慮，她預計他縱有千百計謀，也無所施，因此，她根本對他答復的早遲已不計較了。

其實，她早已打了腹稿，而這個腹稿最主要一點，即是像冷喜泉這樣的人，是不能讓他脫離自己手心的。

她儘他慢慢思考，她反而悠閑的燃着煙，緩緩地吸着，喬年幾次要多嘴，都被她丟使眼色把他制住了。

馬寡婦這個人毒辣得不可思議，她既是不打算放走冷喜泉，那末，爲什麼她一定逼他說出不背叛她的話，在表面看來，這是多餘地，也沒有這個必要。

然而，她有着極深的詭謀，在她的想法，即如冷喜泉心悅誠服的俯順她，她也要他記住那句誓言，一旦他生有貳心，她會叫他彈穿胸膛，而使他死而無怨。

過了一會，她對冷喜泉，說：

「大概想好了吧？冷朋友，你現在已知道賭咒發誓的厲害，足見你還是個性情中人，不管你怎樣說法，我對你是會另眼看待的！」

冷喜泉仍然感到左右爲難，眼中露出恐惶之色，喬年在旁喝道：

「不要和他多說了，不識抬擧的東西，哼！我會把他的腦袋砸扁了的！」

馬寡婦却柔聲道：

「現在你祇有兩條路可走，要決定，不是蠻容易的事嗎？」

冷喜泉尋思了一下，道：

「妳這兩條路，一條放我走，一條把我留下，是不是？」

喬年看他慢吞吞地，咆哮道：

「去你媽的，把你這個窩囊東西留下，有什麼用處，我不剝你的皮才怪呢！」

馬寡婦盯喬年一眼，說：

「他講的話很有道理，喬年，你聽他說下去。」

她側轉臉對冷喜泉，說：

「放你走和把你留下，都沒有區別，我要問的是你發的誓言，倒底是眞是假？」

「啊！妳是要先解決我發誓的問題？」冷喜泉恍然大悟，似乎覺得這是一件小事。

「你明白了，就請講吧！」

冷喜泉不再猶豫，擧着一隻手，說：

「天在頭上，我絕對遵守誓言。」

馬寡婦得到他這句話，兩道眉毛略略向上一揚，對喬年說：

「這個人我交給你了，即刻把他帶到同登去，記住，不準難爲他，知道嗎？」

冷喜泉一聽，火冒三丈，兩手一撐，由沙發上躍了出去。

第十五章 生死未卜

「不許動，想在這裡撒野嗎？」喬年一柄赤刃已飛過去，冷喜泉眼快，一矮身飛刀擦肩而過，篤的一聲，一柄尖刀已揷在牆柱上面，刀柄直在幌動。

冷喜泉看他的飛刀出手，楞了楞，想撲過去，喬年的第二種武器已揑在手上，那是短槍，一柄加拿大手槍，冷喜泉的動作并未停止，側轉身，由斜刺裡掠了過去，來了一個「攔腰攻擊」。

這種打法非常厲害，使持槍的人失去目標，不得不把槍口轉了一個方向。

喬年記着馬寡婦的話，當然不敢開槍射擊，再者，在這種場合，槍聲一響，是會驚動旅店的人的。

冷喜泉這種突擊，是另有一種想法，他在刹那間動的腦筋是，「假如我完蛋的話，至少你的腰也會被我撞斷的。」

說時遲，那時快，冷喜泉的右拐剛剛要撞喬年的腰肋，喬年的槍柄已往回撤，同時，身軀一閃，一隻槍柄不偏不倚打在喬年的後背上面，去勢既疾，份量自然不輕，這一

記，可把冷喜泉打得一陣發昏，跌了下去。

「哼！我看你這小子是活得不耐煩了。」喬年把槍比着他：「你再動一動，我就送你回老家去！」

「光棍不吃眼前虧。」冷喜泉第一次動作沒有沾到便宜，氣已餒了大半，再看，人家手上拿着致命的傢伙，也不必再作困獸之鬥了。

槍柄擊在背上是硬傷，冷喜泉身體結實，緩了一口氣，半側着身子坐在地板，抬目四顧，令他奇怪的是，馬寡婦已離開這間房子，不知到那裡去了。

這使他大大吃了一驚，有馬寡婦在，多少還有點情份，他們之間，雖然沒有訂交什麼互惠條件，至少是可以不受凌辱的。

他的背上劇痛，胳膊也無法撑起，他在思忖：「馬寡婦這個女人太不够意思了，她把我交給這個姓喬的，人却溜得不知去向，這不是明明叫我吃苦頭麼？」

他的兩道眼神極力向四下搜索，除了一道門直通洗澡房以外，別無出路，他自言自語地低哼一聲：「難道她會由那門溜走了嗎？」

情勢所趨，他不得不低頭，於是，他又哼了一聲，說：

「什麼時侯去？」

「即刻就走！」喬年說。

他抬頭看看窗外的天色，明月在天，繁星密佈，凄然說道：

「現在天還沒有亮呢，等東方泛白再走，行不行？」

喬年冷冷一笑，說：

「你想在拖延時光嗎？老實同你說，等到天亮，你這條狗命就保不住了。」

冷喜泉虎落平陽，上了黃警長一個大當，假如他要早知道馬寡婦是這樣的厲害，至少他是不會輕易送入虎口的。

在當時，他也是貪圖財色，不但有錢，而且能同馬寡婦這樣絕色美人親近，他巳怦然心動，稍欠考慮，這一次是大大的失策了。

他在尋思：「天下事固然不能盡如人意，但也不能慘到這般田地，現在錢是沒有用了，眼看着人也要全毀了。」

他當然想盡量把時間拖長，希望對他有利，在他的想法，在天亮的時侯，黃警長可能會來的，或許局面改觀，也未可知。

喬年看他沉默不語，冷笑道：

「你不要以為我是危言聳聽，在天亮的時侯，這間房子裡就不會再有人了，而我們也不會把你帶走了。」

冷喜泉輪大了眼睛，問：

「為什麼？」

「這還用問，我不說想你也會猜得出的！」

「是因為我的目標太大？」

「你猜得很對！」

「那你們準備把我怎樣處置？」

喬年想了下，指着裡間洗澡房，說：

「這間房子就是你的墳墓，你信不信！」

冷喜泉不由地打了個寒戰，心中在想：「這確是一件可怕的事！」

因為他知道黑道中的人物，狠毒無比，他們行事大多是在深夜中下手，喬年的話，并沒有含着一絲恐嚇之意。

他又担心到同登之後，生死未卜，同登是他們的地盤，更可以爲所欲爲了。

想到這裡，他不寒而慄，一着之差，竟然弄得如此下場，他想起床下面還有許多私貨，尙待料理，一時之間，頭緒紛煩，不知所措。

他迷惘地看着喬年，問道：

「馬寡婦呢？」

「呸！馬寡婦是配你叫的！」

「啊！馬太太，她到那裡去啦？」

「她回同登去了。」

冷喜泉大愕，道：

「她已經走啦？」

喬年怒目而視，狠狠地道：

「怎麼着，她不走，難道她會等你——」

冷喜泉似乎心情略略舒展，苦笑着說：

「好！我同你到同登去！」

「車子就在下面，你可要服貼一點，假如叫嚷起來，我的子彈是認不得人的！」

「悉聽尊便！」

於是，冷喜泉就在喬年挾持之下，登上汽車，駛往同登去了。

這一次，黃警長更是大大失算了，他同馬寡婦打了兩個回合，着着失敗，胡仁發失踪，預計是凶多吉少，冷喜泉的生命如何，尙不可知，他再想去找馬寡婦，又怕她撐腰的畢克先生，投鼠忌器，使得他大傷腦筋。

他好像啞子吃黃蓮一般，苦在肚裡，當然，他對胡仁發失踪的事，也不肯放鬆，一面呈報上級，一面積極佈署偵查線索。

其實，他這是多餘的舉動，在法國人統制安南時期，對於殖民地這種小小案子，根本沒有拿它當回事，他的報告，不僅沒有得到較好的反映，險些把他的飯碗也砸了鍋。

在法國人的眼裡，像他這樣一個小警長，是不當一回事的，招之要來，揮之卽去，假如你不識相，據理力爭，那就是自找麻煩。

黃警長懂得這個道理，可是，胡仁發在河內是個小有名氣的人物，和他又有特殊的關係，於公於私，他對這件案子要賣點力氣，同時，他也希望藉警方的力量，查一個水

落石出。

雖然，馬寡婦是個嫌疑極重的人物，他不敢動她，於是，他把這件事向上級作了個有系統的報告。

殖民地的治安機關，大多是由統治者主其事，河內也不例外，主持河內警署的權威人物叫做麥唐納，他的職務是幫辦，也是畢克先生手下的一員大將。

這個人可說是個幹特務起家的，胡仁發的案子他已早得到情報，并且畢克先生也送了份資料給他，指示他處理方針。

就在這天早晨，黃警長的報告送到麥唐納面前，他看到這份報告，薄薄的嘴唇上泛起一絲笑容，一個電話把黃警長召了過來。

麥唐納是個中國通，他操着生硬的中國話問黃警長，道：

「警長：胡仁發是個什麼傢伙？」

黃警長畢恭畢敬地行了個軍禮，站立在他的面前，說道：

「這個人是中南公司的總經理！」

麥唐納又問道：

「他是幾時失踪的？」

「昨天夜晚！」

「是被人綁票了？」

「在中南公司後門地上，查有血跡，有謀殺的跡象。」

「你去查過了？」

「我清晨就去查驗過，同時，中南公司也向我報了案。」

「啊！有謀殺的跡象！」麥唐納用指頭敲了敲桌子，說：「你推斷得很不錯，有血蹟，是一個兇殺案件。」

黃警長長聽他的話音，也感到有點驕傲，因為一個外國人是不輕易稱讚屬下的。於是，他把脖子挺得硬硬的說：

「報告幫辦，這件案子非要澈底偵查一下不可，因為那個姓胡的在中國人方面是個大亨，有破案的必要！」

麥唐納陡的把頭抬起來，兩隻眼睛盯着他，問道：

「你認識他？」

「我同他見過幾次，是個有來歷的人呢！」

「啊！他有來頭？」

「很有來頭！」

麥唐納把眼皮上的黃毛一翻，說：

「你能担保他？」

「噢！担保他？」黃警長越聽越不是味道，再看麥唐納的臉色，已覺不對，兩腿一軟，不由地打了一個哆嗦。

在洋人面前是不能隨便說話的，說錯了話，他會卡住你的脖子，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黃警長先前來到警署，是想討功的，麥唐納也誇獎了他幾句，他以為這一次馬寡婦可要栽在他的手了，那知此行不利，洋人居然要他担保胡仁發，這其中必然另有文章。然而，他究竟不知道麥唐納的用意，究竟要他担保胡仁發什麼？於是，他重新行了個軍禮，問道：

「幫辦是要我担保胡經理的人格？」

這次洋人臉上可難看了，兩道黃白的眉毛緊緊一蹙，一臉邪氣，口音也變得很直，說道：

「我要你担保他的一切！」

黃警長待候洋人大半輩子，懂得洋人的皮氣，假如洋人在生氣的時侯，是不能太軟過了頭的，索性同他頂撞兩句，洋人一豎大拇指，來個「頂好」，問題也就解決了。

想到這裡，以為今天麥唐納也是試探着自己的胆量，再者，胡仁發是中南公司的老板，社會名流，也從來沒有聽說他犯過什麼案子，何況他現在已經生死不明，担保這種人還有什麼問題，換句話說，在胡仁發沒有出事以前，想同他攀交情還攀不上呢，這回難得洋人要自己担保，可能是看得起的意思，當下，他擧着一隻手，說：

「我担保他，幫辦，這個人絕對是靠得住的。」

麥唐納淡淡一笑，把頭點了點，說：

「你的胆子不小！」

黃警長當他在誇獎他，也帶着笑臉，說：

「我們當警探的，沒有胆量，還能担代重任嗎？」

「好！好！」麥唐納連說了兩個好字，順手在屜子裡取出一束文件，交給黃警長，說：

「警長，這是我們從各方面得到胡仁發的情報資料，請你看看。」

黃警長把文接到手中，一看文件上蓋着「機密」兩個藍字，已知道事情出了蹊蹺，但他仍不慌不忙把文件打開，再看內容，已使他兩手顫抖，吓得面無人色。

原來他看到的兩件公文，是交付警局執行的一件命令，內容爲下：

「據報，中南公司總經理胡仁發，係黑道中流氓，藉中南公司掩護，私運煙土，破壞法紀，近來更有圖謀偷運軍火，接濟敵人之嫌，經查有據，仰卽將胡某逮捕，并將該公司查封——」

黃警長吓得面色慘白，遍體冷汗倒流，兩條腿像打鞦韆似的，幾乎撑持不住了。

麥唐納在鼻子裡哼了一聲，說：

「現在胡仁發逃跑了，警長，你是他的保人，我們要追查他逃跑的責任！」

「什麼？他逃跑了？」黃警長神經快要分裂了。

「嗯！我們證明他已經逃跑。」麥唐納說：「他一定事前得到我們要逮捕他的情報

，故施煙幕，假報失踪，是叫我們放棄追捕他，警長，你的看法怎樣？」

黃警長不敢再說話了，他無緣無故地保了這樣一個私運軍火的犯人，幸虧是口頭說的，沒有在公文上簽字，否則，他變成與胡仁發同謀，一頂烏紗帽摔了，可能還得吃上幾年官司。

麥唐納看到黃警長慘兮兮地樣子，忽發憐憫之心，哈哈一笑，說：

「警長，你不要怕呀，我是你的長官，假如你果眞是與犯人同謀，那我豈不是也有失察之責麼？」

黃警長好像逢到大赦一樣，感激涕零，深深一鞠躬說：

「幫辦是不追究我的責任囉？」

麥唐納呷了一口茶，說：

「事後担保，不能證明你與胡仁發同謀，這回事可以打消了。」

「謝謝幫辦！」

麥唐納忽地把臉一沉，說：

「同謀的責任是沒有了，可是你謊報胡仁發失踪的消息，還是不能消除呢！」

黃警長生似遇到了鬼，有口難以分辯，一臉喪氣的神情，難以形容。

現在洋人忽然要辦他謊報犯人失踪的罪名，不禁令他想起馬寡婦這回事來，他在尋思：「胡仁發走私的情報，不用說，一定是從畢克先生那邊交下來的，而馬寡婦又同畢克交非尋常，這裡面一定脫不了她的干係，我何不把這件事點穿了，看他怎樣答復！」

思念轉處，看到麥唐納陰沉的臉上，泛起無情之色，生怕這個洋人當眞一翻臉，立刻就有砸碎飯碗的危險，連忙說道：

「我看這次文件，可能關係着另外一個人，所以我希望幫辦對我的處分，愼重考慮一下，免得我遭受冤屈！」

麥唐納冷笑道：

「你還有什麼話值得我考慮的？」

「當然有啦，就是關於馬寡婦——」

麥唐納果然爲他所動，碧眼一輪，問道：

「馬寡婦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黃警長見他動容，低聲道：

「幫辦可容許我說幾句題外的話？」

「可以！」

黃警長又吞吞吐吐地道：

「馬寡婦在我們安南境內，是何等人物，幫辦可曾知道？」

麥唐納不耐的說：

「這與本案無關……」

「我是說她的交游很廣，胡仁發同她也有密切的來往，據我推測，這件案子，可能與她有很多牽連，我們站在警方的立場，對她也有偵查的價值，不能把她輕輕放過了。

麥唐納淡淡一笑，說：

「她現在那裡？」

「她來到河內已經有好多天了。」

「你調查過她的行動？」

「因爲她是個問題人物，是以我對她特別注意！」

「照你所言，那馬寡婦是與胡仁發有同謀走私軍火的嫌疑了。」

黃警長被問得愣住了，麥唐納的話與牠的心思決不相同，當然是沒有搔到癢處了，他的原意是想藉馬寡婦把畢克先生扯了出來，更進一步，就是推翻麥唐納所出示的文件。那是一個假情報。

「我不能斷定馬寡婦是與胡仁發同謀。」黃警長說：「因為她是個詭謀多端的人，這件案子的發生與她有很大的關係呢！」

他在兜圈子，不敢直言奉上，他知道畢克先生是個權傾安南的特務頭子，話出如風，萬一牽涉到畢克先生的頭上，自己縱有天大的本領，也逃不出對方手掌的。

麥唐納看他說不出一個正當理由出來，陰沉的一笑，說：

「警長，我看你省點事吧，我們警方辦案子是抱定「不開花」主意，即是說不多生枝節，假如你把事情弄多了，麻煩會加到你身上來的。」

「幫辦是不想在馬寡婦身上找尋線索了？」

黃警長把要說的話，被麥唐納堵回去了，於是，反詰道：

「嗯！這個人我不敢惹她，根據得來的消息，她這次到河內來是有特殊任務的，我們不但不能難為她，并且，上面已有指示，要我們妥為保護……」麥唐納稍歇，吸了一

口煙，說：「警長，我看你這個人頭腦很是簡單，你對這件案根本就弄不清楚，東不提，西不提，偏偏要提馬寡婦，難道我們上面的情報就沒有你準確嗎？」

黃警長碰了一鼻子灰，心中不服，索性直截了當的說：

「馬寡婦這個人神通廣大，她居然同畢克先生攀上交情，我想……」

「你想怎樣？」

「我想畢克先生是個身份重任的人，要防備她一點才對！」

麥唐納把鼻子聳了聳，說：

「你還不知道呀，我方才所說她有特殊任務，就是畢克先生給她的，祇要她稍稍表現一點功績，將來她的地位都在你我之上呢！」

「哦……」黃警長聽得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

麥唐納接又道：

「從今天起，你不必再提馬寡婦的事了，同時，胡仁發失踪也好，被人謀殺也好，已經在上級處理之中，我們警局已無權過問……」他稍頓，牽了牽嘴角，露出一絲微笑：「警長，你現在可以回去休息啦！」

黃警長心灰意冷，向麥唐納行了一個軍禮，走了出去。

「這還成個樣子麽？」黃警長走出警署，口裡喃喃的駡道：「他媽的，這行飯我也不想吃了。」

這天晚上，爵士飯店裡好像另外有個天地，室內裝有冷氣設備，涼爽異常，美人似雲，房間裡佈置顯得很調和，室雅如畫，只聽一個女人格格的笑聲。

在柔和的燈光下，一笑傾城的名女人馬寡婦和一個長材碩長，碧眼黃毛，斗室相對，談笑風生。

他們是老朋友了，她拿着法國名酒一杯接一杯替他斟起，把一個黃毛吃得滿面通紅，興高彩烈。

這個黃毛就是鼎鼎大名的畢克先生，也是個神秘人物，在安南境內他的一舉一動都會引人側目，安南人提到他的名字，不寒而慄。

他今天是應馬寡婦之約而來，這位風雲人物對馬寡婦是頗爲欣賞的，他對她的魅力異常傾倒，而馬寡婦對於他味同雞肋，不過是敷衍一番而已。

她每次到河內來，總得騰出一天時間來應酬這個黃毛要人，因而，她要做的事，也

可以順利完成了。

畢克先生酒甚大，他舉着酒杯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國話對馬寡婦，說：

「妳的事我已代妳辦好了，還不陪我同飲幾杯嗎？」

馬寡婦滿臉笑容，向他飛了一個媚眼，說：

「人家都累死了，畢克，你多飲幾杯吧，等會……」

「等會做什麽？」

「問你呀……」馬寡婦做出一副嬌慵的神態，把頭倚了過去。

「妳不是很會喝酒的嗎？」畢克先生伸出一隻毛茸茸的手，把她摟在懷中，一張大嘴在她臉上亂聞了一陣。

「我不來囉！」她嗲聲嗲氣的說：「見了面，就不老實。」

「妳不是很想我嗎？」

馬寡婦故驚嗔他一眼，說：

「人家還有一點事沒有辦呢，眞氣人！」

畢克先生就是怕她這副腔調，手臂緊了緊說：

「是誰使妳生氣？」

「還要說呢！」馬寡婦把頭在他懷裡揉了一下：「都是你的人欺負我，下次我眞不敢到河內來了。」

畢克呷了一口酒，像哄小孩似的，問道：

「是誰，妳說出來，我處罰他就是！」

「我不說，」馬寡婦嘟着嘴。

畢克想了一下，笑道：

「是不是我們法國人開妳的玩笑？」

「不是！」

畢克又在她頸頂上親了一陣，說：

「不管是誰，有我在這裡，他們就不敢胡鬧的！」

「假如你走了呢？」馬寡婦故意在挑動他。

畢克用手指一抬她的下巴，看着她那張惹人喜愛的面龐，說：

「我走了，他們會怎麼樣的？」

「你走了呀，他就會來找我。」

畢克聽了大怒，問道：

「倒底是那一個，妳說出來，我會不饒他的！」

馬寡婦就怕他不生氣，又往他懷裡一鑽，說：

「他就是你們警署的黃警長！」

「噢！黃警長，他有這大的胆子？」畢克先生大出意料之外。

「可不是嗎，他眞會欺人的。」馬寡婦在發嗲：「他比你還要厲害呢！」

「嗯！我把他找來。」

「找來做什麼？」

「我當着你的面，把他斃了。」

「你又來囉！」馬寡婦有點發顚的樣子：「這裡又不是斃人的地方！」

畢克先生是個性如烈火的人，黃警長在他眼裡簡直是個提不上的一個小角色，現在聽說他要欺負馬寡婦，逗得他兩隻碧眼朝上亂翻，手上拿着的一杯酒，也掀倒地上。

「幹嗎生這大的氣呀！」馬寡婦一隻玉手撫摸着他的胸口。

「我打電話叫人先把他關起來，明天我親自問他。」畢克先生怒不可遏。

馬寡婦這一狀恰好告在節骨眼上，心裡在說：「哼！你找我的麻煩，我要你的狗命。」

她故作鎮定，又替畢克斟了一杯酒，親自送到他的唇邊，陪着小心說：

「都是我不好，惹你生氣……」

畢克先生也眞吃她這一套，低頭把酒吃完，兩手將她抱起，往床邊一送，然後，氣冲冲地撥了一個電話，祇聽他嘰哩咕嚕地在同對方說，大約過了幾分鐘，嗒地一聲，始將電話筒放下。

他說些什麼，馬寡婦不懂，看他的情形，這個電話對黃警長是大大的不利了。

第十六章　清算血賬

畢克先生把電話掀斷，看他的樣子，怒氣已消了一半，神情也稍稍和緩下來，又呷了一口酒，在沙發上坐下來。

馬寡婦見眼生情，替他燃着一隻雪茄煙，盈盈一笑，問道：

「你打電話給誰？」

「我叫人把那個黃警長給看押起來。」

「你打算怎樣？」

「我明天親自審問他。」

馬寡婦把眉頭一蹙，噘着小嘴，說：

「你做錯了。」

畢克先生愕然地看着她，不知她爲什麼驚，問道：

「先看押，後審問，怎麼會錯？」

馬寡婦一連搖了幾下頭，不以爲然，一屁股坐在他的大腿上，抹着他頭上的黃毛。

畢克接着又說：

「我審問他？」

「你拿什麼罪名審他？」

「我說……我說他欺負妳……」

馬寡婦聽得格格大笑，道：

「這不是給人笑話嗎！他欺負我，犯了什麼罪了？」

這句話，把一個特務頭子問得瞠目結舌，面孔脹得紅裡發紫，無話可說。

馬寡婦又接着說道：

「縱然他承認欺負了我，又該怎樣？」

畢克先生猛地一拍腦袋，說：

「對，對，妳的理由很充足。」

馬寡婦笑道：

「不是我提醒你，差點把事情弄糟了，你不想想，我同你的關係，要是被人知道，豈不更是笑話了麼？」

畢克先生又想站起身子，去打電話，馬寡婦一按他的肩頭，說：

「你想做什麼？」

「我打電話叫他們把人放了。」

馬寡婦狠狠地翻了他一眼，說：

「虧你還是一個特務專家呢，一點小事，就把你忙得手忙脚亂了，這也不是演「捉放曹」，要那樣緊張做什麼？」

畢克先生不知她說的「捉放曹」，是什麼意思，輪着大眼，問道：

「妳倒底要我怎樣？」

馬寡婦不禁格格一笑，說：

「我的畢克先生，安南這一個大局面，整個安危都揑在你手裡，你那呼風喚雨的威頭風到那裡去啦。」

畢克被她擺弄得糊塗了，又因多吃了幾瓶酒，一時竟毫無主張。

天下的事就是如此，一個權傾天下的人，往往會被婦人美色迷昏了頭，而把天下送掉了，歷史上不乏先例，畢克雖不是那種人物，可是，馬寡婦這股浪勁，也够他難以消

受的了。

這個特務專家，平常處理再大的案子，也頭頭是道，眨眨眼，天大的事就解決了，此刻爲一個黃警長的問題，居然大傷腦筋。

馬寡婦在擺佈他，是想斬草除根，這個女人的心比蛇蝎還要毒辣，在她的想法，如果把黃警長留着，胡仁發這件案子，早遲是會有問題的。

她揉在畢克的懷裡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又在嬌聲嗲氣的說：

「黃警長這個人眞不是個東西，那天他到我這裡來，看見我一個躺在床上，照說，他就應該要走才對呀，你猜他怎麼樣了……」

「他沒有走？」

「他進來了，不但進來，他還走到我床邊上來呢！」

「啊！他是有事來找妳的？」

馬寡婦小嘴一噘，說：

「他說是你叫他來的……」

畢克大聲道：

「他假傳聖旨，我從來沒有叫他來看過妳呀！」

馬寡婦看他已經情急，反倒悠閑起來，用輕鬆的口氣說道：

「這倒沒有什麼關係，他要這樣說，我有啥辦法呢？」

「妳不會叫他走嗎？」

「喲！人家是你們警方的一個警長呀！我怎敢開罪於他……」

「那末他同妳又說了些什麼？」

馬寡婦這時臉上才變了顏色，冷冷笑道：

「他說啊！他說很喜歡我……」

畢克先生一聽怒不可遏，火冒八丈，急道：

「妳是怎樣應付他的？」

馬寡婦慢吞吞的道：

「我呀！我有點怕他！」

「後來呢？」

「後來……」馬寡婦把頭連連搖動，似嬌澀，又似羞慚，頓了半響，沒有答話。

畢克先生是個特務專家，也是個吃醋的專家，他玩過的女人是不許人家動的，現在聽了一個小小的貞警長居然敢割他的靴子，這一來，可忍不住了，把馬寡婦用力一推，咆哮着道：

「妳說，後來怎麼樣？」

馬寡婦被他身子作不了主，往後一仰，倒在沙發上，眼眶子也紅了，淚水流了下來，但仍舊半呑半吐的說道：

「你怎末這樣不講理，黃警長身上帶了武器，我敢把他怎樣？」

「親愛的，妳吃了他的虧沒有？」

馬寡婦哭得像淚人似的，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訥訥的道：

「我要是吃了他的虧，我還會恨他嗎？」

畢克先生被她這句話困擾了，兩道黃眉毛緊蹙着，想道：「她爲什麼說吃了黃警長的虧，就不會恨他？……」

他想不出這個道理，疑雲密佈，一時碧眼珠子亂翻一頓，馬寡婦接着又解釋，說：

「你放心吧，就憑我這個人能吃人家的虧嗎？黃警長的來意不善，我早就提防他一手了……」她頓了一頓，向畢克又道：「他本來是想『覇王硬上弓』的，那知他的身子還沒有伏上，我給他來了一個『大鵬展翅』，飛了。」

她說得活靈活現，畢克也就聽得入神了，連忙拉着她的胳膊，問道：

「妳是怎麼一個飛法的？」

馬寡婦故作驚人之談，笑道：

「我兩隻脚往他面上虛晃了一下，兩臂一張，來了一個鷂子大翻身，由床上翻躍出去了。」

畢克先生聽到這裡，把大拇指一翹，稱讚道：

「頂好！頂好！妳眞是個了不起的大好人！」

馬寡婦嗤的一笑，說：

「你該不會再生氣了吧？我除了你，是不會再和第二個男人親近的，我看不到你，會把你想死了的！」

畢克先生吃了她的米湯，心癢難熬，一下子又把她抱了起來，在她身上臉上一陣亂吻，嘻嘻笑道：

「妳這個人太可愛了，我明天買隻大鑽石戒子送妳！」

說了半天，馬寡婦看他對黃警長的事，無動於衷，沒有下文，不禁大失所望。

馬寡婦豈肯把機會輕輕放過，她想了一會，扳着臉說：

「正經事不辦，又要送我大鑽石戒子囉，我才不稀罕呢！」

「我的寶貝，妳要我辦什麼正經的事呀？」

馬寡婦在他頰上擰了一下，說：

「你難道把你的情敵忘掉了？」

畢克先生一時摸不着頭，瞪大了碧眼，問道：

「我的情敵是誰？」

馬寡婦又把手加重擰着他，恨恨地說：

「黃警長，黃警長，知道嗎？」

她這句話的力量可眞大，把個黃毛畢克逗得跳起來，大急道：

「我要審他，妳說不好，我放了他，你又生氣，所以弄得我毫無辦法可想……」

「那你就讓他欺負我了？」

畢克騷手抓腮，說：

「妳不是很有謀劃的人嗎？妳代我想個辦法，我照辦就是！」

馬寡婦思索了一下，說：

「辦法到是有一個，祇怕你碍難辦到！」

畢克聽了好笑，輪眼說道：

「安南境內的事，祇要妳說得出，我沒有辦不到的。」

馬寡婦皺着眉，故意自言自語，說：「其實這個人倒是蠻不壞的，如果把他殺死了，那多麼可惜呢！」

畢克從她口裡知道她的意思，爲了使美人歡心，毫不考慮地走了過去，拿起電話筒，轉動了幾下別人不知道的秘密號碼，把黃警長這件事交代下去。

只見他動作迅速，話也沒有說了幾句，就把電話掛斷，轉過頭來對馬寡婦說：

「我叫他們辦了，大概他們很快就會辦好的，我的愛人，以後不會再有人欺負妳了。」

馬寡婦瞇了他一眼，說：

「你果眞將他幹掉？」

畢克揚着眉，得意非常，微微笑道：

「槍斃一個黃警長，那不等於踏死一個螞蟻，算不了什麼？」

過了一會，畢克的酒已吃得差不多了，他把她擁抱到床上，經過好一陣纏綿，她才溫柔地推開了他，問：

「够了嗎？」

畢克睜着一雙醉眼，點着頭，似乎很是滿意。

「那麼你該走了吧！」

「妳叫我走？」

「你不是不習慣在這裡過夜嗎？」

畢克看看手錶，忽然問道：

「妳還有別的約會？」

馬寡婦翻了一個白眼，嗔聲說：

「你這個人就是不知好歹，人家都累死了，想休息一會………」

畢克不等她說完，接口說：

「妳同我說些實話，除了我，妳有同別人睡過？」

馬寡婦兩腮鼓得緊緊地，狠狠地擰了他一下，說：

「去你的，你是說我背着你去偷人？」

畢克爽直的答道：

「是的，有人對我說過………」

馬寡婦揪住他的脖子，嗲聲說：

「我不來囉，胡說八道，人家是個寡婦，怎麼可以隨便破壞人的名譽呢！」

「我有情報，說妳在同登很不安份呢！」

「我不安份，你又怎麼樣？」

「妳不安份，我就把妳殺了！」

馬寡婦一頭鑽到畢克懷裡，一陣亂揉，說：

「你說，誰造我的謠言，我同他拚命去！」

畢克被她揉得昏頭轉向，哈哈大笑，說：

「我同妳開玩笑的，不要胡鬧了，我還有事要去辦呢！」

「不行，不行你不把話說淸楚了，我不放你走！」

畢克摟着她像綿羊的身軀，又是一陣親熱，這一回馬寡婦算是把他征服了，只聽他口裡喃喃在說：

「我的愛人，天不早了，妳把我放開了吧！」

馬寡婦嫵媚一笑，說：

「你以後還會亂說了嗎？」

畢克笑道：

「我向妳道歉，好吧！」

馬寡婦這才移動身子，畢克匆匆穿上衣服，像個鬥敗的公鷄，垂着頭，揮揮手了一，離開了爵士飯店。

第二天下午，馬寡婦懶慵慵地倚在沙發上，口裡在噴着煙霧，習慣地看着噴出的煙圈子出神。

她等於打了一次勝戰，她要辦的事都達到了目的，臉上也浮起淡淡的笑容。

她想不到這次到河內來會惹起這大的麻煩，一個和她丈夫有着很好交情的朋友一胡仁發，居然慘死在她的手裡，這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事。

她想到唐一虎這個人，猶有餘念，可惜他死了，否則，倒是個蠻理想的伴侶。

她又懷念桑懷靑，她計算了一下時間，大約已是無可救藥，可能他已不在人世了。

「唉」！她深深嘆了口氣，又覺得他如此死去，甚覺可惜。

可是，她沒有忘記孫拐子和胡人勇這當事，她現在留在河內，卽是在籌劃對付這兩敵人，假如孫拐子和胡人勇的事不解決，她是無法安枕的。

最使她痛心的，就是她對胡人勇一往情深，用了很多手腕去拉攏他，而他非但無動於衷，竟然反臉成仇，成了自己唯一難對付的敵人。

「哼！我就不相信不把他們打垮了！」她心裡在說：「我要澈底地毀滅他們，要他們知道，我姓馬的厲害。」

正當她思潮起伏的時侯，門上篤篤篤，敲了三下響聲。

「喬年，進來！」

喬年滿臉風塵僕僕的樣子，走到馬寡婦面前。

馬寡婦對這個爲她賣命的班底，倒也客氣，遞過一隻煙，說：

「喬年，你辛苦了吧，坐下來歇歇。」

喬年雖是個渾人，見了馬寡婦却循規蹈矩，很恭敬地把煙接到手中，馬寡婦駕馭手下的人是有一套的，她替他點着了火，笑盈盈地問道：

「同登那邊情形怎樣？沒有緊張的事吧！」

喬年答覆得簡單扼要，他說：

「戒備嚴密，一切正常。」

馬寡婦顯得很高興，又問：

「那個叫桑懷靑的人，你怎樣了？」

喬年皺了一下眉頭，說：

「很抱歉，老板娘，他已被人架走了。」

馬寡婦聽得一顫，問道：

「是什麼時侯被人架走的？」

「就在當天夜裡失踪了。」

馬寡婦尋思道：「孫拐子的行動好快呀，如果不是把桑懷靑移到龍州，保不定會有一場厮殺的呢！」

「啊！龍州是中國地界，我們那邊的人手不够，所以被孫拐子乘隙動手了。」馬寡婦不以爲意的說：「一個活死人，被他們刼走了，也不起什麼作用的。」

她對這件事的看法，認爲無足輕重，這是她的個性，她對玩過了的人，是從來沒有留戀的。

喬年揣摸到她的意思，也沒有再進一步陳述，馬寡婦接着又問道：

「冷喜泉呢？」

「他到了同登。」

「他這個人可値得利用？」

「這是老板娘的事，小的不敢說話。」

「嗯……………」馬寡婦對冷喜泉還抱着很大的希望，同時，她對喬年的答復，感到滿意。

這個性情反覆不定的女人，忽然把眉頭又蹙了起來，狠狠地說：

「桑懷青這個人固然無足輕重，但是孫拐子這種行爲，顯然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他們竟然明火執仗的把人刼走了，這無異是向我姓馬的挑釁，哼！他們簡直沒有把我放在眼裡，喬年，你想想，我們能忍下去嗎？」

「是，老板娘，我們應該向他報復！」

馬寡婦陰沉的一笑，說：

「喬年，你估計一下，我們此時的力量，能穩操勝算嗎？」

喬年拍着胸脯說：

「喬年願當此任……」

馬寡婦輕輕一笑，吸了一口煙，說：

「這不是意氣用事的，孫拐子的實力相當雄厚，再加上胡人勇爲他幫兇，我們這個戰就沒有把握打贏了。」

「老板娘的意思是要找個戰友？」

「對！被你猜着了。」她沉思半晌，說：「你上次提起那個叫錢兵的，他怎麼樣？」

「他是一把狠手。」

「你請他來同我談談可好？」

喬年考慮了一下，說：

「錢兵是個隱居的人，架子很大，恐怕不容易把他請動。」

馬寡婦愕然問道：

「他有多大年紀？」

「從他外表上看，不能超過六十，其實他已是古稀之年了。」

「哦！這樣大的年紀，他能夠打硬架？」

喬年點頭道：

「他是一個有內功的人，當年又是行伍出身，槍法極準，同時，他手下也有極多的徒衆。」

「姑且一試，你去同他談談，我們拿重金買動他就是了。」

馬寡婦又同喬年談了一些細節，堅屬他務必把錢兵請到，馬上趕了回來。

過了約有兩個時辰，喬年果然不辱使命，把錢兵請到，馬寡婦一看來了，竟是個枯

瘦如柴，老弱不堪的一個瘦老頭子。

錢兵好像一個鄉下老兒似的，一身藍布長衫，脚下一雙布履，十個指頭有如鷹爪，惟獨兩隻眼睛露出閃閃的光芒。

馬寡婦是識貨的人，她一眼看到錢兵這副派頭，就斷言此人來歷不凡，是個江湖黑道中不輕易看到的人物。

她很客氣向錢兵打招呼，並連聲說：

「久仰老前輩大名，今天得瞻仰風采，確是幸會。」

錢兵倚老賣老的點着頭，用那銳厲的目光在馬寡婦面上一掃，兩手一拱，說：

「小老兒是個隱居之士，因為聽到這位喬兄弟說起妳是一個很有作為的人，所以特地前來拜侯。」

馬寡婦却開門見山地說：

「今天請老前輩來的目的，喬年想必已經同你說過了，我十分希望老前輩能給我們鼎助，消除孫拐子，任何酬勞，在所不惜！」

錢兵仰面乾咳了一聲，說：

「小老兒畢生走黑道，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還沒聽說過有孫拐子這號人物呢！」

他稍稍一頓，用手抹了抹唇上的鬍鬚，接着又說：「假如孫拐子是個不走正道的人，我很願意到諒山走一趟，不過小老兒有個怪脾氣，就是幹這類的事，素來喜歡單獨行動，有人跟着，倒顯得絆手絆脚的了。」

「老前輩喜歡一個人獨挑大樑，那太好了，可是孫拐子在諒山那一份勢力，非同等閒，這點，我不得不向你先說個明白。」

「妳是怕我走這着險棋？」

「我以為老前輩此舉未免太冒險了。」

錢兵微微一笑，枯瘦的手指在膝蓋上敲着，說道：

「孫拐子的力量是怎樣一個大法，我不知道，但是，他決不會難為我這個瘦老頭子，兵法上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我就是採取這個戰略，假如我帶了很多人前去，大兵壓境，他一定有所準備，那不是變成一場火拚了麼？」

馬寡婦總覺不太放心，因為她對錢兵認識不够，是以她未及答話，一面暗暗在觀察錢兵的臉色。

大家沉默了一會，馬寡婦帶着笑容，說：

「好吧！就這樣決定，老前輩的酬勞我應該致送多少？」

錢兵佛然不悅，說道：

「我一生最恨同人家談斤較兩的，再者，我也不是一個『職業兇手』，酬勞的問題，以後再說吧！」

他慷慨大方，馬寡婦反而弄得面紅耳赤，她在暗忖：「這個人眞奇怪，他不要錢，難道眞是看中我姓馬的這塊招牌麼？」

江湖上也有很多俠義朋友的，馬寡婦認爲錢兵也是這類人物，現在她祇想有人幫忙把孫拐子除掉，其它細微小節的事，她也不想研究了。

「老前輩那我們就是一言爲定，什麼時侯聽你的回信呢？」

錢兵合上雙目，盤算了一下，伸出三個指頭，說：

「有三天時間，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

馬寡婦大喜，側轉頭對喬年說：

「喬年，你好好代我招待錢老前輩，假如老前輩有事吩咐，不可疏忽……」

他們的談話就此結束，錢兵起身告辭，馬寡婦送他到房門口，意態顯得特別恭敬。

馬寡婦在送走客人之後，頗有躊躇志滿的氣慨，她的棋一步一步走上了路，她的佈署也緊湊嚴密，無瑕可疵，由她的眼光中看來，錢兵是個足以担當大任的人，對付孫拐子綽綽有餘。

諒山這條線，是咽喉要道，假如把孫拐子幹掉，不僅可以除去心腹之患，山寨易主，馬寡婦可以爲所欲爲了。

她現在以爵士飯店爲大本營，運籌帷幄，她以錢兵爲前鋒，而自己的主力不動，指望能決勝千里，這個如意算盤打得實在是萬無一失。

那知人算不如天算，此刻國際戰爭已起了變化，太平洋戰事陡起，日本海軍攻佔海防，法國人是個紙老虎，吓得連夜撤退，海防就在法國人毫無抵抗之下，兵不刄血的佔領了。

河內與海防近在咫尺，當然也變了顏色，馬寡婦還蒙在鼓裡，等到她得知消息，畢克先生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了。

「這怎麼辦？」她着了慌，忙中無計，走既不能，退後又斷了歸路，迫得她躲在爵

士飯店，痛哭流涕。

這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戰局急轉直下，盟軍在太平洋節節失利，日本軍閥像瘋狂一般佔據整個越南。

這種變局發生於頃刻之間，不要說馬寡婦這一點小勢力已不發生作用，整個越南大局業已改觀，中國在抗戰時期利用的這條運輸路線，也無形夭折了。

「這一下可完蛋了。」她把兩手攤着，在等待最後的命運。

但是，她住在這間爵士飯店也不是個保險的地方，日軍以戰勝姿態在河內姦淫掠刼，并通知河內軍民繳出武器，且大事搜索不穩份子，風聲鶴唳，一日數驚。

馬寡婦身邊尙有兩隻防衛手槍，她在人荒馬亂中走上十樓洋台，趁着四顧無人，由高空往下抛棄，然後，她長嘆一聲，緩步走下樓梯，一面在暗忖：「大約同登這條線被截斷，否則爲什麼沒有人來看我呢？」

她惦念着手下的爪牙，以及她在同登的財產，她又悔不該叫喬年走開，去監視錢兵的行動，現在連喬年也不照會了。

繼又想道：「日本人有什麼稀奇，反正我有的是本錢，祇要我對他們運用一點手腕

，說不定東山在起的！」

她希望有個人看她，也希望找個出路先回同登去看看，她對同登一手經營的地盤，有說不盡的懷念。

正當她徬徨的時侯，忽然房門大開，有幾個人走了進來。

她第一眼接觸到的是胡人勇，她吃了一驚，再往後看，黃警長帶領幾名武裝警探跟在後面，這一下，使她震動得兩眼發直，差點昏了過去。

胡人勇牽了一下嘴角，露出一絲笑容，瞬即消失，馬寡婦大驚之下，大聲問道：

「你們來做什麼？」

「這還用問嗎？馬寡婦，妳做的事難道忘掉了麼？」胡人勇心平氣和對她說。

「我不知道！」馬寡婦把頭一偏，眼睛却盯在黃警長的身上。

「好吧！妳既然不認賬，可就不怪我們不客氣了。」胡人勇說。

馬寡婦知道大勢已去，仍是强辯道：

「現在朝代都換了，事過境遷的事，你們還提它做什麼？」

黃警長却搶上一步，獰牙笑道：

「我們是找妳算血賬來的！馬寡婦，你想不到吧，我姓黃的這條命再差最後五分鐘，就被妳斷送了。」

「噢……」馬寡婦在仇人面前把頭低了下來。

「馬寡婦還有什麼說的？」胡人勇等待她最後的申辯。

馬寡婦到此刻已是無話可說，無理可辯，連搖了幾下頭，腦子裡也無暇細思，隨口問道：

「你們準備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黃警長却沒有饒她，冷冷的道：

「朝代雖然換了，可是，私人的血債還是要算的，馬寡婦，妳不必再多說了，隨我們走吧！」

這當口，上來兩名警探，替她加上手銬，馬寡婦深深嘆了一口氣，兩隻勾人魂魄的眼睛已經失了光彩，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之下，隨着幾名警探，走了出去。

全書完。